

志虞

初
近

君宜題



虞初近志自序

作文讀文。皆出於不得已也。故我不欲作。而手不得不作。是真作者。我不欲讀。而口不得不讀。是真讀者。古來奇人異事。與文人何涉。而文人輒喜記之。文人記之。與他人又何涉。而他人輒喜讀之。讀之不已。又從而蒐輯之。點校刊布之。若湯臨川張山來鄭醒愚者。吾不知其何心也。湯臨川點校虞初志。已多事矣。山來又嫌其未足。而輯新志。醒愚尤嫌其未足。而輯續志。若湯臨川張山來鄭醒愚者。吾誠不知其何心也。然吾不知其何心。吾又從而輯近志。吾亦不知吾何心也。吾自問之。還自答曰。蓋出於不得已也。然則鄭醒愚張山來湯臨川皆出於不得已也。吾與彼數人不得不輯而輯之。世有不得不讀者。其讀之。編者自序。

虞初近志例言

一是編繼張山來鄭醒愚虞初新志續志而作搜輯近數十年來名人之文故曰近志

一是編所輯文集爲多間及筆記

一是編以編輯先後爲次序一如新續志例

一是前清末世以至民國開國之初革命志士傳記多不勝收是有專書此編一概不采

一是編收羅浮游記北戴河游記依新志收南游記之例



857.18
220
2

虞初近志目錄

卷一

竹工方義生傳

書姚三保事

書義備陸慶事

甘瘋子傳

路娟傳

采蕓傳

今列女傳

郭壽青傳

章大傳



左輝石

劉可毅

熊其英

何曰愈

張采田

張采田

王閭運

闕名

熊其英



A 212886



曹南朱勃傳

吳學相傳

劉氏兩童記

卷二

田興傳

鴨蛋島記

貞妓王金芝傳

王孝女小傳

四巧工傳

冷紅生傳

陳猴傳

孟孝子傳



楊峴

俞越

俞越

田北湖

田北湖

紀慶曾

紀慶曾

黃質

林紓

林紓

林紓

書先君子軼事

蘭湘姊傳

李林鳳傳

記霍元甲逸事

卷三

書陳孝子事

處女黎君墓誌

沈君紀常傳

張積中傳

鄭玉堵傳

書王僕

紀大刀王五事

沈昌直

徐自華女士

蔣維喬

丕文

傅專

汪兆銘

朱蘚華女士

胡韞玉

鄭澤

沈昌直

李岳瑞



記穆珠索郎事

栗恭勤公遺事

田文鏡之慕容

羅孝子事略

書楊孝子誅仇事

卷四

香倩傳

紀山東女盜事

記王良梧

記陳確和本初事

玉兒傳

三先生傳



濮文嘒

李岳瑞

李岳瑞

林紓

林紓

闕名

闕名

闕名

闕名

闕名

梁啓超

薛梅雲傳

紀歙鮑烈士增祥事

曹野人先生傳

蔣超傳

北戴河游記

卷五

玉嬈曲序

寄禪和尚行述

書楊氏婢

李伯元傳

義盜記

棠隱女士小傳



龐樹柏

李岳瑞

易順鼎

易順鼎

呂碧城女士

樊增祥

馮毓孳

梅曾亮

吳沃堯

吳沃堯

周實

記秦娘

吳保初傳

記紅蘭

記童孝子報仇事

記程姓婢

會稽施貞女壙銘

哭盦傳

顧慧仙

陳仲蘧

記鐘和尚

記烏拉山頂老僧

卷六



俞越

陳衍

俞越

俞越

俞越

王式通

易順鼎

王韜

王韜

闕名

闕名

邱小娟

水仙子

紀燕子尾事

羅浮游記

我佛山人傳



王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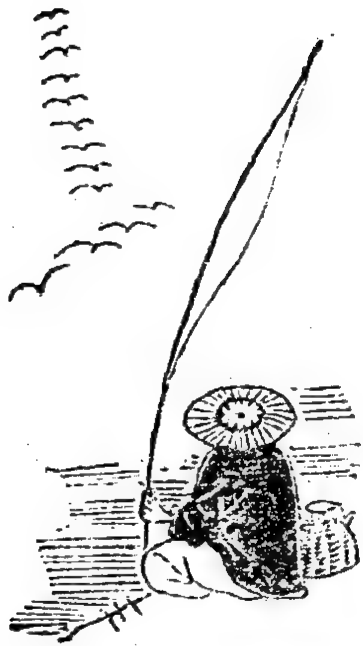
王韜

閔名

潘飛聲

李葭榮

庚初近志 目錄



虞初近志卷一

安吳胡寄塵編

竹工方義生傳

左輝石

方義生爲竹工。湘潭人。少不羈。任俠尙氣。其族祖某。故爲棒師。嘗取鐵釜置於背。召邨中健兒與之約曰。釜破畀金十。衆爲圓陣逼之。棒雨下。卒無能近釜者。義生大喜。學焉。未幾兼習拳法。道光初。始自潭來寓居於湘鄉八都之桂花樹。當是時。兩邑豪民悍族。或相仇怨爲爭奪。必挾重貲招方。方至。抹額登場。當者輒仆。益喜自負。一日其友人偶爲講孟子世俗所謂不孝章以諷之。乃大慚。不終席馳去。初方父沒。母貧。不能自存。既改適。無子。方迎養焉。一切皆定晨省。悉如禮。至是悔。乃更引刀施鋸。以供朝夕。而謝其黨不復出。論者謂方之獷悍。其友乃能箴之。友固佳士。而方亦奇人也。然方自此意忽忽若有忘。問其故。曰。吾早歲浮舟洞庭而下。抵漢上。走大江南北。所傳聞類多草澤亡命。豪奸大俠。意謂從古英雄。大抵如斯。昨聽友人講孟子。始知聖賢好道理。儘多。悔此生未嘗學問。徒作一不解事漢耳。予聞其言而異之。且敬之。

念方意氣跳盪。幾二十年。卒能自悔以歸於正。而又事母孝。與人交。性耿介。不苟爲然諾。求之士類。殆亦不可多得。而顧困於賤役。銷歇聲華。使人指而目之曰。某竹工某竹工。爲可悲也。予知方久。欲爲立傳不果。今年春。方以弟貿易故。去之臨武藍山間。不復見。乃爲叙其梗概如右。方爲人在雅俗之間。自改行易轍後。生平嗜好。無一存者。惟花月之夕。傭工歸來。取壁上琴撫之。或有客至。佐以清歌。則漏四下不休。甲寅冬夜。予偕二三友訪之。見方方安絃操。入拍後。繁節促音。不可斷絕。如聽大軍斷殺。萬馬奔騰。金鐵皆鳴。已復掀髯吐響。演漢壽亭侯義釋曹瞞一齣。蓋當年好事之態。猶依稀見於面顏間云。

書姚三保事

劉可毅

姚三保。故江甯伎。以色名。洞庭葉芝屏過江甯。其所善繩三保美。雨芝屏飲且醉。夜往見三保。雨右至右袂障。左則障左袂。淋漓項脊皆溼。足踐泥濺濺有聲。逕登三保牀。三保自他歸。燭之。痘癍連岑頰如錢。自咽以上。酒聲閣閣暴溢。瞋目曰。此何所。曰。余姚三保也。芝屏亟起持三保視曰。嘻。當是時。三保名聞青溪間。饒財者爭先欲見不得。獨喜與芝屏居。芝屏伯兄仕河南。號嚴正。三保欲歸芝屏。伯兄堅不欲。曰。吾家

世無此涼德。則強芝屏遊西安。凡二年。假他事至江寧。老嫗襁一子出。曰。嘻。母死六日矣。先是芝屏遊西安。有以白金三千。媒三保者。事急。曰。予一弱女子。芝屏夜冒雨過。不以為褻。義不可忘。呱呱者。或得生命也。投之嫗。仰藥死。

武進劉毓麟曰。余聞之。裘賜秋曰。吳城伎錢愛雲者。故善南昌駱震孫。或言震孫死。愛雲蚤起。馳十里。出順化門外。哭震孫墻間。卒刎死。嗚呼。士爲知己者死。愛雲者。可以不死。而必與三保同以一死見。嗚呼。果輕於世之所謂士者哉。

書義傭陸慶事

熊其英

同治十年二月二日。無錫青城鄉余啟秀之第三子步雲。因父疾病。夜以小刀斷手指一。煎湯以進。父疾尋瘳。熊其英曰。孝哉余氏子也。其殆感陸慶事而興起者耶。陸慶常熟之沙洲人。父兆松早世。母王氏遺腹生慶。先是族人謀奪王志。王以死拒。慶二姊。會歲飢。母子四人。貧乏不自存。余氏之賢曰。晦齋翁者。常往來沙上。敬王苦節。時時周恤之。慶常遂傭於余。同治己巳春。晦齋翁病作。醫言不治。慶朝夕禱於神。願身代主人以死。久之不應。慶嘗聞人言割股可瘳疾。獨念翁無子。而翁於是時。方欲發人心。聾瞶爲庶幾堂新戲。以救鄉約之窮。世賴翁。翁固不可死。誠若人言。吾何惜。

一割爲。且此肉所以報也。於是慶俟人靜。焚香於竈。禱畢。徑伸一指。而以一手取斫柴斧。斧之一擊。斧忽騰躍而上。時夜色照窗戶。陰風肅然。吹雙燭欲滅。再斧。骨碎有聲。三斧。左手中指落矣。慶既以爐中灰掩創血。隨取所斷指。投藥煎之以進翁。翁服後。夜半汗出。病良已。慶初不自言。或詰之。則詭辭以對。後乃稍稍洩之如此。且曰。某於指落時。不知有痛。亦竟不痛也。翁聞泣曰。肌膚至愛也。父不能以是得之於子。吾乃得之於陸慶哉。自是翁視慶如子。並爲請於應敏齋方伯表其閭。越二年而余之族有步雲斷指之事。

甘瘋子傳

何曰愈

甘瘋子。江蘇上元人。逸其名。有神勇。力能鬪虎。踰高絕遠。捷疾如飛。淡嗜欲。不事家人生產。遨遊名山。足跡半天下。性任俠。道遇不平。輒爲人排難解紛。故人以瘋子名之。嘗遊報國寺。坦臥簷際。適故人至。瘋子佯寐不與語。故人倦。亦鼾睡柱下。瘋子乃以右手抱柱起。鎖髮其中。遂出。少頃臥者醒。不能轉側。曰。必甘瘋子所爲也。日且哺。瘋子始至。故人詈曰。何惡作劇。亟出我。瘋子仍以手挾柱。殿屋皆震。故人乃得起。而瘋子色自若。見者皆驚。遊黃山。喜其幽邃。雖人跡所不至。肆意冥搜。必窮歷乃已。至

蓮花峰。峰高數丈。四面陡削如壁。上平如砥。瘋子遂飛身登其顛。見梵宇一區。類落成者。瘋子喜。以爲斯峰。猿狖所不到。必非人居。自詫爲武陵之遇。遂整衣入殿宇。雖不甚華藻。而幽敞精潔。花木蕭騷。鳥聲上下。落英糝徑。草碧無塵。迥異人世。步至禪房。見牀帳几案。陳設煥爛。頗怪之。乃偃息榻上。見帳隅懸小木魚。一戲擊之。俄聞門聲呀然。二麗人自屋後出。修眉皓齒。霧鬢雲鬟。見瘋子。驚顧錯愕。卻行欲避。瘋子趨前揖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不意唐突。幸示迷途。二女曰。君何人。烏得至此。具告之。女曰。余本良家子。被惡僧擄至此。同難十餘人。皆幽閉窟室中。已數年矣。不能自脫。故強顏偷生。憫君孤旅。宜速行。遲則齋粉矣。瘋子詰其故。女曰。賊膂力絕倫。猛獸不敢近。朝出暮歸。上下如隼。行且至矣。君宜疾行。瘋子哂曰。某雖驚。若欲歸。請爲若除之。女曰。君得毋誇乎。倘能相救。是起死而肉骨也。雖然。事若不濟。是禍君也。曰。若無我慮。賊往來徑路。若爲我告之。某自能辦。女乃引瘋子出指峭壁曰。賊往來皆道此。君當慎之。勿視爲等閒也。遂退。瘋子乃翳身叢薄間。凝神以俟。少焉。紅日銜山。杳無踪兆。潛探首下視。遙見一人。緣溪而來。行且近。諦視之。僧也。熊腰虎體。軀幹修偉。背負一囊。步履如飛。及崖下。乃緊帶撩衣。聳身而上。瘋子出其不意。騰足踢其胸。僧顛略。

一喘息。乃解其囊。復買勇而登。立未定。瘋子又飛足蹴之。僧以手力格。僧顛而瘋子亦仆。有頃。瘋子起。僧亦抖擻躍上。瘋子俟其甫登。竭力踹之。僧兩手握其足。二人遂俱墜崖下。僧傷已重。而互相挽結。猶獸鬪山足。瘋子墜時。幸僧爲之墊。傷稍輕。乃乘間擊其要害。僧瞋目曰。某稱雄數十年。未逢其敵。今遇子。命也。乃三躍而卒。瘋子復躍而上。爲女賀曰。幸不辱命。賊已斃矣。於是盡出窟中女子。燔其舍宇。縋諸女子下。訊諸里居。一一送之歸。自茲瘋子之名益震。至嶺南有巨室某。富甲一郡。劇盜數十輩。謀往劫之。瘋子適至。微聞其事。漏初下。乃先登巨室屋。隱身潛伏。夜未半。忽聞門外人馬沸騰。火光竟天。巨室舉家驚惶。不知所措。瘋子知盜已至。屏息俟之。少焉有盜飛立屋簷。瘋子殲之。繼至者十餘輩。皆擊墜庭中。羣盜見屋內寂然。無敢復登。天將曙。羣盜相謂曰。入者吉凶未卜。孰往探之。一盜應聲起。倏登牆際。見先登者尸相枕藉。仰見一人踞坐樓脊。知爲異人。哀之曰。某等唐突。自貽伊戚。自茲已往。不復相犯矣。瘋子曰。若知悔。且舍若。羣盜遂鼠竄。東方既明。瘋子乃下。巨室跽謝曰。與君素昧平生。忽蒙高義。拯某於厄。敢以家貲之半爲謝。瘋子不答。拂衣而行。巨室挽之曰。君義士也。既不受謝。而死者纍纍奈何。瘋子曰。來。偕詣巴宰。白其事。遂颯然而去。其

排難解紛多類此。嘗乘驢渡河。水深沒腹。驢不能涉。乃蹇裳挾驢而過。其子某。亦有父風。瘋子慮其及於禍。一日。召子至。以手撫其頂。背遂僕。子跪泣請教。瘋子曰。與其勇而危。孰若無勇而安。今若體雖殘。禍其免矣。後年八十餘而卒。或曰。瘋子本儒生。曾登進士第。任某邑令。緣事賜帛東市。夜半而甦。遂匿其名。隱於黃冠云。

路娟傳

張采田

路娟者。路姓。娟其名也。家世纓裾。高曾躋通顯。父典方州。祇此一女。愛同掌珠。中年罷官。僑寓維揚。揚爲鹽莢之場。冠蓋通衢。婦女妝飾。窮極多巧。綾紈組繡。日日不同。娟貌既豐美。尤善修飾。頰鬟奩鬢。雅合天然。香名傳播。傾動鄰里。都生惠官。娟中表親也。年纔弱冠。有叔寶之姿。一日至娟家。謁其父母。娟下簾窺之。愛戀之誠。結於夢寐。生居比女家。迨後往來既稔。知有弱妹。請以外兄禮見。母許之。因喚娟出拜汝兄。娟屬意既切。是日忽聞母喚。翻樂爲赧。忸怩不前。母催曰。汝兄候汝久矣。何遲遲耶。半嚮始隨衆出。常服睟容。不加膏沐。光彩動一室。時生在求凰。猝覩麗質。神魂搖蕩。幾不自持。急起爲禮。娟答禮訖。從母側而坐。母曰。聞甥善屬篇翰。昨舅見甥一章。吟哦不去口。如甥才藻。世有幾人。因顧娟曰。汝亦喜筆墨。異日當從汝兄學。不患無出。

息也。娟唯唯。又曰。汝所寫方寸字。可將出命汝兄一評。娟曰。久不作書。手生澀矣。不足以見人。母笑曰。既不肯示人。可請汝兄書一做格臨之。生方恐無隙以入也。聞之大喜。即應曰。諾。翌日。娟遣門嫗執剡谿蟬翼硬黃箋求書。生立綴顧夙荷葉杯詞二首以進。詞曰。春盡小庭花落。寂寞凭檻歛雙眉。忍教成病憶佳期。知麼知。知麼知。記得那回相見。膽戰鬢亂。四肢柔泥。人無語。不抬頭。羞麼羞。羞麼羞。娟得詞。反覆循玩。如有所思。終日懨懨。若不勝其淒咽者。娟父母家教夙嚴。非家人不得入臥內。非親戚不喚女出見。生每至女家。寒暄外無他言。娟或時於屏角暗窺。兩情遙結。苦無由達。惋歎而已。一日聯舫游平山堂。生瞰女父母不在。遽前提其鞵幫曰。精哉繡也。娟立歛足。正容曰。兄不懷善意。我將訴諸姑。尙敢輕薄否。生惶恐欲遁。娟挽之。笑曰。與兄戲耳。雖然。此間耳目多。後勿復爾。生由是益惑之。歸卽端楷寫孫光憲浣谿紗一闕曰。試問於誰分最多。須隨人意轉橫波。縷金衣上小雙鵝。醉後愛稱嬌姐姐。夜來留得好哥哥。不知情事久長麼。復因門嫗以達。欲以動女。娟報以書曰。桃李之嫌。男女所慎。我家壺教。君所素知。妾雖不敏。亦嘗竊聞詩禮之訓矣。君子作事。固當慮其終始。枉尺直尋。將焉取爲。雖然。君之心。妾之心也。以君家世。馳一介之使。事當無不

諸者。妾言盡于此。珍重自愛。如曰不然。青鳥明之。生知女不可以非禮干者。亦答曰。環誦來教。謹珮無歎。此生不諧。寧終鰥耳。斯言匪戲。必當有報。因暗蓄求昏意。會其父自故鄉來。已先有所聘矣。生生恐女之知也。不敢往來女家。迎娶之夕。女方晨興。命侍婢理鬟。聞之大驚。揮翠騷頭於地。因謂婢我體中不適。遽起擁被而臥。淚痕熒熒然。殷於茵枕間。父母覩女如此狀。皆大憂恐。不知所爲。求籤問卦。邈無愈期。醫藥之費。傾盡家產。雖生之音問間闊。而女之結想不釋。母最痛女。急爲之議親以禳之。且慰曰。兒已擇嘉耦。願保玉體。勉副好期。娟流泣曰。兒昨得一夢。甚噩。恐一旦累母。望母勿過哀。因歎曰。我病不起矣。取生所書顧復詞吟歎數四。嬌啼被面。反席未安。趨而視之。氣已絕矣。訃聞。生覆杯而起曰。吾殺吾妹矣。奈何奈何。自是精神恍惚。每寤寐間。必見女來招。衣青灰衫。淡紅裏襖。黑綢夾褲。髻額鬟珠。宛若平生。數年之後。始不復覩焉。嗟夫。娟一女子。而志烈如此。彼擁峨冠稱丈夫者。獨何人哉。光緒丁酉。采莚在京師。話婦人節行。因舉路娟事。同人多太息之。被之詩歌者。而采莚乃簪娟之傳云。

稗史氏曰。男女之愛。人所同也。君子不責焉。傳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蓋謂娟耶。我雖

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豈惠官耶。悲夫。

采蕓傳

張采田

采蕓者。世家女也。談者忘其所出。爲金閨某妻。某號端生。亦簪纓之裔。隱其姓氏不書。采蕓自幼娟慧。貌國色。尤善時世裝。覆額髻然。雙趺纖好。既與端生定情。恩愛甚篤。取所著繡履分繫之。曰。苟離別。毋忘此履。見此如見妾也。生無父母。客揚舅氏慕女。依生寡孀居。嘗蓄一婢。曰秋雲。頗明黠。朝夕不離左右。事孀以禮。孀有女惠姑。甚相得焉。同居李氏子。儇佻無行者也。艷女美。目之屢矣。因託故來女家。時以茶果餉孀。亦時答之。相處既熟。一日李母至。女方刺繡。乃曰。奶奶大郎不在家。得毋苦寂寞耶。蓋過我門。馬將。馬將者。葉子戲。蘇最盛行。女故好之。聞之欣然而往。李亦見。世指曰。此汝嫂。此汝孀。此汝妹也。各揖之。歡謔無所不至。燭而歸。自是日以馬將邀女。李必雜其中。會清明上塚。全家行飲福禮。女託故不勝杯杓。趨臥榻假寐。李乘醉躡之。因與亂焉。李又調秋雲。雲怒之以目。曰。汝戲我姑。尙欲及我耶。因泣諫女。女曰。汝母溺我事。不然。且咎汝。雲泣而止。女嘗以所藏履贈李。李有客端生友也。李私以女事告。且炫之以履。客至揚。告端生。生懇盜履。視之果妻物。大怒。不自容。終夕徬徨。舉佩。

玉擲者再誓不殺其妻不止。急命裝歸。女聞夫至。靚妝出。生見之益怒。夜不與同牀。晨卽向女索履。女惶恐不知所爲。秋雲勸生投之以杯曰。汝一履尙不得。何有於汝身。吾不願見此無廉恥婦。連呼轎逐之去。嬌及惠姑聞聲亦來勸。女號慟撲地曰。吾得罪夫。尙何面目在此。吾不去。是益傷夫心也。因向生叩頭。願卽善事嬌。復執惠姑手。泣別嬌。秋雲亦泣。女嫁物一無所攜。獨與秋雲至其表姑家。至則不飲不食。晝夜哭。牽秋雲袖呼之曰。吾悔不聽妹言。以至此。更何以見吾夫哉。雲好言慰藉。泣不能仰。須臾無聲。女曰。吾口苦。妹爲我點茶來。雲去。女卽解帶自經。繩絕不得死。家人皆環守。女求死不能得。則益哭。顏色慘沮。無人狀。姑使人諭生。生不聽。嬌私憐之。瞰生之出也。迎以歸。女跪泣曰。兒罪孽深重。爲夫棄。不敢尤人。願終身婢事嬌。女不歸臥室。物皆不御。髮不櫛。面垢不洗。衣不浣。晝雜家人操作。夜則與惠姑同榻處。每無人時則哭。以口齧臂。指指之。兩臂盡破。無完膚。病削支離。三閱月矣。未幾。生以他事返。聞女尙未去。方欲有所言。女急披衣跳而出。跪生前泣曰。妾不肖。觸郎怒。妾縱負郎。郎獨不念三年夫婦情耶。且郎索妾者履也。今還郎履。因勢力齧一小指斷。血淋漓。濺襟袖曰。以此還郎履。生大驚。急抱持曰。奈何爲是。卿之心我知之。所不待卿如平。

時者有如皎日。女哭。生亦哭。左右皆泣下。是夕女宿生所。詢履所自。生出以示女。且告之故。女歎曰。妾萬死負郎。無以自解矣。雖然。今日妾再生之年也。當爲郎著之一盡歡。呼秋雲移鏡臺。梳掠悉改舊容。生亦安焉。女自是奉生益謹。生歸則艷妝炫服。惟恐不當其意。生出則卽垢面敝衣。無忤色。雖戚郇罕見其面。嘗勸生納秋雲。生以女故未忍也。會寢病。女封股進。不愈。生索斷指女曰。郎怎癡此不潔物。尙繁戀耶。佩之含笑而逝。女哭謂秋雲曰。我十餘年覩然人世者。特以夫恩未報耳。而今已矣。夫何言哉。卒自縊于夫側而死。秋雲痛女。亦不嫁。依惠姑以終老焉。端生有贈內詩。其一曰。猶有經年未斷魂。一回相見一溫存。卿能忍死何須怨。我已傷心莫再論。憔悴殘花空有淚。思量逝水了無痕。從今世世爲夫婦。休說來生更報恩。予亦賦采蘋詩。二十六韻曰。縹緲乘鸞女。西洲艷色傳。瓊枝移日下。絳樹出花前。妙擁芙蓉幃。空遮玳瑁簾。求男誇衛寶。選壻得潘安。比翼秦台鳳。凌波洛水仙。雕籠迎滿月。繡幌靄輕烟。踏雪搖珠佩。嘶風縱錦韉。眉纖張尹畫。腰細沈郎憐。銀箭催歡袂。華燈慘去筵。端居星比婺。小別月移躔。偶向牆東住。因忘李下嫌。斜門穿戲蝶。曲沼笑飛鴛。雅調音初拒。柔情夢已牽。幽期春悄悄。良會雨厭厭。慘黛羞還聚。融朱煖更妍。微啼流粲枕。

輕汗挹香棉。力怯頻欹腕。嬌多欲並肩。方期歡永合。俄嘆勢分驚。上掌珠翻碎。妨身玉不完。綠鬢雲擾擾。紅筋淚綿綿。腸斷秦宮鏡。心酸蜀國弦。因君逢薄怒。使妾抱難煎。痛骨哀同鶴。春絲軟似蠶。擘釵拚血污。留玦表心堅。覆水難歸海。行雲不上天。辰歌新樂府。爲唱想夫蓮。

稗史氏曰。采莼以大家女而失身。一死不足自贖。不然以彼其志。動鬼神而燦金石。宋伯姬陳孝婦豈遠哉。予嘗于朋友廣坐中及此旨。使夫知者不爲。爲者不悔。若采莼者。可以觀矣。

今列女傳

王閭運

母儀

孝聖憲皇后。純皇帝之母也。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貧。無奴婢。六七歲時。父母遣詣市買漿酒粟麪。所至店肆輒大讐。市人敬異焉。十三歲時入京師。值中外姊妹宮選入宮。隨往觀之。門者初以爲在籍中。既而引見。十人爲列。始覺之。主者懼。謹令入末班。孝聖容體端順。中選。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卽世宗憲皇帝王宮也。憲皇帝肅儉勤學。靡有聲色侍御之好。福晉別居。進見有時。會夏被時疾。御者多不樂往。孝聖奉

妃命旦夕服事唯謹。連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高宗焉。及爲太后。約皇帝以禮。率六宮以慈。福壽仁賢。形於四海。準回之平也。有女藉於宮中。生有美色。專得上寵。號曰回妃。然準女懷其家國。恨於亡破。陰懷逆志。因侍寢而驚宮御者數矣。詰問。其對以必死報父母之讐。上益悲壯其志。思以恩養之。太后知焉。每召回女。上輒左右之。會郊際齋宿。子夜駕出。太后乘平輦直至上宮。入便閉門。宦侍奔告。上遽命駕還。叩門不得入。以額觸扉。臣御號泣。聞於內外。太后當門坐。促召回女。絞而殺之。待其氣絕。撫之已冷。乃啟門。上入號泣。俄而大寤。頓首太后前。太后亦持上流涕。左右莫不感動泣下。海內聞者。皆歎息相謂。天子有聖母也。靜而有化。而疆於教誨。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此之謂也。

節義

織笠女者。河南人也。其縣婦女采臺草織笠以爲事。女自十二三時。每織擇精好細潔之草別藏之。旣多。復擇其尤。當嫁之歲。自製一笠。旣成。昏用獻其夫。而語其勤焉。夫戴以出。市人見者。無不誇也。久之。旁縣亦聞之。它日夫出。有自後呼之者。公子也。問之曰。物以難得而珍。貨以有用爲貴。今子之笠。婦所織也。冠之不可以卻暑。無食

不可以爲炊。子試賣之。願論其價可乎。其夫心惜之。而以客爲憲言。姑應之曰。吾笄不賣。客幸欲之。若得錢八萬。當以與客。不然。無相問也。公子大喜。遽下錢八萬。取笄而去。於是其夫輦錢而歸。喜告其婦曰。笄已賣矣。乃得八萬。若先靳之。十萬可致也。女問其故。默然內悲而無言。其夫出。遂闔戶自經而死。君子以織笄女爲識微。夫古之婦也。義可求去。今也不然。一入其門。榮辱隨之。至於見賣逼姪而求死與獄者。有司日有聞也。女之死可謂達時矣。使龍比知之。則其君無殺諫之名。屈平知之。則其先無左徒之寵。君子與其待敗而俱傷也。不若自潔以全其交。詩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之謂也。

辯通

直辭女童。滿洲人。其父爲京營四品官。則未知其爲參領與佐領與。咸豐九年冬。選良家女入宮。引見內殿。上親臨視。女童以父官品例在籍中。晨入。天寒。上久不出。諸女立階下。冰凍縮蹙。莫能自主。女童家貧。衣薄不堪其寒。屢欲先出。主者大瞋怪。固留止之。稍相爭論。女童大言曰。吾聞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吾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

日選妃。明日挑女。吾聞古有無道昏主。今其是邪。於是上在屏後微聞之。出則詔問誰言者。諸女恐怖失色。莫能對。女童前跪稱奴適有言。上問曰。汝何所云。女童前對奴等當引見。駕久不出。誠不勝寒。欲出不得。而總管以朝廷禁令相責。奴誠死罪。忘其軀命。具言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奴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日選妃。明日挑女。竊聞古有無道昏主。竊以論皇上。願伏其罪。於是上默然良久曰。汝不願選者。今可出矣。女童叩頭退立。上遂罷選。當女童前後言時。與在旁者莫不惶急流汗。舌咋不敢卒聽。及得溫旨遣出。或猶戰慄不能正步。以此女童名聞京師。君子以爲能直辭。詩曰。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此之謂也。女童既出。上它日以事降其父一階。欲令後選時女可不豫也。君子以爲女童以一言而悟主。成文宗之寬明。顯名於後世。詩曰。靜女其嬌。詒我彤管。女童可以煒彤管矣。

郭壽青傳

闕名

士有一技一藝。皆足以自立。而名傳於世。若秋之弈僚之丸。養由基之射。干將莫邪之劍。雖小道有足觀焉。亡友郭壽青彈琵琶絕佳。金石絲竹之屬。莫不通其神妙。而

外此碌碌也。壽青之學。學於王老五。而老五又學於其妻者。風清月白之夜。燈紅酒綠之時。聞壽青琵琶者。皆神氣飛越。感興上下。四絃之中。千變萬狀。烏乎何其奇耶。丁酉六月既望。余與沈少鶴李兆陽諸子泛舟安平渡口。壽青亦抱琵琶至。時夜已半。月色水光。涵虛無際。壽青乃彈水操之曲。徐聞遠遠有伊啞聲。既有喇八聲。傳點聲。士卒呼唱聲。自遠而近。忽而炮聲隆隆然。旗聲瑟瑟然。刀聲鏘鏘然。櫓聲悠悠然。風聲水聲蕩蕩然。兩軍激戰之聲轟轟然烈烈然。若周郎之火赤壁。岳侯之破洞庭。而足以振人尙武之氣也。畫然一聲。四絃俱寂。余舉杯勞之。壽青曰。吾技固未佳。然視臺南中無有出吾右者。嗟乎。吾學無所成。而僅以琵琶顯。吾其窮乎。雖然兄若肯以文傳。吾無憾。越十年。而壽青竟以貧病死。年三十有二。烏乎哀哉。壽青諱維嵩。臺南郡人。祖父某以商致富。父某好音樂。尤愛客。暇輒歌唱於堂。壽青少時。教以技則了悟。而琵琶尤精。顧壽青豪華子。不善治家人產。十數年間。萬金蕩盡。遂至抑鬱以終。遺一妻及女。而所愛之琵琶且不知何處去矣。烏乎。又何傷也。連子曰。吾聞明季有湯琵琶者。以絕藝游江南北。名著一時。其後亦以貧病死。壽青之技。不知視湯何若。而運命則同。烏乎士有抱奇才異能。佗祭不得志以死者。何可勝道。吾傳壽青。吾

尤有無限之感情縈繞而不能已已。

章大傳

熊其英

熊其英曰。嗚呼。倫紀之間。豈非士大夫責哉。自士大夫不完其性。而獨行乃往往見諸農工婦女微賤不識字之人。薛君春畚。嘗爲余言章大。如章大者。不亦偉哉。不亦偉哉。章大崑山之楊洲涇人。兄弟二人。同業薙髮。大無名。人以序呼之曰章大。章二云。大有姊。嫁匪人。歸依大。與大妻不睦。大曰。姊吾同胞。妻何爲者。弟今有子矣。吾何妻爲。遂出之。終身不復娶。章二不檢於行。癮鴉片。薙髮所得錢。兄弟分貯竹筒中。米鹽家用。大獨任之。二自私其筒。猶時時苦不足。大窺得其意。輒以入己筒。錢誤入弟筒以足之。二病略血。大出錢令就醫。二縻其錢。歸詭述醫言。謂病無庸藥。但多吃肉可療。大於是日烹肉供弟。大與弟章二處。衣食率自取舊惡者。人問汝弟吸鴉片乎。必曰無之。汝家衣食汝一人謀乎。必曰無之。大之愛弟妹。出於天性。久之。章二亦愛大甚。大出歸或晚。章二與二子候伺之。常相望於道。而是時里中有諸生某者。事母有違言。大語人曰。我不意秀才乃如是。言之背欲裂。呼之薙髮。獨望望避之。不某應云。大卒咸豐六七年間。年四十餘。

贊曰。章大一鑄工耳。余遇之。亦將以工役之。乃其內行若此。役人役於人。名實之間。可不辨哉。春畚述大事甚核。余據來稿潤色爲此傳。豈第欲爲大留其名耶。

曹南朱勃傳

楊 峴

曹南字公午。歸安縣射邨人。讀書彊記。唐至今名家詩歌。類能覆誦。余十六七時。詒爲奇絕。南曰不然。朱勃勝遠矣。朱勃字又新。居近南。余櫂舟訪焉。月夜拉勃登舟。問八十一家文字。口汨汨如瀉銀潢。雞鳴始執手別。自是勃屢過余。輒信宿去。南授徒城中。相見尤數。南清癯喜修飾。勃黑而津。腹大如五石瓠。衣裳或顛倒不自覺。兒童相隨以笑。一日余與飲酒家樓。勃狂談狂譚。談大飽。譚未既其說。頭觸几睡。鼾聲如雷鳴。南醉忽怒。罵世無知乃公者。推案起。羹汁淋漓汗滿身。樓上下客皆驚散。勃試勾股術。姚侍郎元之拔冠一郡。補博士弟子員。未幾南馳書告余曰。勃死矣。初勃病熱。飲附桂。南止之勿聽。遂死。南已酉舉於鄉。徒步入都應春官試。不售。歸益自放。詩稿盈尺皆散棄。湖州未陷前。叔兄抱山猶見之。日嘔血升餘。旋亦死。論曰。使二子生乾嘉間。諸老輩從容提倡。所造當有異。遽以是封惜哉。南獲一第。霸於鄉。致金錢不復顧聲名。勃事母孝。嘗客三四十里外。心動。雖大風雨。必亟歸省人。

噴噴稱道之。烏乎。可風矣。

吳學相傳

俞樾

鄞之爲邑。其南瀕江。江潮逆入。則鹹水敗稼。惟內水足。乃可以禦之。故鄞人勤雨。視他邑尤切。光緒二十二年。自六月至七月不雨。其近江之處。鹹潮大至。田禾被傷。有鄞塘鄉姜山里人吳學相者。農夫也。齋宿祈禱。冀得甘雨。數日不應。乃奮然曰。若再不雨。田疇皆斤鹵矣。且連歲不登。戶無積粟。今又如此。民何以堪。吾聞天井山有龍潭焉。人投其中。雨則立至。吾本鄉愚。無補於世。捨吾一身而四境霑足。不亦善夫。七月甲午朔。越六日己亥。晨起。飯食訖。浴於家。笠而出。及午不歸。妻戴氏豫聞其言。猶疑未必然也。至是乃大驚。徧問於所往來者。皆曰無。則至天井山。觀於龍潭。赫然存焉。其面如生。方聚謀所以斂風雨驟作。家人祝曰。能稍息以待其斂乎。應聲而止。棺甫合。雨又作。歷二日許始霽。是日也。百里以內。無不得雨。鹹潮不入。田禾復蘇。歲乃有秋。邑文學諸生與父老數輩言於有司。附祀於城隍廟三義祠。論曰。往年浙中大雨。數旬不止。吾邑蔡家橋有章菊泉者。年八十餘。日夜跪而求晴。不效。乃縊而死。余有詩哀之。且以吾邑戴侯神及新市鎮大官廟爲例。決其必爲神。

戴侯名繼元。宋延祐中以拯溺而水死成神。封保濟顯佑侯。大官不知姓名。其人開米肆。歲大饑。賤糶以予貧民。米盡。抱升斗赴水死。亦成神。蓋匹夫一念之堅。固足千古也。今又得吳學相事。章菊泉以死求晴。吳學相以死求雨。其愚均不可及哉。余又聞杭州留下有海松和尚。亦以一死禱雨。至今其鄉人廟祀之。嗚呼。世之居禹稷之任者。尙鑑於茲。

劉氏兩童記

俞樾

光緒十四年。江西民劉姓者。學生二子。一倒生。一順生。兩首兩身。手足各二。而臍有皮骨相連屬。不能分。今年六歲矣。其祖母絜之至蘇。寓居獅林寺。有欲觀者。輸錢五十文。於是往觀者如市。其臍下骨長可一尺。粗可徑寸。下有一孔。蓋臍眼也。兩童共之。骨柔軟。左之右之皆可。故兩童可對立。亦可側立。但不能並立耳。臥則肩相壓也。行則四足前卻甚捷。大小洩則一童蹲。一童伏而俟。予之酒。一童飲。兩童醉。予之果餌。食無算。面目白潤。言語清朗。兩童相似也。而其性各異。一和順。一暴戾。飲食爭先後。物玩爭美惡。或至相搏擊。摔抑撲地復起。而骨不傷。汪耕餘觀察呼至廬中觀之。爲予言如此。

論曰。爾雅稱北方有比肩民。迭食而迭望。蓋四方異氣所鐘。自古有之。然郭注云。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則是半體之人耳。若夫兩體相連者。前史所載。亦往往而有。漢平帝元始元年。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四臂共胸。靈帝光靈二年。雒陽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晉愍帝建興四年。蔡新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胸以上臍以下各分。南齊武帝永明五年。吳興東遷民吳休之家。雙生二兒。胸以下臍以上合。並見五行志。然大率胸下臍上相合。則是孿生而未判者耳。惟唐虞鳳中。鵠鰓縣衛士明胡萬年妻吳氏生一男一女。其胸相連。析之則皆死。又產復然。俱男也。遂以獻於朝。夫使兩胸合而爲一。則不可得而析。既可得而析。疑非合而爲一。殆必有物以連屬之。或與劉氏兩童相類乎。史文簡畧。不得而詳。而自來皆列之咎徵。夫五行災異之說。通儒之所不信。樹連理則以爲瑞。人合體則以爲癘。豈理也哉。徵之近代。明嘉靖中麻城民宋氏婦生兒。兩頭四臂兩足。嘉靖在明代尙爲盛時。亦有此異。然則爾雅以爲四方異氣。洵不虛矣。

虞初近志卷二

安吳胡寄塵編

田興傳

田北湖

明太祖起布衣。不十五年而成帝業。芒碭之英。濠濮之靈。應運來歸。聚合於草澤。智者決謀。勇者奮力。始終左右之。以經營天下。一時懷抱奇特。抑塞於閤世而無所求試者。皆得抒其不平之氣。盡效志願。相與定大計。平大亂。而告武功之成。拜爵明堂。刻券盟府。十人爲公。二十八人爲侯。諸從龍者。遭逢其盛。無不致身榮顯。姓氏光於史冊。祿邑及於子孫。未有與共憂患。屏絕功名。飄然遠引。不屈於萬乘之主。如田興者也。開國之初。記載草率。畸行高義。非史官所及聞。私門譜錄。又復蕪雜失次。予述茲傳。以表祖德。而高廟之軼事遺詞。足以資野獲焉。

君諱興。無字。山東青州府安邱縣人也。齊王之孫子。守在故邑。本支百世。未嘗他徙。高祖而上。多以材武入仕藉。趙宋之亡。先後陷陣殉節。至二三十人。元主中原。耻食其祿。終元之祚。歷三四傳。一門族姓。無服事北廷者。曾祖祖父。皆隱於農。暇則驅車

遠賈。往來兩河之間。扶急救難。好行其德。時人以義俠稱之。英宗至治元年辛酉。君生於大石莊。

君軀幹魁梧。幼而好勇。兒時入塾。所經關羽廟。階石纍二十四級。一日數過。與群兒超距爲戲。久之。一躍而登。猶以爲未足。復舉周倉像旁百斤之鐵刀。跳舞升降。泊爲塾師所見。驚告家人。意將戒之。祖父皆曰。是兒生有神力。吾族又武世家。今天下多事。吾輩期望至殷。竊譬孺子可教。不墜祖業於地。方誘掖之不暇。奚忍沮其志氣哉。先生勿過慮也。自是磨讀武藝益進。少室僧置會顏神鎮。徵集四方教師。君往較技。無有與敵。時僅十六歲耳。中途逆旅。遇儒生談古人事者。怦然動焉。嘗所乘馬。盡購諸史鑑。荷担以歸。朝夕展覽。幾忘寢食。尤喜袁了凡網鑑。出入懷挾。兩袖若不能屈伸。蓋數十寒暑未嘗少間也。

君旣弱冠。出走四方。貿遷土物。徧於江淮之南北。什一所入。悉以周濟道路之貧困者。或遇不平之事。必出死力以營救。嘗曰。吾一販夫。家無王侯之富。手無尺寸之柄。生平志願。百不一酬。自念旣披人皮。卽當稍盡人道。以求此心之所安。苟有危急之狀。冤苦之情。入吾目中。不能爲之救其難。捍其患。乃吾之所至痛。不啻負災於身也。

至正丙戌。阻雪。潁州之老子集。如廁。見太祖。僵臥草堆。已兩日。不得食。無過問者。接至旅舍。爲之治湯藥。備衣履。知其孤露。載與俱行。太祖不耐瑣屑經紀。使附豆船返臨淮。既厚其資。且慰之曰。他日有緩急。願以告我。同伴竊竊訕笑。羣謂此丐形狀。詭異。令人嘔逆作惡。天與窮骨。乃至懶不可醫。不日暮填溝壑者。吾弗信也。

自後汝潁淮澠。數與太祖遇。遂結義爲兄弟。君故長於太祖。太祖事之若同產。太祖曰。吾受子亦多矣。而窮蹙流離如故。四海雖大。吾無容焉。君曰。子固非常人也。吾不足爲子畫生計。大亂將及。何施而不可。丈夫貴得時耳。會方國珍踞台州。張士誠亦以販私嘯聚於淮南。江淮亡命之徒。爭往依附。太祖欲納草求効。君曰。鼠輩昏於淫利。但負海濱之隅。其人其地。皆不足與屈伸者。古來有事。無論爲帝爲王。爲寇爲虜。必根本於大江以北。黃河以南。已而太祖入濠州。君飲郭子興。亟游揚之。太祖因以見重。卒得假藉兵柄。君又陰求羽翼。先後引進胡大海。常遇春諸故人。北取滁和。南收姑孰。君所決策爲多。時時語太祖曰。元以苛虐致盜賊。無賴乘間而逞。民陷水火。虎狼復相搏噬。有仁者出。稍稍問其疾苦。保全其生命。使得一見天日。可以唾手得天下。寇不足平也。每聞太祖下名城。輒廁流亡中。潛視軍紀。將士有刦掠爲暴者。必

馳書相報。以盡忠告。起兵以來。周旋六歲。所受委託亦至重。顧蹤跡飄忽。未嘗久留行間。太祖知不可強。始終待以客禮。及丙申克金陵後。不復至太祖所。

洪武三年。六合來安間有虎患。朝夕傳警。歷五六月。一時獵戶弓手。更番迭進。諸捕虎者悉爲所傷。詔求壯士甚急。益增所懸賞。卒無應者。君方行賈沂兌。轉運六合紙葛鍋瓷諸貨。歲必再至。慨然曰。我所經行之地。乃有虎當道乎。徒手伺山谷中。旬日而殺七虎。土人感其義。日具牛酒。迭相慰勞。更治舍於六合之曲澗。君故愛其幽僻。流連不欲去。縣官賫金帛來。固辭弗受。問姓名。亦不答。則曰。山東男子生平慣殺虎。非爲應募來者。何與官府事。吏表其狀奏朝廷。太祖笑曰。必吾故人田興者。使素識者蹤跡之。果君也。命宋濂題七坊。立石遍識其地。曰大明洪武三年九月某日。山東田興打虎處。今六合西鄉五十里外瓦廟子之打虎窪。石柱當路。巍然存焉。其鄰近之村落。所謂田家牌樓。又西北二十里。所謂田家巷者。皆有遺跡。父老猶能言之。太祖既聞君在六合。再發詔使。堅不入朝。復遣詹同奉手書渡江。其詞曰。元璋見棄於兄長。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雲游之處。何嘗暫時忘也。近聞打虎留江北。爲之喜不可仰。兩次召請。而執意不肯我顧。如何開罪至此。兄長獨無故人之情。更不得

以勉強相屈。文臣好弄筆墨。所擬詞意不能盡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書。畧表一二。願兄長聽之。昔者龍鳳之僧。兄長勸我自爲計。又復辛苦跋涉。參謀行軍。一旦金陵下。告遇春曰。大業已定。天下有主。從此浪游四方。安享太平之福。不復再來多事矣。我故以爲戲言。不意真絕跡也。皇天厭亂。使我滅南盜。驅北賊。無德無才。豈敢妄自尊大。天下遽推戴之。陳友諒有知。徒爲所笑耳。三年在此位。訪求山林賢人。日不暇給。兄長移家南來。離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傳言。令人聞之。汗下。雖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於手足。昔之憂患。與今之安樂。所處各當其時。而平生交誼。不爲時勢變也。世未有兄因弟貴。惟是閉門踰垣。以爲得計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過偶然作皇帝。並非一作皇帝。便改頭換面。不是朱元璋也。本來我有兄長。並非作皇帝便視兄長如臣民也。願念弟兄之情。莫問君臣之禮。至於明朝事業。兄長能助則助之。否則聽其自便。只叙弟兄之情。斷不談國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再不過江。不是脚色。君旣得書。野服詣闕。太祖俟之於龍江。歡譙累月。如家人然。稍稍及時事。君曰。天子無戲言。所約我者而忘之乎。太祖因亂以他語。明年卒於應天。太祖臨其喪。悽然曰。二十年

來與我共患難而不共安樂者。斯人而已。爲之置冢於落鼓坡。詔留二子於京營。並授錦衣衛指揮。二子以遺命辭。歸耕曲澗。編在民籍。是爲六合田氏之始。遷祖。越五百三十年。二十一世孫北湖。敘次爲傳。別附於家乘。

鴨蛋島記

田北湖

吾國東南七省。濱臨太平洋。島嶼相屬。零星破碎。散布於支海者。皆吾之疆界邊衛也。其間距陸之遠。至逾千里。恒以荒僻之故。國家視爲甌脫。僅僅漁夫蟹戶棲息於上。偶成村落。或避暴風。候魚汛。以時去來而寄楫焉。守土之責。官吏弗任。搢紳先生。未嘗問津。其形勢不列於版圖。其名稱不詳於志乘。棄島間田。寧可數計。若夫人跡所不到。航行所不通。從古未經開闢。與最新顯露者。益無論矣。

淮水淤口以南。揚子江口以北。於全國海邊。爲島嶼獨少之地。地理家所共信也。吾吳承崑崙中幹之陷落。江淮山脉。止於蜀崗。而平原而下隰。而低入海面。猶有未盡之餘脉。則在江口爲狼山。在淮口爲開山東那。遙遙歧出。孤峙於海。蓋遠古之海岸。與今江陰以下諸地。南北相直。江陰黃山以東之江。今土語猶稱爲海。今淮安揚通三州郡之東部。彼時悉沈海底。縱橫各數百里。不復更起爲島嶼。斯亦限於地勢。

使之然矣。黃河挾萬里之泥沙。層層冲積。淤墊成陸。瀉陸以居民。海岸因而東展。及黃河北徙。急瀉直行。始隨北極洋流。混合南下。既而登州半島阻之。赤道洋流乘之。激溜西廻。滯滯吳岸。於是黃河泥沙。仍以此爲歸宿。所發見之新地。終無窮期。逮於近世。而雲台山毗連大陸。范公堤崇明沙之漲灘。皆數百里。黃海日枯。東鄙日闢。平原以外。不過淺沙曲渚。浮沈於其間耳。安在有無名之島。與無人之境哉。况鐵板銅沙。宛轉環復。七條之周遭。地盤千里。其水影無定。淺深殊不可測。帆檣出沒。大都繞而東行。未嘗傍岸爲捷徑。江淮繁盛地。有此梗塞之海道。雖土著老漁。以海爲家者。亦爲視爲畏途。莫肯輕於一試。欲得海邊之真相。誰與証之。

予入雲台。周覽黃海。宿三官殿。暇輒登其主峰。北望齊魯。則群島蔽之。沂州咫尺。無隙可窺。泊乎引顧南向。則萬里蒼茫。水與天接。開山培塿。東那礁石。餘固未有見也。太陽當天頂之頃。雲淨霧斂。隱約有黑子。翳吾目中。辨位審方。當在阜甯鹽城諸境。此中固無島矣。得無海氣乎。雲影乎。抑一切幻象乎。顧日對遠鏡。而吾視不爽。吾疑實滋。意非身至其地。無說之辭。會有事范公堤。乃賃漁舟。繞道浮海。窮搜冥索。卒乃得之。坡陀隆起。儼然大島。海上神山。固不在虛無縹渺間也。接近世探險之例。毋亦

舊邦之新地歟。

島在黃海。不知其爲鹽城界。爲阜寧界。自西登陸。惟阜寧海岸最近。約距二百里弱。姑屬之阜寧云爾。予始泛海。舟行不習之途。且無指名之地。舟人竊竊笑之。往復淺沙。數陷於淖。晝不見人。暮失所宿。舟人屢請改道。幾爲所屈。盲行五日。遇鹽城老漁而維縈問訊焉。彼謂島誠有之。吾於某歲海嘯。漂至其處。部位所在。彷彿記憶。其他則不能詳述也。予得嚮導。復歷兩晝夜。薄露浴日。有山前橫。可望而不可卽。特未爲風引去耳。棄舟躡屨。跋涉半晌。乃達最西之麓。羣鷺驚飛。黑雲蔽天。叢葦沒頂。杳無蹊徑。予欲鼓勇再進。而老人亟止之。以爲荒山老林。隔絕人境。日月之所不照。毒蛇猛獸之所窟宅。吾數人者。白身赤手。臨此不測。而防衛之器械。食息之供具。未嘗一備。顧可貿然深入。嘗試軀命乎。予聞斯言。瞠目裹足。意氣沮喪。蓋百倍於求島而無所獲矣。予至不能藍葦采啓。躬率先嗇。猶當縋幽鑿險。紀錄大荒。對此茫茫。勢將空反。因乞老人助予。相周外廓。更窮兩日之力。稍窺島之四面。至於島上何境。水濱不能問也。西王母曰。將子母死。尙復能來。所以自慰者如是而已。

予於斯島。未可無以名之也。方其初入吾目。青青葱葱。凝白相間。疑似玉石結成者。

迫而觀之。則野鴨蛋殼。若邱若陵。填塞崖谷之上。同行伴侶。相視大噱。羣呼之曰鴨蛋海島。予亦以此名之焉。四周山盤。當在百里以外。斷續於沙渚者。蓋如是矣。最高之峯。約出海面四五十丈。灰石層層。或紫黑色。石罅垂露。皆作甘泉。澗底水痕。黃綉縷縷。証之礦學家言。宜有硫鐵諸質。其草則紅茅青葦。烏藤白葛。其木則榆柳槐柞。枏梓檜柏。枝幹拘絞。不見天日。合抱十圍。高聳尋丈。至於異卉珍藥。不可方物。非吾人所能名稱者。隨地皆是。鬱積之氣。霧霧相應。蓋滋長蘊蓄。不知其經歷幾千百年也。天生良材。以儲民用。海隅窮邊。無與過問。勢將長此廢棄。爲亘古不開之方。然而殊方異族。方求新地。一旦樹其國徽。拒之晚矣。況乎海州測水。崇明避暑。南北告警。近在門庭。區區小島。雖崑崙中幹之尾。實漢淮諸省之首。以淺沙阻舟楫。故航海者未得窺我邊際。攬其形勝。外人經營山東半島後。將南圖淮。欲得根抵地而無所藉手。使吾不幸中其言。非惟吳失地利。抑亦上游之憂歟。夫至危之地。謂之累卵。解餘不完。累猶無具。吾以鴨蛋名之。豈徒然哉。

以島之外觀言。有木可材。有礦可掘。有淡水可飲。有煮鹽漁魚之利。所以資人之生者。寧不甚厚。以形勢言。雖四面環海。八方交通。而曲渚淺沙。守在天險。所以衛人之

生者。尤便且利。若夫闢而墾之。域以居民。固爲海上之樂土。而尤江淮間之屏障也。誠得壯夫開道。裹糧前驅。度其土辨其物。然後召集萬戶。殖吾情游。縱不能耕。或不得礦。卽此斧斤之值。無有量數。予籌之熟矣。頗欲身先勞工。一試其事。顧探險所需。千金莫致。秘之十年。卒不償願。亟表著之。以告我守土之吏。搢紳之夫。使知東吳海疆尙有此無人之島。庶幾早爲之所。移民而治。不然彌補圖志之缺。聊以固吾圉焉。讀吾記者。勿謂武陵無桃源也。

貞妓王金芝傳

紀慶曾

予鄉近太湖。湖濱人多業鹽。有商於江西者。嘗至饒州。能道貞妓王金芝遺事。金芝者不知何許人。貌艷麗。少隸樂籍。人非常意者。不輕見。雖誘以重資勿顧也。論者以其高潔。比以花之水仙云。與山西商某。有終身約。商父聞之。大怒。連書促商歸。商不得已辭去。將行。謂金芝曰。待我三年不來而後嫁。金芝慨然曰。約已定矣。當守之終身。豈特三年哉。遂杜門謝客。坐臥一小樓。攻鍼滌自給。及期。商問不至。遣嫗問之。同買者。或曰來。或曰商父庭訓嚴。是不來矣。金芝尙欲堅意待商。而嫗母苦之。乃作書謝商。閉戶吞金環自殞。商聞之。潛舟南下。至饒。撫金芝棺。大慟。爲之營葬具。甚豐腆。

樹碑表之。當是時。無不知王金芝之爲貞烈也。予嘗閱明小說。天順時有楊玉英者。與都督楊俊昵。楊俊爲曹石所讒死西市。玉英趨往紉其首。棺斂畢。哭曰。忠臣死矣。遂自縊樞旁。使金芝當玉英時。力優爲之。而或傳或不傳。所與遊者異也。嗚呼。金芝一妓耳。妓非閥閱之傳。詩書之澤。乃感知已恩。能不惜一死以殉之。有士君子所不易及者。金芝一妓耳。妓猶如此。噫。

王孝女小傳

紀慶曾

王孝女。天津人。父枚。與張希哲同舉進士。以孝女許嫁希哲子。會枚希哲先後任蘭山知縣。爭倉庫虧缺相鬥也。枚喪而卒。孝女哭曰。許嫁父命也。不可舍而他適。若適張氏。日奉甘旨。而呼讐人爲舅。我不忍也。家人覺其意。環守之。越數日。守者稍懈。遂縊而死。年未二十。嗚呼。適他姓非貞。事父讐非孝。二者非死莫全也。世輒謂今人不古若。若孝女者。雖聖賢處此。何以加焉。

四巧工傳

黃質

江東諸縣。數百年來。人文薈萃。甲於他省。新安僻處山郡。土地隘瘠。生殖繁庶。而士大夫起家鹽篋。尤操贏餘。華盛之族。席履豐厚。器物材用。務求粹美。以故藝能日進。

片長薄技。新巧相尙。爭自揣摩。靳於盡善。志乘所載。實繁有徒。四巧工者。最爲後起。著聲當世。藝有耑長。代遠年湮。不有表彰。耆老舊聞。無所稱述。余因慨焉。

有蟹鉗者。初不詳其姓氏。嘗往來於黃山白嶽之間。性善製銅。右手僅存食將兩指。以指鉗物。伸屈自如。若蟹螯然。以故得名。夫駢拇枝指。彼餘於數者。蒙莊之厲言也。至曾子宣。魏道輔。家世男女。皆少指之一節。而又不必以藝名。名以指傳。指以藝者。枝山而後。僅有其偶。其爲技也。鎔液鏤采。各擅精妙。逾於他工。嘗倣漢制。有鴈足銙。作燭座鶴形。跂足高數尺許。獨立不仆。欸多墨工。造墨之法。取範爲印。其最著者。如程君房之墨譜。圖畫精細。多出自丁南羽手筆。或鐫以銅。山水花鳥。細入豪芒。昔趙恒夫稱工絕技者。謂有能於筋頭刻十八渡海羅漢。須臾畢現。鬼斧神工。詫未曾有。而墨範精絕。近之良工。必推蟹鉗。以方古人。無多讓也。

欸工製墨。尤多硯材。汪氏復慶。號善琢硯。自南唐李氏。於欸州置硯務官。欸守以薦工人李少微。由是而龍尾之名大著。宋僧令休琢風硯。東坡稱之。則硯形益繁。而製者益夥。拙工牟利。日卽侈竄。復慶一本古法。尤善度材。曄然奏刀。迹渾象脫。能就石埋。而得模形。異樣天成。素質彌煥。不假雕琢。而邊幅整嚴。可謂善矣。硯之佳品。必貯

以楮。文房器用。髹漆最雅。歙故產漆。漆工之妙。尤有足稱者已。

善製漆者。爲程以藩。器之精品。有銀胎嵌鮑。紅黑退光諸目。尋常器具。亦必竹木爲骨。絡以絲枲。五色絢爛。琺瑯井井。采澤鮮研。腴理堅韌。器無鉅細。至能載入其上。而不摧裂。綴補舊物。無迹可尋。先是歙之開黃里有謝氏者。在明中葉。能以本衣裔處。褪出絨紗。一經一緯。織而補之。了乏線迹。後效之者。不絕如縷。以藩之技。可與媲美。而今不傳。其僅見者。漆匣琺瑯刻。雅多精技。而張立夫昆季爲尤著云。

立夫家於歙之虬村。村之人以剗劂爲業者甚多。立夫角逐其間。無與儔匹。上而籀篆鐘鼎之古。下逮花鳥魚蟲之細。書畫摹刻。不爽豪髮。新安巨室。建築宗廟。享堂兩楹。必譔聯語。名人書法。塗金鏤炭。窮極華麗。玃灰零落。時或一見。蓋多立夫昆季手工也。立夫不惟精刻。而又兼通書法。故其字畫波磔。神采飛動。無不如志。出其餘暇。閒鐫竹杖筆格諸銘。人尤珍之。子振之。世其業。藝事精能。不墜家學。洪楊之亂。曾佐湘鄉曾公於戎幕中。傳刻露布。嘗以其技出入寮佐。賢士大夫爲談藝事。恒與分庭抗禮。苟非其人。位雖顯赫。多金弗顧。傲岸自喜。人欣其藝。尤高其行。四方嚮風來從學者亦不乏人。今言手民。猶推張氏矣。

論曰。予來新安。意其山水清絕。必多奇桀異能之士。及與游鄉邑之間。而睹人民之凋敝。器物之皆廢。又未嘗不慨夫人事遷移。何古今不相及也。故時值其盛。不特名臣碩彥。功業非常。焜耀當世。卽一技一能。具有偏長者。莫不爭爲第一流人。雖經造物之摧折。支體缺陷。而卒成其巧。若蟹鉗者。可謂難矣。汪程諸人。各以其藝。著名於時。往役於公卿之間。而不肯稍貶其節。以終老於牖下。其視世之仙倪仙倪。無所短長。躬庠諂而心富貴者。其賢不肖爲何如耶。今之視富貴者愈重。其視工藝也愈輕。余懼其軼事之不傳。無以爲新安述也。因連類而書之。以俟後之有采擇焉。

冷紅生傳

林紓

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強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蹴踏。隅匿。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恆恨之。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黃緣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值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僮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羣飲江樓。座客皆謝舊昵。謝亦自以爲生旣受餌矣。或當有情。逼而見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爲詭僻不可近。生聞而歎曰。吾非反情爲仇也。顧吾褊狹善妬。一有所狎。至死

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諒之。故甯早自脫也。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誌其癖也。生好箸書。所譯箸巴黎茶花女遺事。尤淒惋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強之人。果與情爲仇也耶。

陳猴傳

林紓

林先生曰。閩人不畜僮而養傭。怒以色則受。杖則叛。蓋難御也。同年高嘯桐獨言其戚王太守貽燕者。畜僮陳猴。累杖見血。而猴終弗去。太守需次湖中。赭寇入浙城。火數作。門闔。太守家僮十數盡逝。猴裹布尋丈。趣太守登城。猴徑下。以布授太守。俾繮其家人。未盡。譁言賊至。幼子自城上顛。猴捷進承之以手。少女繼墜。猴張右手再承之。墜女適當其懷。若有神鬼陰綴之者。旣免。夫人傷足。呻於路周。猴徑負其子女行數百步。置之。還負夫人。蹶躩往復。日行不能二十里。經十日。猴道病。太守度城賊且出。畧傍縣。家人必不免。乃逡巡入近村。村人若善太守者。蓋其中一人盜也。逮治杭州獄時。太守適權杭州。出之。至是乃具舟脫太守於難。居閩二年。太守卒。猴大慟。數絕。尙書沈文肅公來弔。異之。撫猴。將以自隨。猴不可。請護喪歸仙游。蓋太守與猴均仙游人也。公乃以書抵其縣官。叙猴義。官餼猴月以十緡。猴役於縣官。仍以所得。悉

奉其主人。縣官益義之。無役不隨。猴自爾亦稍稍置田築室。且娶婦生子矣。每至太守家。輒隅立屏息。若常奴焉。鄉之士流習猴者。與輒抗禮。曰是有古義。事主人之孤。安可憐耶。

孟孝子傳

林紓

孟孝子者。不知何時人。同年吳敦溪頤昌以事至連江。經馮渚鄉破廟中。有縣官匾旌孝子者。叙孝子事甚悉。余感其事且泣。因爲錄之。孝子名起。母病肝痛。哀號之聲徹曉。人言鋪人肝則愈。孝子計不自劉。安從得肝。然肝進而疾仍弗愈。則爲徒死。亦且不孝。乃卜於父墓。用瓦盥百。空擲而邵之。盥完則吉。凡百擲皆完。孝子歸閉戶。以刀劉脇。出肝如掌。血亦弗濡。以巨鍼縫其創。熟肝而進之。母愈。於是十年疾乃再發。孝子具盥將復如墓。爲嫂所覺。止之不可。嫂乃入面其姑曰。姑向病。起乃劉腹出肝以進。今聞號殆不堪。將復劉之矣。母駭且呻曰。起所爲如此。老身乃弗一聞。然七十年。不能以須臾之活。易吾子也。一慟而絕。嫂奔告孝子。孝子躍起。創亦遂裂以死。縣官聞其事。旌之於社。

林紓曰。戕身以死。其痛止於須臾而已。若坐見吾親呻楚號呼。則耳目手足均無所

置。寸心之痛。甚於自戕也。孝子之出肝。自分無所得生。必卜而後出者。亦萬一期母之愈耳。至果符所卜。喜悅之氣。充週於身。創乃弗劇。迨母病再發。孝子以亡肝之人。震於哀懼。安得不死。天下惟心平其事者。往往出於過情。母病如何事。乃可以戕身責之耶。人惟患其無心耳。過情而出於正。吾斷不能繩之以儒者之道也。

書先君子軼事

沈昌直

先君子任俠好義。壯歲館淩先生莘廬家。有許某者。同時爲淩氏司雜務。家貧。碌碌無材能。年三十餘。尙未娶。念獨子無以承宗祧。酒酣耳熱。嘗與先君子言。鬱鬱不自得。先君子惻然憫之。近鄉某氏有女。年長大。未字人。無賴子艷其色。屢挑之。未得其父素方正。疑其有私。欲置之死地。刀繩畢具。親戚百方解之不得。乃踵先君子門而請焉。曰。翁素敬先生。事急矣。非先生誰解此厄者。先君子既慨然許之。因復自念曰。許君不啻與我言乎。一舉兩得。吾其爲許氏宗祧計矣。卽往喻其父。且爲許委禽焉。父悟。許諾。詎爲無賴子所聞。偵女歸許時。率黨十數人強劫之中途。先君子聞訊大怒。顧倉猝無以救之。時有瞿先生雲峰者。善拳術。亦主淩先生家。先君子遂往請之。瞿先生駕小舟往。不持寸鐵。惟手青錢數十文。追及之某大澤中。乘不意。出所攜錢

手擲諸無賴。中要害。威量踣不能支。卽飭許絜婦揚帆而歸。聞瞿先生云。所擲錢若斜飛。必深入有所傷。惟平擲則暈之而已。旋無害也。許婚後無以瞻家。先君子教以針灸。推拿諸術。俾自食其力。蓋先君子素精醫理。針灸諸術亦所熟諳。惟不爲耳。許後以藝治人。頗能自瞻。卜居青浦之金澤。夫婦偕老。兒女成行。至今猶存也。

蘭湘姊傳

徐自華女士

姊名蕙貞。字蘭湘。姓徐氏。先叔父蓉史先生季女也。生而聰敏。性極豪爽。幼年隨宦。長于珠江。叔父最憐愛之。公餘授以經史。穎悟非常。以需次縣令。政務殷煩。不暇時督課。而姊雅好讀書。能以靜者之心。潛通詩書之旨。恒閨中相切磋。蓋未嘗一日受之師云。書法尤佳。有晉人風格。兼善尺牘。初未諳韻語。歲丁亥。叔父權篆順德。函招家君。余隨侍同往。姊妹始長聚首。姊長余一齡。性情洽合。遂如蛩駝之相依。因同起臥。偕形影也。時余初學爲詩。出以相示。姊誦之喜曰。余思學此久矣。子既能詩。幸教我。余唯唯謝不敏。自是朝夕苦吟。互相酬唱。詩成輒呈家君改削。叔父政暇見之。亦往往許可。甫閱歲。叔父因病乞休。同歸故里。厭家居塵俗。養疴西湖。姊更詩學日進。湖水當門。山峰在望。徘徊吟眺。日夕其中。香暖揮毫。霞舒寫韻。與予及韵清女史詩。

筒郵寄絡繹不絕。固自以爲分湖午夢堂無稍讓焉。庚寅冬。叔母周宜人喪。姊哀毀。躑躅形神俱離。復以父老弟幼。摒擋家事。吟咏遂輟。而姊自此病矣。已更增劇。遂卒。時壬辰二月二十四日也。年僅二十有一。芳蘭委露。溘然而逝。玉竟長埋。香難再返。旣天其年。而所著度針樓詩稿。亦俱散失不復得。烏乎傷已。會余檢舊稿。忽從篋中得姊鈔詩三十餘首。蓋均當時姊嫌字劣棄之。爲余所珍藏者。屈指姊亡已十二年矣。披章宛誦。涕淚潛潛。不覺襟袖盡濕焉。雖寥寥短篇。絕少巨製。然皆原本風騷。激發情性。語甚雋永。不同凡響。使天假之年。其所成就。當不止此。獨惜乎其蘭摧玉折。先百卉而凋零也。余故重傷吾姊妹之簿命。因述其大略如此。並寫遺詩。敬附拙稿。吉光片羽。或藉此而存焉歟。甲辰正月穀日妹自華撰。

李鳳林傳

蔣維喬

夫自古獨行君子。多出於貧賤。下逮負販走卒。亦往往有積其奇節醜行。著於當時。傳於後業者。而膏粱之子無聞焉。豈不以膏粱之子。嗜欲深而天機淺。反不若負販走卒涉世滋薄。利祿無所於羨。紛華無所於役。獨得葆其天真。有時激於公義。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歟。若山東武七。以一乞丐。而積資興學。教化及於三州縣。吾嘗記

其行事。以爲世法矣。及今而又得李鳳林者。其生長之邦與武同。其執賤役與武同。而其行事尤與武絕類。故復爲文以傳之。鳳林山東濟南人。父母早亡。家貧依其伯母楊氏以居。執挽車業以自給。性至孝。事其伯母猶母也。每出挽車。必懷甘旨歸。以奉伯母。伯母亦愛之。鳳林以少孤失學。目不識丁。獨營營焉以興學爲務。嘗節縮衣食。儲其餘資。購書籍筆墨。捐助濟南西關簡字學堂。後又購贈草帽紙扇等物。以獎勵堂中學生之勤勉者。顧自視猶歆然。竊以爲未足也。宣統二年夏。乃獨以其力役所得之資。創設宣講所。所中一切器物茶水惟備。顧講師難其人。乃自跪請於沈君公臣張君玉生等五人。要以按月之三六九日。更番蒞所宣講。繼之以泣。沈張等感其誠。諾之。既又於濟南府學前獨力創設簡字學堂。卽以每日挽車所得者充常年經費。堂中凡書籍器物罔勿備。則欲其經久勿替。稟於有司立案。有司大獎譽之。鳳林伯母楊氏。晝夜紡績。或以針黹爲人傭作。十數年來。積其餘資。本欲爲鳳林授室。今見鳳林所爲。則慮其力役所得。無以爲繼也。乃傾其所積。以助鳳林購校具。有餘則悉交當地紳耆爲之管理。以補堂中經費之不足。亦具稟有司立案。歷城縣張令見其稟。歎曰。吾爲邑宰。以視鳳林。殆有愧焉。楊氏一寡婦耳。而能若是。吾視之益滋

愧焉。因各獎以匾額。鳳林曰。見義勇爲。楊氏曰。急公好義。蓋嘉其一門尙義也。嗟夫。鳳林之業。其細已甚。至於楊氏。則年老嫠婦。更爲世之所不及。而其卓卓有所樹立。如此。倘所謂不役於紛華利祿。葆其天真。而能爲人所不能爲者乎。匹夫匹婦。堅苦卓絕。積其獨行。往往足以變易一世之風俗。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聞鳳林母子之風者。其亦可以興矣。

記霍元甲逸事

不文

霍力士元甲。直隸產也。兄弟十人。咸以拳藝名。而君爲之冠。北人多知其勇。且號稱黃面虎。云。前載其友某函君書。謂美國大力士某。力能扛鼎。身載重百斤。問君願與較否。君謂如是勇夫。爲吾北方人慣見。烏足雄。遂慨然應之。來申。與某力士約。某懼不果。有東海趙君。欲與君較。君不允。後以趙登報激刺。迺命其徒饗於張園。敗之。未幾趙又聘其友與君約賽。先仍與其徒相鬥。無勝負。然卒爲君所辱。斯時君慷慨言曰。余所以來申者。欲與異族猖獗之力士戰耳。至自殘同類。非我之志也。凡我同胞。嗣後幸勿相擾。今年夏創辦精武學堂。鼓礪尙武精神。甚力。嘗曰。欲國強。非使國中人人尙武不可。又曰。西人精研一技術。輒數百年始奏膚功。今余之拳藝。已傳自七

世亦不啻研究數百年矣。未幾某國之著名擅柔術者慕其盛名思以傾之。乃十人聯袂來申。與君角力。然皆懼死。要君以勿拳戰。君面駁之。卒以手勢決勝負。聘雙方公正人各一。君又使其徒先與賽。某國人相繼敗者凡五。大悲急選一最有力者與君奮鬥。某知君爲勁敵。出臂欲中傷之。君微以手格之。而其臂已折。怒甚。反誣君爽約。卒以衆目共睹。理屈而退。然心終不甘。後宴君。賀其健勇。君曰。余已患略血症。某國人曰。何不治之。君以未遇良醫對。某國人迺默念有機可乘。顧首而言曰。若某君者（卽某國人也）誠良醫也。君信之。服其麻醉藥。致病漸劇。而含恨以死。丕文曰。吾國之武術。吾國固有之國粹也。彼剽竊吾一言餘緒者。烏足與吾較角。角而不勝。出其伎倆。以中傷之。此固小人陰險之常計。吾何足責。而獨怪夫有如是精深之國粹。國人不知提創而光大之。而霍先生具有武力。又不克終天年。反飲鳩身亡。使彼小人日益猖獗。悲夫。

虞初近志卷三

安吳胡寄塵編

書陳孝子事

傅專

陳孝子本衷。湘陰人。父好博。不治生產。衷年十五。嘗數切諫。念家日落。無以讀。乃晝作而夜之村館學焉。父知之。弗顧也。母周氏絕愛異之。越二年。母暴疾死。衷悲痛廢寢食。弗任事。父頻怒撻。強忍而後起。數月。父續娶王氏女。人以女暴沮。不聽。既至。帶視衷。衷共子職。逾謹。明年氏生子。益思去衷已。伺衷父出。煮毒草爲茶。陳之。父歸。視茶中草屑。詰所由。氏佯察曰。此毒草也。衷奈何欲殺父。父怒。痛朴衷。氏授以挺。且曰。徒費力。無爲也。父憤。杖之幾斃。賴鄰舍救得免。然衷奉親如初。亦不怨也。未幾。父死。產僅足葬。乃傭給母弟。又十餘年。母沒。蓄傭資。兄弟並授室焉。清光緒十九年。衷卒。年六十七。有子克繼其家。過其墓者。或爲詩以弔之云。

論曰。姑之於婦。後母之於前子。非有生鞠撫育之恩。顧每虐之不少惜。何哉。天下固不常有舜矣。於以歎孝子之行爲難得也。

處女黎君墓誌

汪兆銘

君姓黎氏。諱佩蘭。廣東高要縣人。父夢如。母氏禰。君爲人介而有容。婉而正。廉而知大體。靜而好爲深沈之思。工刺繡紡織。通文翰。待人接物。愷悌有恩惠。而尤篤於所親。有姊三人。旣嫁。先後卒。君念親老。願終身不字。以遂孝思。數以爲請。親鑒其誠。許之。由是壹其心志。以事父母。家庭之內。愉愉如也。與諸兄弟怡怡如也。嫂氏梁早卒。生子二。長勇錫。次勇翔。皆幼。君辛勤撫育。以至於成人。有如慈母。歲乙未。母病篤。君刲股和藥以進。家人無知者。居喪哀毀甚。間聞其作譔語曰。刲股可以已疾。偶然耳。一日以操作揚其腕。痲痕宛然。始知譔語之有由也。母旣歿。家政悉君操之。君體質羸弱。而能任勞瘁。居恒憂深慮遠。規畫詳至。雖瑣屑纖細。必躬親之。而持之以公。出之以正。家中長幼。以逮臧獲。咸敬悅無間言。君以家之榮瘁。爲己之憂愉。動靜語默。無或釋。蓋其精神有所專注。而體氣亦由是益癯矣。人莫不有所愛。或愛其親。或愛其鄉。或愛其國家。或愛其世界。顧不獨愛之範圍有廣狹已也。其性質亦有純駁。愛之純者無自私之心。而一出於情之自然。故愛之純者雖狹而眞。其駁者雖博而僞。若君之愛其親。推而愛其兄弟。又推而愛其兄弟之子。更推而愛其家之無大小長

幼。精而勤堅。而摯死。而後已。可謂純於愛者矣。君之父母以君矢不嫁予。千金爲奩資。君不私之。常以資其家。親戚之貧乏者。以時周恤。始終不息。勇錫既長。留學於日本。久而未歸。君念之甚。既而聞其往來南洋羣島間。及歸國。復見其奔走無定時。汲汲如有所謀。始微知其從事於革命。益爲之憂。然哀其志。未嘗沮之也。蓋君嘗因勇錫而知革命黨人之用心。故雖愛之甚。以爲沮之。毋寧助之。其識斷有如此者。由此益知愛之純者。無廣狹之分。因遇而發。愛其所親。與愛家愛國愛世界。其質一也。兆銘與勇錫交深如手足。獲知君生平。嘗因勇錫得一見君。兆銘投獄。君恒念之。及兆銘生還。欲再見君。而君則已歿矣。君卒於民國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其兄啟瑞弟佩詩步營祔葬君於親塋。以遂其志焉。

沈君紀常傳

朱蘇華女士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紀常之沒十年矣。雖無可稱。而亦有不可沒者。其室人朱氏爰爲之傳曰。

紀常名廷銘。隄生公第七子。兼女兒數之。行居十二。先世自吳興之竹墩。遷於江蘇吳江之雪巷。十一傳而至君。君庶出也。生母氏張。無錫人。洪楊起義。江蘇遭難最深。

母以良家孩子。爲兵所掠。輾轉入沈氏。而隄生公納焉。所生子三。紀常居次。長廷錫。爲紀常同母兄。季廷鑑。爲紀常同母弟。紀常生於富厚之家。然其處境。曾無異於貧窶也。有遇皆澀。無運不蹇。疾憂勞。卒以殞命。可悲也已。隄生公尙俠好義。當世稱之。晚年遭疾。半身不遂。而神志時惑。讒閒易入。隄生公有簪室三人。一氏王。一氏黃。一卽紀常生母張氏也。王早沒。黃氏有寵。得操中饋權。苛及細微。母忠告之。大拂黃意。因以間言進家長。隄生公不甚了了。使黃之所爲蒙蔽益甚。而母以是見迸矣。時紀常方成童也。先是嫡母彭夫人。以名德之裔。躬持家政。賢儀淑行。化洽一門。讀書知大義。秉關雎之德。衍螽斯之慶。雖小星衆多。而愛如子女。慈祥愷惻。蘭蕙芳菲。庇護有心。得以無事。逮夫人終世。委棄家政。而黃於以肆矣。夫人嫡出男女有七。存者六人。亦皆引避出門。而紀常母子。所遭尤苦。索居於虎丘山塘之養金園。園故沈氏別墅。距家逾五十里。兵燹之後。鞠爲茂草。荒煙矮屋。母子婆婆其間。以樵采爲生。紀常遂失學。短鎌長鋤。與阿母共苦辛矣。兄年弱冠。稍能筆墨。偶或入城傭書。弟方九齡。初猶未能操作。苦力之事。紀常實先任之。紀常固富家讀書郎。胼手胝足。何以堪此。嘗與幼弟擔糞。以破甕灌蔬。灌訖濯之於河。失足而溺。江闊水深。道無行客。幸幼

弟有急智。投以擔糞之竹。得不沒。身抱痞瘡。風霜侵蝕。數年不治。而操作如故。餽粥不繼。絕食者屢。當紀常母子見迸時。寢中什物。欲携以自隨。黃假家長命要於門而索之。猶慮隱匿。乘閒至虎丘追索淨盡。故一窘至此。初定月例若干。黃故細其數。後且絕之。颺生公未能知也。紀常偶歸省不得面。故無由通。居八年。颺生公卒。重耳在楚。夷吾居秦。易簣時惟黃及黃所生子女數人而已。搜羅既畢。然後發喪。親長議召還出亡公子。而紀常母子乃得與嫡出諸昆之在外者同歸。是時故居已遭回祿。家境稍不如前矣。嫡長兄廷鏞主持家政。相安無事。越一年兄廷錫以病歿。猶未有室也。又二年母張氏歿。紀常天性純篤。且經患難。悲母之不能共安樂也。常有風樹不寧之歎。是年卽分爨。煢煢哀苦之紀常。乃與季弟相依。思立門楣。以慰母氏。但產猶未析。半年以內。僅受嫡長兄支配銀圓數十枚而已。經營婚事。力何能逮。乃稱貸於戚黨。而嫡長姊王金實有力焉。凡此皆余聞於紀常與王金姊者。分爨之明年春二月。余始來歸。見其面目黧黑。形容憔悴。蓋知憂之深也。初不解其鬱鬱者何爲。第用度殊窘。余隱察之。雖勸慰無以解。素謹小艱難困苦之餘。驟負重逋。無一日能排此心胸矣。五月閒議析產。諸兄弟力爭厚薄。君獨恂恂不言。悉聽親長之公斷。或勸之

爭默然不應。其讓德如此。是年逋負猶未盡得償。越歲季弟廷鑑困疾半年。頻危者數。紀常日夕看護。不恤勞悴。每至黎明始入寢稍憩。弟病少瘥。而余又中疫且瘧。君自此疲矣。偶感時疾。臥十日而無救。時壬寅七月二十五日也。生於丙子八月二十八日。存年祇二十七歲云。聘室朱氏。同邑靜卿公女。余胞姊也。余爲其繼。俱無出。余所不知者。弗敢贅焉。

朱氏曰。君少而失學。長多憂患。足步未穩。遽致夭凶。故落落無所表見。以余不文。又何足以稱之。然君所自述者。吾不忍沒。吾所見聞者。尤當表揚之也。勞苦如君。疇能無慟。樵薪之鐮。其握手處剝落至一指之細。余來時猶儲於室也。余嘗病。君爲余伴。一指苦麻木。示余曰。君知此指所以然歟。往在山塘。母及兄弟俱病。幸三哥知醫。時亦流寓於蘇。親來診視。吾乃入城買藥。遠幾十里。以一指鉤三劑。歸途瘧作。戰顫而行。比至家。則麻絲深陷指肉中。而一指自此不良矣。三哥者。君嫡次兄廷鐘也。至若析產不爭。視病不懈。雖骨肉常情。其過人遠矣。偶與余寧母。不三日而念其弟不置。急欲歸。嗚呼。非天性篤厚者。其孰能之。

張積中傳

胡韞玉

張積中。奇男子也。以講學聚徒至數千人。肉食者誣以叛逆以死。今四十餘年。無人敢道其姓名。夫磊落奇偉之士。處專制政體之下。非特當時不能獨行己志。卽身後之名。亦幾與眞叛逆者等。不肯掛諸齒頰。可不哀哉。余乃本諸舊聞。復博采私家記載。而爲之傳。當亦士君子所樂聞也。按張積中。字子中。揚州人。慷慨多大畧。讀書有文名。好佛法。嘗以行善勸人。從之游者甚衆。先是有周星垣者。客揚州。講性命之學。其四書五經。別有注解。非漢非宋。大約以致用爲本。積中聞其學。甚喜。執贄稱弟子。旋卽盡得其精蘊。是時吏治日壞。盜賊所在蜂起。積中憤帖括之學。必不足有爲於世。遂力發揮其學。而光大之。一時士人。高積中行。又驚其才。從學者日多。會大平天國起東南。天下雲擾。積中遂遯居山東之黃崖山。黃崖毗連泰山。支峰直達孝里舖。跨常清肥城之郊。山勢險固。人跡罕到。積中疊石爲塞。置守禦具。以備盜賊。從之居者。漸至八千餘家。積中陰以兵法部署之。而衆皆樂從。顧積中雖居黃崖。然日以講學爲事。其學說之精者。言儒者通性命之理。將以致用也。臨大事。不能有濟。此迂儒弗知性命者也。又言易稱后以財成天地之道。何以聚人曰財。此羣聖發微之秘旨。非世儒所能曉也。齊魯多慷慨激昂之士。聞積中講學。皆負笈擔簦。自遠而至。積中

乃立課程。設講壇。著書立說。欲以其學起士人萎靡之習而振之。顧當時學術敗壞。士子讀書者。以八股爲文章。以講章爲聖經。驟聞積中異說。喜而從之者固多。怪而駭之者亦不少。議論紛紛。疑積中爲邪教。有司欲立功。目黃崖爲通逃藪。會青州府首縣漢軍某。獲異言異服者數人。訊之。供言奉張七先生令買馬。而宜都知縣某。復獲數人。供亦如之。乃各飛稟至省。時閻敬銘爲山東巡撫。得稟大驚。適山東候補道某。其子在省娶婦。其婦翁亦道員也。成婚甫三日。某子欲遠出。婦怪問何事。某言赴黃崖聽張七先生講書。婦恚曰。新婚未幾。乃卽遠離。何無人理耶。某曰。張先生約束嚴。不可不往。婦愬諸父母。因共疑婿爲邪教中人。父尙猶豫未決。母曰。汝已誤將女適匪人。今不速發。將滅門矣。乃張皇其詞。以稟巡撫。於是積中叛逆之證據益確。閻遽欲興兵勦之。時丁葆楨爲山東按察。白閻曰。張之子實在省爲候補知縣。觀其爲人循謹。其父亦必非謀叛者也。請令其子速赴砦。招其父至省。毋遽發兵。閻良久始許之。允予限五日。丁卽傳張實。告以將滅門狀。實伏地叩頭大哭。丁曰。無懼。可速於五日內招爾父來。則可無事。實卽飛馳至砦。勸積中往省。積中曰。吾講學有何罪。若輩乃欲媒孽我耶。貪黷官吏。欲借此以興大獄。爲立功地。我若往。彼輩鍛鍊周內。何

求不得。卽幸而事得解。乃公肯以磊磊落落之身。低首下心以乞活耶。汝輩懼。可自往也。實跪請之不已。積中怒曰。積中此生。決不履公庭。必欲積中出者。積中出而就死耳。積中亦丈夫也。伏劍而死則可。桎梏而死則不可。積中以身殉學矣。何出爲。聲色俱厲。是時撫藩在省。待張實七日不至。閩詢丁。丁不能復爲地。外間謠言益厲。遂命總兵湖北人王某。記名提督湖南人王某。道員湖南人王某。率大兵往勦。破砦而入。積中舉家自焚死。官兵大肆淫掠。死者萬餘。此清同治五年十月六日事也。砦既破。而未得謀反實據。閩乃責三王曰。汝輩皆言謀反是實。今奈何無據。若三日不得。則殺汝輩。三王急。最後搜得戲衣一箱。命營中七縫工補治之。卽以此爲據。復殺縫工以滅口。由是諸在事者。皆如剿匪例以論功云。

樸庵曰。中國之學。自漢以還。非瑣碎卽空虛。無當實用。積中聚徒數千人。講學以致用爲本。而數千人皆奉約束如命。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積中旣認以叛逆死。其書盡遭焚燬。惜哉。嘗聞父老言。其同學之人。愛力極堅。信道甚篤。今日人心渙散。道力薄弱。世亦有豪傑之士。繼積中而起者夫。

鄭玉堵傳

鄭澤

鄭玉堵。字山韜。長沙人也。幼孤廢讀。以勇力跌踢鄉里。人無敢忤。家財豐饒。奴僮數十人。悉勒爲部伍。立旗志訓練。市井無賴爭歸之。所爲橫恣。會村人某疑鄰叟攘其鷺。以質玉堵。玉堵素善某。遽爲召叟至。列仗坐中庭。詰責不服。笞之數百。叟大恚恨。旣釋。攫旗去。將證其諸不法事於官。玉堵驚。馳家奴狙城東北門。要叟獲其旗。自是稍悟。更折節交歡正人。以賞爲江西萬載縣巡檢。萬載有劇盜。保聚山谷間。屢捕不獲。玉堵至。則自請平之。率家奴掩至山寨。羣盜方會食。卒出不意皆失色。惟盜魁奮欲接戰。未及出。則遇玉堵橫刀來。盜魁叱曰。吾寨主某也。何來投死。玉堵大怒。卽前格墮其刃。擒之出。擲地命左右縛之。復迅入搜餘賊。比至。杯盤狼籍。室空無人。唯庭柱大數抱。中微有聲。玉堵知餘賊氣餒。必匿此翼免。乃悉召家奴入。命尤勇者梯探柱隙。盜窘甚。急躍。双傷奴腕。奴顛。玉堵以手拭其傷。血頓止。復命曰。上。於是盜大驚。以爲神。出拜曰。吾等亡命數十年。未嘗遇勁敵如公者。今唯有束手就縛。唯公生死之。玉堵乃火山寨。執群賊歸報。以功擢知縣。當盜魁抵戰時。實悍甚。雖就縛。然玉堵亦嘔血數斗。用是致疾。未及任事卒。玉堵清乾隆時人。

鄭澤曰。玉堵爲余疏屬祧祖。聞家長述其事。未嘗不歎爲古任俠之流也。莫布吳漢

李勣諸人。剽竊椎埋。大千世禁。然其後雲蒸龍變。名垂竹帛。功昭旗常。以玉堵之不軌於法。猶未及諸人甚也。使天假之年。其名聲勛烈。詎可量耶。昔周處以鄉曲無賴。一言感動。斬蛟射虎。效死西羌。若玉堵者。庶幾近之矣。

書王僕

沈昌直

僕王姓。無名。分湖濱絳田人也。性耿介。嘗爲人舁柩。偶欹側壓其身。傷及腰。其家感甚。具資使之治。僕皇然不安。却之曰。吾自不慎耳。甯以是累人哉。卒不受。歸典衣物求醫藥。久始少瘥。後腰間時時作病。不以爲苦也。其姊家殷實。數招之。不往。曰。吾儕小人。食力自苦。分也。仰蔭於人。何爲哉。去爲傭保於外。嘗從人渡江至鹽城。泛海經天津入京師。都中人習猥巧。僕忠誠樸摯。一率其常。人相聚笑之。以爲怪物。歲辛亥。來蘆墟學校中。凡諸勞重。以一身任之。諸人憫其勞。酬之豐。却不獲。卽分與他僕。使之平。勸其少息。面唯唯。旋勞動如故。一若非是。卽心有不安者。諸僕惡其獨以勤著也。嫉之甚。時挪揄焉。僕亦自以賦性孤特。與人落落不相合。屢求去。或欲厚其俸留之。僕笑不答。去之日。猶在校西梅園。斬惡樹。大暑烈日中。汗浹背。荆棘傷手。血斑斑作點。不顧也。

沈子曰。直道之難行久矣。僕尙斷斷守此。其不容於人也宜哉。晚近人心日下。求一稍近古道者。良不易覯。不得之士大夫。而得之僕隸下人。其亦禮失而求諸野之意歟。以是知田夫野老。傭販牧豎之間。不雕不琢。獨具至性者。當尙有人。而惜余未得遍見之也。世每以職之貴賤。第人高下。庸詎知貴者未必高。而賤者未必下乎。若此僕者。僕其身耳。以余之迂拙。猶自謂遠不逮之。嗚呼。是可傳已。

紀大刀王五事

李岳瑞

大刀王五者。光緒時京師大俠也。業爲人保鑣。河北山東羣盜咸奉爲祭酒。王五因爲制法律約束之。其所刼必賊吏猾胥。非不義之財無取也。己卯庚辰間。三輔刼案數十起。吏捕逐不一得。皆心疑王五。以屬刑部。於是刑部總司獄事兼提牢者爲溧水濮青士太守文邇。奉堂官命。檄五城御史。以吏卒往捕。王所居在宣武城外。御史得檄。發卒數百人圍其宅。王以二十餘人持械俟門內。外數百人者。皆弗敢入。第躍呼示威勢而已。會日暮。尙不得要領。吏卒悉散歸。旣散。始知王五不知何時亦著城卒號衣。雜稠人中。而官吏不之知也。翼日。王五忽詣刑部自首。太守詔而詢之。則曰。曩以兵取我。我故不肯從命。今兵旣罷。故自歸也。詢以數月來刼案。則孰爲其徒黨。

所爲。孰爲他路賊所爲。侃侃言。無少遁飾。太守固廉知其材勇義烈。欲全之。乃謬曰。吾固知諸刼案於汝無與。然汝一匹夫而廣交游。酗酒縱博。此決非善類。吾逮汝者。將以小懲而大戒也。笞之二十。逐之出。歲癸未。太守出河南南陽知府。將之官。資斧不繼。稱貸無所得。憂悶甚。一日。王五忽來求見。門者却之。固以請。乃命詔入。入則頓首曰。小人蒙公再生恩。無可爲報。今聞公出守南陽。此去皆暴客所充斥。非小人爲衛。必不免。且聞公資斧無所出。今携二百金來。請以爲贐。太守力辭之。且曰。吾已得金矣。五笑曰。公何欺小人爲。公今晨尙往某西商處貸百金。議不諧。安所得金乎。無已。公曷署券付小人。俟到任相償何如。至於執羈勒。從左右。公卽不許。小人亦決從行矣。太守不得已。如其言。署券與之。遂同行。至衛輝。大雨連旬。黃河盛漲。不得度。所携金又垂盡。乃謀之五曰。資又竭矣。河不得度。奈何。五笑曰。是錢錢者。何足難王五。言畢。乃匹馬腰佩刀。絕塵馳去。從者嘩曰。王五往行刼矣。太守大駭。劾皇終日不能食。薄暮。五始歸。解腰纏五百金置几上。太守正色曰。吾雖渴。決不飲盜泉一滴。速將去。毋污我。五啞然大笑曰。公疑我行刼乎。王五雖微。區區五百金。何至無所稱貸。而出此乎。此固假之某商者。公不信。試爲折簡召之。卽書片紙。令從者持之去。次日。某

商果來。以五所署券呈太守。信然。太守始謝而受之。五送太守至南陽。仍返京師。理故業。安曉峯侍御之戍軍台也。五實護之往。車馱資皆其所贈。五固與譚復生營。戊戌之變。五詣譚所。勸之出奔。願以身護其行。譚君固不可。乃已。譚君既死。五潛結壯士數百人。欲有所建立。所志未遂。而拳亂作。五遂罹其禍。

記穆珠索郎事

濮文曦

四川之有土官。蓋古諸侯遺制也。轄番民。國其土。世其官。政教號令。皆與諸夏異。穆珠索郎者。土官之傑出者也。屬理番廳。有番衛數十萬戶。地產珍寶。富且敵國。凡爲理番同知者。往往下交焉。以納寶貨。曾蜀寇藍李之亂。副將李將軍討之。檄土官助戰。穆珠索郎勇所向。輒有功。賜二品武職服以歸。歸而驕甚。數虐其民。民多怨之。穆珠索郎有小妻。美而才。家事皆畀焉。家有珠冠。光采璀璨。緣飾皆文玉。直鉅萬。世以傳冢妻。穆珠索郎欲賜小妻。冢妻不肯與。由是相惡。適吳大夫爲理番同知。艷土官富。益下交。約爲兄弟。誓生死。冢妻使人私於吳曰。苟能爲我去小妻者。我能以珠冠勞之。吳大夫心動。留其使。中夜召之密室曰。以狀來。但謂土官謀反者。其可乎。冢妻故番人。不知謀反之當族也。喜而從焉。吳遽上變於成都。成都距廳五百里。往返六

日而獄具。穆珠索郎不知也。時李將軍以兵駐理番。大吏飭就近圖之。吳以狀示李將軍。李將軍歎曰。穆珠索郎誠驕甚。然數從我於兵役。我固知其不反也。殺人以媚人。吾弗能爲也。拂衣竟去。吳大夫懼。乃謀飲穆珠索郎酒。將伏衆禽之。期有日矣。以告守備樊某。且許之賂。求助焉。樊曰。殆矣。穆珠索郎勇。井研之戰。徒手一呼。輒搏殺數十百人。強寇皆僻易。事不集。子其死矣。旣而曰。事苟集。子得其寶。我取其小妻。吾爲子圖之。可無用衆也。蓋樊亦穆珠索郎之故交也。嘗闕其小妻。萌異志久矣。乃謀而出。華夷之界有鉅溝。奔流澎湃。行人阻絕。僅木橋道焉。穆珠索郎赴吳氏飲。乘駿馬。衛者數十人。馬及橋輒止。鞭之遂反奔。凡三易馬。皆不進。俄樊騁而至。亟招之。遂徒行過橋。樊請問謂衛者。曷姑歸。偕趨山後。囁嚅久之。而故曳其謀。穆珠索郎猶未信。登山以望。則旂矛叢集。而橋毀矣。樊曰。彼人衆。不可逞也。不如逃之。遂以入民家。訥諸櫝。匿之。且加鍼焉。未幾吳大夫至。命衆矛殲諸櫝中。遂與樊率衆架木渡溝。掩土官宅。無少長。盡禽以歸。而免其小妻。吳大夫取珠冠先反。運寶藏者三百人。日往返三。凡二日乃盡。樊欲以小妻歸。辭曰。苟許我三事。惟命是聽。不然。請死。樊曰。三事若何。曰。主君由我而死。願設位以哭之一也。妾將終身事君。聽妾爲三日服。君勿強。

焉。二也。妾固屬君矣。然禮不可以不備。君能爲我親迎乎。三也。樊許諾逮三日。小妻陰召土官之黨。伏諸室內。樊入逆驟起。猝而殺之。以其首祭穆珠索郎於位。既徹。小妻曰。君主由我而死。我何忍負之。亦自殺。吳大夫錄囚無少長。駢戮之。以滅口焉。穆珠索郎有遺男。僅七歲。將就戮矣。有勇士突出人中。負之以趨。當者輒靡。遂亡去。獄上。李將軍坐黨反。叛人論戍。樊以死事獲卹典。吳大夫遷官。既而以寶貨授妻弟。掘戰運歸。妻弟挾而他往。並珠冠亡焉。嘗獻某大吏玉菰一株。素根而翠榮。菰心微赤。雕鏤絕精。人猶識之曰。穆珠索郎家物也。

采恭勤公遺事

李岳瑞

渾源栗恭勤公毓美。道光朝名河臣也。少時狀貌英俊。家貧。將廢學。業師某明經賞其慧。却脩脯而留課之。與其子共讀。明經一女。甚端麗。屬意於公久矣。未之發也。比鄰某富室子。亦請業於明經。公與明經子同室。而以對屋處鄰子。鄰子窺女美。數求昏。明經既屬意公。則峻却之。鄰子懟而辭婦。一夕。公與明經子飲。明經子醉。臥公榻。撼之不醒。遂易榻臥。次早公起。則明經子臥血泊中。視之已喪元矣。駭極而號。明經奔視大痛。疑公所殺。控之官。縣令察公不類殺人者。而一時不得主名。獄不能具。因

長繫之。鄰子闢公入獄。仍以厚幣求婚。擇日迎娶。琴瑟甚敦。年餘生一子。一日醉後笑向女曰。曩時不能出辣手。胡以得君爲妻。第苦若兄耳。女大疑。因窮詰之。某自悔失言。堅不肯吐。女曰。但實言。今既偕伉儷矣。何諱爲。某始自承殺人狀。蓋某久歎公計非殺之。不能得女。是夕瞰兩人酒醉。因持刀越牆而入。暗中摸得公榻。徑斷其首而出。不虞兩人之易榻也。女聞言。夷然如平時。越日乘某出門。取懷中兒絞殺之。而詣署鳴冤。令詢得其狀。亟捕某至。一訊而伏。立出公於獄。女慨然謂公曰。身旣被辱。義不能復事君子。君他日名德必昌。幸自努力。袖中出利刃。遽自剄死。公得釋。明年補博士弟子。以拔貢官東河知縣。洊至河督。公貴後。感女義。誓不再娶。得美玉。雕女主。恒佩之。數十年無須臾離。及官河督。以巡工夜宿吳家屯。遽感暴疾。地方官吏聞耗。亟來視。已不能言。數引手指其胸。探之。得所佩玉主。乃悟其意。欲以爲殉也。領之始瞑。初河隄用石爲之。而兗豫間無大山。輦自數百里外。勞費百倍。及公蒞任。奏改用輓。歲省費以數十萬計。至今民尸祝之。

田文鏡之幕客

李岳瑞

田文鏡在雍正朝爲河東總督。得君之專。與李敏達鄂文端爲鼎足。一時大臣無與

倫比。世傳其幕客鄔某。事頗奇特。因撮記之。鄔某者紹興人。習法家言。人稱之爲鄔先生。文鏡之開府河東也。羅而致之幕下。鄔先生謂文鏡曰。公欲爲名督撫耶。抑僅爲尋常督撫耶。文鏡曰。必爲名督撫。曰。然則任我爲之。公無掣我肘可耳。文鏡問將何爲。曰。吾將爲公草一疏上奏。疏中一字不能令公見。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鏡知其可恃也。許之。則疏藁已夙具。因署文鏡名上之。蓋察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爲世宗元舅。頗有機幹。世宗之獲當璧。隆科多與有力焉。旣而恃功不法。驕恣日甚。上頗苦之。而中外大臣無一敢言其罪者。鄔先生固早窺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疏上。隆科多果獲罪。而文鏡寵遇日隆。已而文鏡以事與鄔先生齟齬。漸不用其言。鄔先生憤而辭去。自此文鏡奏事輒不當上意。數被譴責。已使人求鄔先生所在。以重幣聘之返。鄔先生要以每日餽銀五十兩始肯至。文鏡不得已許之。鄔先生始再至大梁。然不肯居撫署中。辰而入。酉而出。每至見几上有紅箋封元寶一錠。則欣然命筆。一日。或偶闕。卽翩然去。文鏡蓋嚴憚之。聖眷漸如初。是時上亦知鄔先生在文鏡幕中。文鏡請安摺至。有時輒批朕安鄔先生安否。其聲動九重如此。鄔先生一身客大梁。無妻妾子女。每日所得之五十金持之歸。或以施振貧乏。或劇飲妓館中。必

不留一毫忽。至次日也。後文鏡卒。鄔先生去大梁。他督撫聞鄔先生名。爭以厚幣聘之。而竟不得所在。久之。或言鄔先生已被召入禁中矣。

羅孝子事畧

林紓

羅孝子名義進。字孚高。閩縣之觀音井人。隆寒一褐。不蔽兩脛。脛凍則綴敗絮於褐下。狀若裳者。案置一盂。糲屑鹽豉雜菜根實其中。一日再哺。咸取以佐飯。父年八十七。自獲孝子之養。所御恆有新衣。烹飪之事。必出孝子之手。羹饌佳餌。孝子恆多方羅致。以供其父。孝子所居室。以厚楮榜壁。紀進膳晷刻。不差案黍。父所常御燒魚。燂肉之類。備列無漏。父年老。飯益健。孝子侍側。頤動眉肆。若自饗者。父食稍減。孝子退亦弗食。如是三十餘年。同治戊辰。父患目疾。結厚障。西醫將啟以刀。孝子大啼。父卒就西醫館。啟其障。孝子曰。載珍膳。卽館哺父。夜復卽牀下宿。更盡數起。歷百有五日。疾愈。孝子同懷兄二人。均有子。孝子壯時。嘗佐人貿遷。受直。儲微貲。父將爲之娶。孝子語人曰。兩兄所獲。僅庇其孥。我娶。父安得養。我終不以婦人奪父之養也。苟大宗勿廢祀。我寧爲其不孝者。故孝子終身鰥。甲午。父目疾復作。孝子策父年高。不可更卽西醫。乃五更起。以舌舐父目。旣設案庭心。搏頰籲天。遲明始已。凡二十四閱月。而

孝子病。先是孝子有足疾。常患脛癰。至是家人戒孝子勿夜起以增困。孝子曰。父愈我病。庸何傷。疾幾猶即枕上。禮佛弗輟。乙未某日。孝子卒。年五十有三歲。孝子晚年。屏落世事。專以養父爲急。恒於父前作嬌昵。父年高。亦忘孝子之歲。以爲尙三十許也。嘗曰。吾子三十矣。未娶奈何。嗚呼。孝子之志事。可謂苦矣。乃前父而死。不竟其養。吾聞其死時。猶喃喃呼其父也。

書楊孝子誅仇事

林紓

楊孝子滂。閩縣之龍柄鄉人。父某見戕於族人俊。孝子訟之九年。時有鄉居進士某左右俊。乃不復論抵。會赦得出。孝子號泣。思狙殺之。而俊躊捷善鬪。累嘗不得近。乃以刃自隨。又二年。始遇之族父家。孝子遽以刃進。俊疾格。刃脫腕而飛。俊更拘孝子。創甚。謀俊乃益劇。一夜偵俊飲於許氏。歸途出狹巷中。孝子被髮焚香。向柩而哭。合從弟四人。俱出遮俊。俊被酒逡巡。蹈孝子伏中。伏發。俊以手格刃。斷指猶健進。時微雨滑逕。孝子與俊俱仆。俊伏孝子上。孝子呼曰。衆來。伏吾上者仇也。但斫勿刺。衆交刃之。俊死。孝子無恙。余曰。狹路搆仇。主客皆仆。衆多刃集。能以智自全。仇仍得復。紳識之。湛。楊子可用以行軍矣。

虞初近志卷四

安吳胡寄塵編

香倩傳

闕名

香倩者。粵東警姬也。色藝佳絕。惟雙目俱瞽。其假母虐甚。稍不懌。鞭扑交至。香倩受之。無怨詞。附城某村。有富室娶婦者。召警姬度曲。以娛賓客。香倩至。夜已深矣。歌喉一轉。餘音繞梁。燈影容光。互相輝映。主客皆色授魂與。然鄉多盜。主人命健者守村外。忽一人奔入。報盜至。座客大驚。主人命鍵門。持械登望樓以備盜。盜凡數十輩。攻門垂破矣。主人呼客與僕從曰。賊衆力不敵。速從後戶遁。勿撓賊鋒也。倉卒間。有呼警姬偕逃者。姬笑曰。公等力不勝賊耶。有助我者。我當爲前鋒以破賊。言時。門已破。賊衆咸入。羣客不及逃。匿屏後。穀竦不已。有胆識稍壯者。扃屏扉。穴而窺之。一賊先刃指姬。問主客何在。姬不答。賊近。姬奪其刃。足畧起而賊仆矣。數賊方攻屏扉。聞仆聲。急返視。咸奔姬。瞬息間。賊皆仆地不能起。餘賊繼進。繞姬數匝。姬舞刃。光霍霍。不辨人影。客有能武事者。咸出助鬪。鄉勇繼來。賊三四十人。無一免者。姬旣畢戰。喘息

不已。衣袴上血猶泔泔然。遍體無一創處。主人厚謝之。且詢其能禦盜之故。姬泣曰。妾武世家裔也。某年父母姊弟皆染疫死。妾慟甚。淚流成血。又失調養。遂傷目。旋爲匪人所掠。墮火坑中。六年於茲矣。幼時得傳父技。至今不忘。然未嘗一試用也。人曰。若目盲矣。胡能爲技。姬曰。盲於目。不盲於心。且手法猶在。故操勝算。人曰。若既嫻於技。胡甘受假母虐。姬曰。彼雖虐。養母也。衣食咸取之。敢違其命耶。且妾目盲。失醫藥耳。倘延殘喘。或幸得遇淑人。更求良藥。安知不復見天日乎。主人感姬之德。出重資爲之脫籍。且聘名醫療其目。卒得復明。亦異事也。

紀山東女盜事

閩名

山東素多盜。故行旅多戒嚴。清同治間。濟南某令。奉大吏委。解餉入都。遂出平原。宿於村市。解裝後。旅舍無聊。乃命呼羣妓至。共四人。中一衣青衣者。年約二十。豔絕儔輩。應對亦柔婉有致。而神色間凜然若不可犯。令奇之。乃揮三人去。獨留青衣者。酒酣。乃與女話身世之感。女殷殷訴其墮落風塵之故。絕淒楚。令亦爲之歔歔。慨然嘆曰。人生淪落。豈獨汝輩爲然。吾作吏者。亦復如是。恨不能脫棄耳。女熟視令久之曰。客何言。客爲貴人。衣錦甘肥。福正不淺。何得與賤妾並論。令笑曰。汝但見官吏之表。

耳。奴顏婢膝。趨侍上官。何殊於妓之側媚取悅。且長官去留無恒。來者性情匪一。屬吏之苦於迎送揣摩。正與北里生涯相等。苟有餬口貲。孰樂爲此。如吾今負重任入都。脫有不幸。生命且不保。是更不如汝輩尙得優悠自活矣。女聞言。爲之俛首興嘆。令感慨牢騷。不能自己。益縱飲。且大言曰。吾少讀書。每心嚮往於古人豪俠之事。世無虬髯黃衫其人。吾志終不可達。今夕與汝所言。雖無嶽奇魁偉之辭。然相對以誠。略抒抑塞。視朝夕酬酢于衣冠傀儡之場。已足快意。百年旦暮。再見無期。今夕之樂。曷可去懷。言已狂笑。且飲不已。女至是色微動。及夜闌酒盡。北風怒號。鐙燭無光。紙窻作響。令乃起曰。吾醉矣。卿可歸。女愕然曰。客非已付夜度貲乎。何忽令吾去。妾雖操賤業。固不能妄取也。令笑曰。吾所以留汝者。因見汝貌有奇氣。今果非常妓。何敢唐突。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卿更毋以俗士目我。因起送女出。開門則嚴風剌骨。雪深沒踝。令乃脫身上裘付女曰。卿弱質不耐寒。可衣此去。去家遠否。當呼旅舍中人送之。女固辭不肯衣。令但曰無傷。且呼僕起送。女搖手止之曰。客能解衣衣我。安敢不以實告。妾此間盜首也。假妓之名。藉覘過客之有無。遇囊橐豐而行不義者。則號召徒黨。刦之於途。言次出一匕首示令曰。此刃蓄以毒藥。殺人未嘗漂縷。曩之呢我者

皆報以此。過客之飲刃者不知幾何矣。故雖爲妓。實猶處士。令初所爲。本佯狂作名士氣。初不意爲盜魁。至是乃瑟瑟股栗。不能一語。女笑曰。感君之誠。故以實告。豈復有他意。閱人已久。未見伉直如君者。蒙不棄引爲知己。當有以報。歸去遣人送一旗至。但懸之車上。雖遇暴客。不敢驚動。至津當有人來接。卽付之。毋失信。言已遂去。無何一壯夫來。歸令衣。并付一小旗。令乃懸車上。呼僕役起行。僕力阻。謂天未明。前途正盜窟。何可携重貲嘗試。令不聽。促之益急。僕與御者交相怨語。逆旅主人聞之。亦來勸阻。令微笑。不置一詞。及御者駕車。忽覩旗。大驚喜曰。客從何處得此。不啻勇士千人。行復何傷。逆旅主人亦大驚。詰令出處。令笑置之。遂行。沿途果無所擾。卽有盜。但望見旗。卽遠引去。未至津數十里。有健兒數十人來迎。偕令至一村市。張筵宴客。備極敬禮。令亦委蛇進退。不敢發一語。席終爲首者索旗去。且曰。此物已數年不覩矣。非黨中要人。未易得。此客必吾首領至戚也。令但唯唯。健兒等乃爲令設榻。辭去。次日。復設讌送別。令至京。赴部交納後。還至津。覓諸健兒。不遇。至平原。復訪女。已不知所往矣。

王良梧。貴州平越府人。設逆旅以待四方之客者也。時有劉宏甲者。字天繩。山東單父人。父具瞻。官雲南澂江府經歷。宏甲與弟宏基。奉母趙氏家居。俄而滇亂。音問久絕。及寇平。道復通。宏甲請於母曰。宏基可任子職。兒將往求父。願勿以兒爲念。乃挈一僕以行。越二月。至平越。所主卽王良梧逆旅也。而宏甲與僕俱病。數日。僕竟死。宏甲伏枕痛哭。不知所爲。良梧聞哭聲。哀之。詢其故。曰。若孝子也。若好將息。南行之事。吾當爲若謀之。於是良梧爲營葬其僕。又數日。宏甲病稍差。乃問良梧曰。君前許爲吾畫策。此間寧有人可共緩急。與俱之澂江者乎。良梧唯唯。有間。又問。良梧乃曰。君以孤弱入不測新定之地。而欲求可與俱者。此非他人所能任也。所能任者獨吾耳。宏甲頓首謝。乃以酒酌地。約爲兄弟。遂共發平越。是時所在土寇蠶起。城堡咸戒嚴。往往至暮不得宿處。則露宿草莽間。皆以良梧護持得無恙。又遇盜於大哨坡。脅以刃。宏甲泣告以尋父事。盜乃悉取其所齎金。曰。憐汝孝。還汝衣被。免汝以寒凍死。而良梧所分齎金。則以智匿得全。卒資以達澂江。而澂江經歷已更數員。詢之舊胥。則曰。若翁今在永昌矣。宏甲念更當西行二千餘里。辭良梧。良梧曰。爲德不卒。非夫也。行耳。及至永昌。始知其父實在騰越之畛頭鎮。自永昌至騰越三百餘里。自騰越至

峴頭又二百餘里。瀘水出其東。緬甸八百媳婦。皆在其北。殆非人境也。良梧竟與安甲俱至峴頭。達其父具瞻所在。具瞻方爲贅婿於張氏。乃以張氏俱歸。良梧復從行至鎮遠而別。

野史氏曰。余觀前清國初諸老文集所載孝子尋親事夥矣。夫父子天性也。然跋涉萬里。出入虎狼盜賊間。上崢嶸山。踰深溪。蹶穿膝暴。以求其親之所在。世已以爲難矣。乃以逆旅之人。哀憐其孝。相從俱往。愈求愈遠。而卒不舍去。竟與俱歸。嗚呼。苦王良梧者。可謂義士矣。

記陳確和本初事

闕名

陳確。字繹思。江寧人。其父官長沙之湘鄉。遂家焉。確爲人尙大節。不治生。工詩文。所居一茅廬。書數卷。竹數竿而已。有和本初者。本北人也。傳者失其郡邑。其父以守備官楚中。而本初遂爲善化縣學生。確與善。旣而本初爲粵東一縣令。延至幕中。時確方客游永新。本初謂令曰。吾有友陳繹思。在永新。久不相見矣。公許我迂道訪之。則從公往。不然請辭。令諾之。中途易小舟。逶迤入永新境。未至。墮水死。確在永新。意忽忽無聊。移寓蕭寺。日買酒爛醉。醉輒賦詩。搖筆如飛。或拔劍狂歌。呼平生諸故人姓。

名人皆以爲狂。莫省其故也。俄而本初計至。確疾走至其所。撫棺大哭。氣幾絕。家人救復甦。有間曰。本初爲我死。吾何復求活。吾從吾友地下耳。不食數日亦死。野史氏曰。朋友爲五倫之一。世之悠悠者。奚足言朋友哉。若陳與和。可謂死友矣。雖羊左何以尙茲。

玉兒傳

闕名

李重華。滿清時江左諸生也。某年赴北闡時。都下樂部中有李玉兒者。色藝雙絕。名冠梨園。達官巨賈。或執袴兒。如蠅蚋趨羶穢。日相徵逐。他人惟凝睜而望不敢近。欲登其堂。必執贄。贄不豐。相接亦落落。茶一盃。寒暄數語卽退。不能腆顏久踞賓座也。生偶過歌樓見之。神魂飛越不能制。思與携手道欸曲。而客囊羞澁。莫盡絲薄。惟日携杖頭錢。往院中觀演劇。久之贄盡。典質亦空。不能作顧曲周郎矣。因訪其居址。日伺門外。每登車時卽先於其所往候之。如是半年。玉兒竊怪於中。欲詢之而未發也。一日大雪瀰漫。赴顯者之約。元陰晝晦。衢路人稀。而平日之躑躅道周。耽望顏色者。又衝寒冒雪。侍立於側矣。玉兒問曰。君何爲此。生淚潄潄下。嗚咽不能語。邀之入室。叩知其故。玉兒笑曰。君旣讀書。當思奮迹雲路。以圖進取。不宜妄自菲薄。墮落至此。

雖然。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足下我之知己也。請爲君作居停主人。勉供膏火。復理舊業何如。生唯唯。適某顯者誕日。玉兒屬生賦詩百首以進。時祝嘏者聯篇累軸。而名作獨推生。顯者大悅。由是玉兒益愛敬生。聯牀語夜。隔座啣杯。凡可以娛生意者。靡不盡。逾年秋闈報捷。繼登進士。入翰苑。重華屬扈。醉撫玉兒肩曰。余向者喪志落魄。幾墮泥塗。微卿何有今日。敢叙雁行。用答高義。玉兒因呼生爲兄。凡平日相與往來之達官巨賈。及紉袴兒。皆謝絕不復與通。後生出知某州。旣典郡。自簿書外。皆玉兒一人總持之。相從數十年。交情不替如一日。重華死於官。復經紀其喪。撫其幼子若猶子焉。嗟乎。天下目優伶爲至微極賤者。不可勝數。殊不知伶界中。乃亦知有知己之感。引手窮途。且遇有懷才不偶。衣敝履穿之士。敬奉之不敢忽。若預料其能發迹于異日者。其卓識有超出於尋常之外者焉。孰謂伶人也而可忽諸。

三先生傳

梁啟超

陸子曰。我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敗超始學於南海。卽受此義。且識之曰。識字良易。做人信難哉。又曰。若不行仁。則不得爲人。且不得爲知愛同類之鳥獸。小子持此義以學做人七年。而未敢自信也。子絕四。終以無我。佛說無我相。聞之

古之定大難救大苦建大業造大福度大衆者。於其一身之生死利害毀譽苦樂。茫然若未始有覺。而惟皇皇日憂人。於人之生死利害苦樂憂之如常。夫自憂其身也。是之謂仁。是之謂人。憂其親者。謂之孝子。憂其君者。謂之忠臣。憂其國者。謂之義士。憂天下者。謂之天民。墨子謂之任士。佛謂之菩薩行。無所爲而爲之者。謂之安仁。有所爲而爲之者。謂之利仁。學而能者。謂之強仁。天下古今所謂孝子忠臣義士者。亦數數見。大率則利仁強仁十八九焉。夫旣亦仁矣。利焉強焉何害。獨惜論世之士。於利焉強焉者。則津津道之。於安焉者。則莫或知之。卽聞其名。與其行事。亦若無足輕重。置之而已。以吾所聞三先生者。其行孔墨之行也。其心佛菩薩之心也。豈嘗所有絲毫求於天下。但率其不忍人之心。乃忘其身之困頓危死。黽焉瘞焉以赴之。倘所謂安仁者耶。三先生者。皆不識字。以其視讀書萬卷著作等身者。何如矣。年歲未邇。知者蓋鮮。三先生寧求知於人哉。然而世有盛德。闢而弗道。母亦士大夫於做人之道。講之未熟也。聞之入其國。聽其輿論。察其所是非。而國之存亡可知矣。此亦天下之憂也。及令弗傳。來者曷述。作三先生傳。

張先生。山東人。佚其名及其縣。少孤。無父母兄弟戚族。數歲卽爲乞兒。日夕乞。或日

得數十錢。而先生惟日以兩錢市粗饅自養。積數歲。得餘錢六千。邑有富家。工會計。頗自好。先生踵門長跪乞見。闔者揮之睡之不去。予以錢不受。主人畏其句。謂其亡命也。避不見。先生長跪六日夜。主人計無所出。卒見。則長跪請曰。丐者有所求於貴人。貴人必深許我。我將言。富家者曰。若欲乞錢耶。先生曰。丐者非就貴人取錢。乃以錢與貴人。丐者有錢六千。將藏之貴人家。而取其息焉。息則視常加重。一年以後。以爲子母。貴人其許諸。主人畏其句也。又以其數之無多也。竟許之。先生拜而去。此後乞所獲盈一千。輒持往富人家。如是者十年。所乞及其取息。子母權將及百千。先生曰。今乃可以小行吾志矣。邑故瘠陋。就學者尠。先生乃僦老廟爲學堂。招囊人子學焉。聘邑之學士主講授。奉脩脯豐有加。或鄙不願就。先生輒長跪不起。必得請乃已。釋菜之日。治盛饌饗教師。先生不自爲主人。請邑之縉紳有望於鄉里者陪譙焉。或卻不願往。輒長跪不起。必得請乃已。而先生日以兩錢市粗饅自養如故。邑之人莫不笑先生。然皆審其愿憐其愚。以故居恒乞錢。與之者頗優。異於他日。先生悉寄富家。權子母每三歲而所權者足一學堂之用。先生乞食至八十歲。成學堂三十餘。其聘教習譙縉紳。皆以跪得之。朔日月半。輒至學堂省視。察其教師勤者。輒跪拜謝之。

或有情者。則長跪垂涕不起。以故教師莫不畏先生。靡敢情者。行之數十年。學堂中受業子弟。彬彬濟濟。擢高第。成通儒。不可勝數。而先生日以兩錢市粗饘自養如故。堂中子弟環先生長跪哭拜。乞母自苦。而先生如故。

何先生。廣東番禺人。佚其名。鬻力絕衆。幼而爲伶。粵之劇有所謂小武者。恒演古豪俠劍客事。先生在某某班爲小武。以劇名動全粵。粵之俗。督學使初受代。必演劇於使署。三日夜。民間無男女。皆得與觀聽。同治間。學使受代。以故事演某某班。演之。第二日。忽不戒於火。粵之劇場。悉以蒲葵葦葉。及時構廣篷。篷以左右分男女坐。劇畢而毀之。火既起。烈風乘乾葦。燎不可遏。內地街巷隘狹。人稍擠。輒不得行。火既起。先生躍上女篷。篷之後故有高牆。牆外有曠地。與篷門不相屬。先生奉篷中女。一一挈而擲之於牆外。是役也。男子死於火者數千人。灰燼狼藉。積爲京觀。慘不可狀。婦女固細弱。又爲纏足所苦。寸膚倩扶。苟無先生。一網盡矣。先生以兩刻之久。拯諸女千餘人。篷中尙餘數女未獲拯。而火勢已及。先生儼卽以此時撒手歸去。其功德不已偉耶。而先生衝突烈焰中。卒並此數人者出之。願力既畢。挺然躍身下牆外。而火已著衣髮。不克自撲滅。竟死。

寇君。直隸昌平州人也。敏穎鯁直。年十五。以奄入宮。事西后爲梳頭房太監。甚見親愛。凡西后室內會計皆使掌之。少長見西后所行。大不謂然。屢次幾諫。西后以其少而賤。不以爲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已而爲奉事處太監。一年餘。復爲西后會計房太監。甲午戰敗後。君日憤懣憂傷。形於詞色。時與諸內侍歎息國事。內侍皆笑之以鼻。乙未十月。西后復專政柄。杖二妃。蓄志廢立。日逼皇上爲蒲博之戲。又賞皇上以鴉片煙具。勸皇上吸食。而別令太監李聯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廷造謠言。稱皇上之失德。以爲廢立地步。又將大興土木。脩圓明園。以縱娛樂。君在內廷大憂之。日夕皺眉凝慮。如醉如癡。諸內侍以爲病狂。丙申二月初十日早起。西后方垂帳臥。君則垂涕長跪榻前。西后揭帳叱問何故。君哭曰。國危至此。老佛爺（宮內人每稱皇帝爲佛爺。西后則加稱老佛爺）卽不爲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爲計乎。何忍更縱游樂生內變也。西后以爲狂。叱之去。君乃請假五日。歸訣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記宮中事一冊授其弱弟。還宮則分所蓄與其小太監。至十五日乃上一摺。凡十條。一請太后勿攬政權。歸政皇上。二請勿脩圓明園。以幽皇上。餘數條言者不能詳之。大率人人不敢開口之言。最奇者。末一條言皇上今尙無子嗣。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爲皇

太子效堯舜之事。其言雖不經。然皆自其心中忠誠所發。蓋不顧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書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責之曰。汝之摺。汝所自爲乎。抑受人指使乎。君曰。奴才所自爲也。后命背誦其詞一徧。后曰。本朝成例。內監有言事者。斬。汝知之乎。君曰。知之。奴才若懼死。則不上摺也。於是命囚之於內務府慎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處命。斬。臨刑神色不變。整衣冠。正襟領。望闕九拜。乃就義。觀者如堵。有感泣者。越日遂有驅逐文廷式出都之事。君不甚識字。所上摺中之字體。多錯誤。訛舛云。同時有王四者。亦西后梳頭房太監。亦附皇上發往軍臺。又有聞古廷者。皇上之內侍。本爲貢生。雅好文學。甚忠於上。西后忌之。發往甯古塔。旋殺之。丙申二月。御史楊宗伊劾文廷式疏中謂廷式私通內侍。聯爲兄弟。卽此人也。楊蓋誤以聞爲文云。論曰。富貴而不仁。不如餓殍衣冠而不仁。不如優孟。完人而不仁。不如廢疾。三先生者。一句一伶一閹。豈非世所謂下流之人。而士大夫所羞與爲伍者耶。及其行誼。則士大夫之能之者何其少也。使天下得千百賢如三先生者。以興新法。何事不舉。以救危局。何難不濟。以厲士氣。何氣不揚。而惜乎士大夫之能之者無其人也。吾聞日本變法之始。其黨人若松本衡藤本眞金坂本龍馬中山忠光武田山國等數百人。

咸有三先生之流風。日本之勃強。宜哉。

薛梅雲傳

龐樹柏

薛梅雲。佚其本姓。當湖人。生而眉目佼好。性尤巧慧。十一二歲時常綰雙了髻。立垂花門下。娟娟風致。殆奪畫圖。艷名已傾家弄。人有爭委幣者。父母矜爲掌上珠。不屑一切。其父業貶繭絲。往來苕溪淞水間。竟落拓以死。家赤貧。無以自存。母絜來滬上。梨姐花鵲。一見卽詫曰。此奇貨也。甘詞談其母。遂入樂籍。在安樂里雪花亭爲侍兒。舉止嫺雅。無抹脂鄣袖習氣。酒闌燈灺。淚眦熒熒然。亦惟自嗟薄命而已。後母以事歸鄉。其家忽飾之應客。榜曰雪花梅。一時芳譽鵲起。過枇杷門巷。知有雪花梅。不復問雪花亭矣。未幾事聞於母。與其家爭論。乃拔之出。別張艷幟於三馬路。改今名爲薛梅雲。年十八矣。碧玉年華。明珠聲價。猶未嘗以身許人云。

論曰。近日北里。誰爲娉婷娟好。不失良家風範。如梅雲者。非其選耶。或謂紈綺中無雅人。勾欄中無靜女。然彼深居閨壺。而好淫蕩檢者流。不亦自命曰良家良家哉。梅雲遠矣。

紀歙鮑烈士增祥事

李岳瑞

光緒初。安徽歙縣令某者。書生也。愚而墨。寵二胥。曰王耀。曰三多。挾某勢。恣橫一邑。豪奪巧取。靡虛日。歙人許頌康。薄有資。其戚程某。爲武學生。富過許。有質庫一。在縣北富塢。許以事積忤二胥。適邑有盜案發。二胥乃虛構左證。誣許程爲逋逃主。執入獄。鍛鍊月餘。許程不勝榜掠。兩股肉盡糜。遂誣服。獄成。上江督皖撫。不日出決矣。王耀揚鞭過富塢市。指質庫笑曰。此不日屬我矣。歙之人莫不憤怒。然莫敢誰何者。鮑增祥。歙諸生。舉秋試爲副貢。儒而俠者也。聞之大憤。乃攘臂爲文。獨署己名上徽守。白許程冤。守召增祥詰之曰。獄已成。汝橫來干涉。案出入甚大。誣平民猶反坐。況宜長乎。汝能任此責。吾則轉詳大府。否則不如已也。持其書作注目狀。同署名者。噤無言。增祥毅然曰。諾。刀鋸鼎鑊。某一入當之。不以累衆也。書遂上。二胥猶不知。日盼金陵回文至。決許程于市。歙故無劊手。走休甯。假以來。是時侯官沈文肅督兩江。政尙嚴明。得書。陰廉得其實。乃大怒。立馳釘封付徽守。釋許程。梟二胥示衆。守奉檄坐堂皇。召二胥至。陽陽如平時。示以檄。始色變無語。縛以赴市。守親監刑。觀者如堵。卽以休甯劊手奏刀焉。梟其首于萬年橋上。橋者歙北通衢也。某令聞變。飲藥死。未數年而有方伯松之事。

方伯松者歙市井中人。少無賴。以博盪其產。則橫噬閭里間。邑人尤苦患之。會天主教士來歙。方首先皈依。稱信徒。益號召羣不逞。以濟其虐。方不識字。諸生某某等爲之記室。赴訴者日恒數十人。半田產錢債事。方頗指記室錄其詞畢。卽分命其黨。汝往某村取某田。若往某村取某錢。母子毋少缺。皆以券授之。其券皆數十年陳舊物也。日暮歸。悉出所收以獻。無少短缺。方妾誕日。邑之縉紳莫不蒲伏賀于庭。壽禮至盈屋。而西教士固不知也。遇訟獄。方第署片紙付縣令。令悚息奉行。如得大府檄胥役輔之。四境騷然。至不敢偶語方名。增祥客於外。方歸聞之。大憤曰。世安得有此。謀走省控諸院司。方聞之。笑曰。此豈復臬王耀時耶。增祥憤愈甚。星夜去。方乃揚言將以衆毀鮑氏之家。增祥子鶚。是時亦舉于鄉。夷然弗爲動。方亦卒不敢往也。增祥卒白皖撫。郵書上海法主教某。斥方出教籍。徒黨悉鳥獸散。方始歛迹。增字紹廷。能詞工畫梅。家無儋石儲。而好爲任俠。得錢輒散去。室人交謫。偃如也。

曹野人先生傳

易順鼎

曹野人先生。名宗先。字述之。野人其號也。益陽縣志。遠祖官益陽。占籍焉。曾祖某。遷龍陽之鹿溪。遂爲龍陽人。五世祖某。嘗爲明顯宦。多藏書。先生誦其清芬。記睹淹

博（通源集曹氏序）性敏慧。下筆成文。蔡忠烈公爲長沙推官。見其制執。以爲古岸奇特。（益陽志）入益陽縣學。甫冠。卽食廩餼。席先業。資甚豐。一旦歎曰。士君子立身何等。乃馳逐于富貴之場而已乎。遂棄家資。薄舉子業。避地讀書。殫心濂洛。作樂飢之文。以自勉。樂飢者非以飢爲樂也。樂其所樂。雖飢而樂自在也。其文云云。大抵皆言刻苦自修。淡名利。寡嗜慾。以蘄及於樂天知命者之所爲。（曹氏序）又好讀仙佛家書。久之。自謂有得。（益陽志）見於行事。多意料所不及。鄉里目爲異人。然志在用世。言事深中時弊。上邑令張際熙書數千言。窮治亂之原。具忠愛之志。蔡忠烈尤重之。（曹氏序）謂其理臻至。是欲爲下拜。（益陽志）蓋生平知己。忠烈一人而已。事親孝。以天下大亂。患無以全其母。每囊沙於足而行。人或以爲狂。（曹氏序）崇禎癸未。流賊張獻忠至。負母急走二百里外得免。（湖南通志）色養愼終。（通源集沈某序）後自髡其頂。（通志）初先生美風度。（曹氏序）無鬚。遇髯道人。脫其鬚贈之。遂美髯焉。（益陽志）順治甲申仲春卒。山東人許尙忠者。好道。與友隱居魯山之丹霞洞。以是年遇髯僧。奇其語。師事之。僧深穆寡言。問姓氏里居。不答。居三年始去。以所說經爲一書授尙忠。曰通源集。復留一偈。署楚益陽曹氏行戶。康熙甲辰。尙忠官常德。以

丈量役至鹿溪。宿曹氏。初不知卽先生家。見案頭有稿本。署曹宗先野人著。與通源集無異也。大驚。訊之。始知所師事者卽先生化身矣。（通源集許尙忠序）

易順鼎曰。先生書未顯於世。世亦莫知先生。順鼎嘗取其書而讀之。所推究性命之原。萬物之理。精微奧衍。非深造自得。不能言也。舊志載先生事。自崇禎癸未負母避流賊後。遂無可攷。但云晚年髡其頂而已。余攷許序而知先生卒於甲申明亡之年。又攷沈序而知先生之母亦必沒於癸未甲申之間。先生之卒。卽在母沒之後。乃歎先生之髡也。其忠也。死也。其孝也。死而不死也。其仙也。蓋紀載不詳。其奇迹彰而庸行反隱矣。嗟夫。古無神仙而不忠臣孝子者。而忠臣孝子又何必不神仙乎。忠孝者大節。儒墨者假名。但論忠孝。何分儒墨。舊志與其家乘。乃斤斤焉以其奇迹爲諱。而又不深求其庸行大節之所存。抑何左哉。

蔣超傳

易順鼎

蔣超。字虎臣。金壇人也。工詩文行楷書。年二十四。以順治四年呂宮榜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修撰。主浙江鄉試。提督順天學政。上疏請復古學。禁有司刑責諸生。每草疏先焚香籲天。以格上聽。所陳皆報可。秩滿。謝病遊嵩洛。過夏峰。與孫奇逢講學。

數日。遂遍歷五嶽。及黃山九華天台武當。不復過里門。見妻子。扁舟草屨。自楚之蜀。躡匡廬。探鹿門。居峨嵋伏虎寺中。卒年四十有九。士大夫聞者。或爲流涕。超性利易。無瞋怒。與人甚厚。人告之急。若負重創。不念舊惡。恒報怨以德。持身獨自刻苦。居親喪。炙艾燔體。以志哀痛。施閨章謂其行誼近曾閔之徒。生時其祖母夢爲峨嵋老僧。故自幼卽斷葷血。嘗語閨章曰。僕有不可解者三。略貴顯而禮寢賤。畏館閣而癖山水。薄妻子而篤比邱是也。後有人見超於山中入寺。知超已卒。乃大驚。又二十五年。尙書王士禎奉使入蜀。宿劍門。夢超來相迎。執手微笑。無一語。易順鼎曰。余讀施閨章所作蔣超墓志銘而悲之。又見王士禎筆記。自說夢見超。遂並采其文作蔣超傳。光緒乙酉。余遊峨嵋。入伏虎寺。是日大雨。行數十里。不見人迹。寺有僧數十人。亦不聞人語。視寺門榜。卽超所書。徘徊久之。其境淒窅幽寥。迴絕人世。至今追憶。猶旁皇動心。安知彼時不與超交臂相失哉。嘗觀古畸士捨榮利割情愛。絕人遺物。類皆迫於家國身世不得已之故。有託而逃焉耳。超獨不然。殆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耶。超所得於是爲不薄矣。

北戴河遊記

呂碧城女士

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此二句於西湖之神態殆摹擬盡矣。然猶係中國美人態也。若夫海澨之風景。清奇高抗。氣象萬千。有如西方美人。細腰捷足。曳長裾飄飄欲仙。令人見之。具瀟灑出塵之想。則北戴河似焉。其地附近唐山。夙稱名勝。爲旅居北方之西人避暑之地。余於今夏以養疴故。曾寓該處連峯山頂甘德璘女士家。女士英人。爲余校中之教習。暑假後相約前往。屆時女士病。須緩一星期起程。余乃隨其母夫人往焉。是日晨搭汽車。晚六句鐘始抵該境。天陰雨。漸就昏黑。氣候涼爽。有如深秋。下車以肩輿拾級登山。入其舍。謁見甘德璘君。六句餘老牧師也。客叙寒暄。晚餐畢。卽歸寢。次晨睡足。雙眸甫豁。覺白光照耀遍室。乃海氣涵映窗檻間。幾疑身在舟中。泊於大洋。蓋其舍背山面海也。著衣起。不待早餐。出而瞻眺。甘牧師亦早起。爲余指陳各處。東望爲秦皇島。惟積沙成片。餘無可睹。因憶姜白石詞。燕拂黃沙。天垂碧海之句。恰符此景。西北則昌黎縣孤竹國遺址在焉。甘牧師猶能道伯夷叔齊之故事。南面則蒼溟無際。廻抱此山境而已。余欲下山觀海。甘牧師謂相距尚有數里。必果腹方可往。余弗聽。獨乘輿前去。蜿蜒行數武。卽怪石峻嶒。大者如屋。小者如拳。石齒巉巖。驟然作獐笑狀。老木懸崖。如長槍大戟。槎枒交錯。葉離離作古。

翠色過此則爲松林拔地參天一望無際。漸聞波濤澎湃之聲。不辨爲松風爲海濤也。其時旭日初昇。萬松競翠。此聲此色。直若濯髮游大羅天。聽鈞天廣樂。心身愉快。殆爲余生平第一次所經也。游行良久。始抵海濱。密沫漣裙。積沙沒屐。驚濤駭浪。復拍拍而來。聲若巨雷震耳。獨立須臾。陡然悚懼。乃踉蹌覓歸逕。顧腹餒力疲。欲少憩。賃肩輿歸。四顧更無人踪。遑論屋舍也。復力疾前進。路轉峰迴。始見村舍。有黑蹇數頭繫林下。村人勸策蹇歸。乃賃其一。扶持登跨。頗懼顛隕。極力控御。汗出如漿。少頃竟抵原寓。余恐狼狽狀爲甘所哂。勉作優游之態。甘迎問曰。勞乎。余曰。差可。甘笑曰。吾以遠光鏡窺見君在海濱困頓之態矣。乃相與大笑。入室午餐畢。欲復游。則體倦不克起行。乃與甘夫人坐談。夫人年老。憚於出游。喜絮語家庭事。不啻中國婦人習氣也。次日膳畢。余乃由山後信步而下。與前所遊者境又迥異。屋宇相望。炊煙縷縷。隱約於林巒簷密間。沿途居戶甚多。而屈臣良濟利亞諸藥房及照像館皆備焉。一繁盛山市也。復折行而西。賃得一蹇驢。揚鞭策進。較昨初乘時。頗馳騁自如。道出村落。稻畦漁港。農家風味。復宛然宜人。途畔豆棚數架。爲茶肆。加非汽水啤酒等。羅列滿几。有西國軍士數人。憩息其間。睹余揚鞭而過。頗嘖嘖稱異。蓋其地絕少中國婦

女行踪也。出村南趁。則連峯矗天。迎面盡羊腸鳥道。乃捨驢徒行。松杉夾道。石卵纍纍。圓澤如玉。有清泉瀉於崖畔。響潺潺然若琴筑。余因誦清泉白石無人到。一陣松風響似濤之句。至於往復數四。俄而漸至山頂。半日在松陰濃霧中。忽而天開日朗。襟懷頓闊。乃踞絕頂。俯矚八荒。惟見蒼烟默默。林嶂模糊。所謂北戴河者。曲屈如銀綫焉。兀坐數小時之久。始悄然下。竟逕返寓。既至。甘與夫人方坐廊間閒話。乃相起讓坐。謂余曰。君甫至山。即逐日作汗漫遊。何體力輕健乃爾。我輩久於山居者。尙不逮也。余問山居潛伏何所修養。甘曰。余研究植物學。以此山爲實驗之所。君試看此叢櫟林。其種類同也。葉以千萬計。亦莫不同也。若以極精之顯微鏡測之。當無一同者。其形式必有纖微之差異。此眞宰造物之妙。昔達爾文曾養鴿試驗其理。始由二同形色之鴿遞嬗卵翼繁殖千百。終乃無一同者。粗而視之。其形色相類者固屬不尠。然不得謂之盡同也。人類亦然。孿生之子。外人見之。不能辨識其甲乙。家人居處至稔。則能識之。植物之葉。正復類此。特吾人眼光甚巨。彼之區別至微。故不能察辨耳。西人推勘物理。其精微若此。余曰。匪獨西人。吾國固早有先覺者。周代有士曰莊周。吾國哲學初祖也。嘗創萬物畢同畢異之說。謂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

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莫不皆異。是物畢異也。與達氏之說。詎不脗合耶。惜吾國物理之說多散見於政治叢書。不特立專科。致後世湮沒無傳耳。甘亦爲稱歎不置。坐談既久。不覺皓月東升。時值六月既望。曉珠斗大。破出滄溟。銀輝爛然。海面徑可十丈。此又爲余生平看月之奇遇。同此月也。隱約花陰。照耀深院。不過助騷客之悲。引春閨之怨而已。安有此異彩以關吾眼界耶。欣賞移時。興辭歸寢。次晨陰雨。雲氣蒸騰。環抱山舍。門檻外咫尺莫睹。四大皆空。似懸屋宇於天際。須臾晴霽。山巒林莽。始霽地湧出。亦幻景也。山之南產野花色。藍而艷。余擬移植盆中。乃乘雨後。荷筐鋤下山。信步覓而刪之。忘其近遠。忽雲氣氤氳起裙袂。俄而林嶂暝合。一白無際。莫辨歸途。心大惶急。往復周匝於雲間。久之始達原處。自此每值陰雨。不復敢下山矣。一日凭欄晚眺。夕照正明。古柏喬松。萬山一色。惟片雲冉冉。漾於涼翠叢中。漸近方辨爲縞衣女子。急注視之。乃玕德璘至矣。後隨一髯客。下騎入門。相與歡笑。詢知髯客爲天津益聞西報記者。英國高文君也。是夕醪飲甚暢。次日玕德璘約余暨高文同遊石條山。策蹇齊向東進。行近海岸。一無山林。惟蜃灰及蚌殼堆積成堤。綿亘數里。海水作蔚藍色。浪花翻滾如雪。拍堤有聲。忽迎面山如屏障。橫絕

去路。高文謂須繞道而過。余與玕德璘欲試其趨捷之能。固不可。乃以二騎授高文。令先往山前守候。乃聳身躍上。躋至顛頂。卽攀援藤篠。縋緣而下。竟達彼岸。玕德璘著香色縠裙。薄若烟霧。爲藤篠所罣。破裂殆盡。亦不暇顧。翹望石條山。尙距里許。已儼然在目。爲雙筍形。高聳若挿天之柱。余等乃牽騎步行。少頃。已至山麓。山赭色。石質皴裂。苔蘚斑駁。頗具古峭之致。前麓瀕海。二山交澗處。有石梁彎曲如弓。天然作門洞狀。余等三人。偃僂而入。有白鷗數十。驚起翔於海面。蓋潛伏沙際者。沙中多五色石子。映水晶瑩若寶石。余愛而拾之。裹以手帕。高文謂手携不便。乃爲余悉納入衣袋。兩袋皆滿。復脫帽盛之。方游賞間。而雷聲隆隆。天將暴雨。乃覓騎間道。急奔連峯山。甫抵寓。卽大雨傾盆。山林昏翳。高文沿途爲余載輜重。卸裝後汗喘不已。余與玕德璘雖狼狽。尙較可也。越日天氣晴朗。午後玕德璘備浴衣。將詣海岸沐浴。約余往觀。甘夫婦暨高文亦往焉。比至已殘照西匿。鏡海不波。餘霞散綺。景色至絢麗。已先有多人浴於海面。容與中流。乍沈乍起。如鳧鷖之游泳。水邊麗人。尙絡繹而來。綉縠綵縵。與海水嚙岸之聲相和亂。繞岸紅礁。巉巖作結晶狀。散亂於清流急湍間。岸上多鉛皮小屋。乃各家所置。浴時先入屋。更浴衣而後入水。其衣式與常服不甚懸

殊。但略短而已。玕德璘等換衣畢。相率就海灘清淺處。徐徐而下。余亦裳褰涉流。擢礁石之平者。踞坐作壁上觀焉。惟見浴者散於海面。而女子較多。散蜷髮。攬皓腕。窵其輕軀。與海水相激戰。波濤湧至。盡滅其頂。濤退始得復現。浪花多處。簇擁芙蓉。彷彿浴神化身千百。作水國之嬉遊也。余爲目眩神移久之。偶返顧已身。則裙裳爲浪花所濺。濕其大半。尙不覺也。俄而海水激礁石愈厲。浪花斗大。砰擊而來。飛瓊迸玉。作四面之攻。余方顧而樂之。心暗忖。若觀錢塘潮。較是爲何若耶。驀聞玕德璘呼曰。君不速下。海潮生不得渡矣。余遙視之。則海面浴者漸稀。已陸續登岸。玕德璘亦張其兩臂。如鳥鼓翼拍浪而來。余始急下。跋涉登岸。甘夫婦暨高文已易衣候立於岸。玕德璘亦至。入室易衣畢。乃相率歸廬。余至是亦歎觀止矣。爰於次日束裝旋津。溯其游踪如此。且因之重有感焉。吾國人常炎夏之際。襤褸汗喘於市井之間。國有勝境。不知關而游之。乃爲他人捷足先登。反賓爲主。彼今日之蜃樓海市。卽吾昨日之斷井頽垣也。嗟夫。又豈一北戴河爲然哉。



虞初近志卷五

安吳胡寄塵編

玉孃曲序

樊增祥

宋末張玉孃。字若瓊。自號一貞居士。松陽縣人。敏惠工詩。有殊色。父懋。仕爲提舉官。無子。故愛女特甚。及笄。字沈生佐。與玉孃爲中表。已而父與沈有違言。遂阻婚期。沈積思成疾。女以書喻之曰。穀不偶於君。願死同穴也。沈發書潛然而沒。年二十有二。玉孃哀惋甚。父母將別卜佳婿。女聞益不自安。積數年。時值元夕。父母出觀燈。女托疾隱几。燈下恍惚見沈郎曰。若瓊宜自重。幸不寒夙盟。女驚喜往捉其衣。忽不見。顧見燭影。誓曰。負沈郎者。有如此燭。自是感陰疾。遂卒。年二十有八。父母哀其志。請於沈氏。合窆於楓林之野。女有二侍兒。曰紫娥。曰霜娥。皆有才色。所著鸚鵡亦辯慧。女恒目爲三清。女逝踰月。霜娥以毀卒。紫娥曰。兒忍獨生乎。亦自經以殉。詰旦鸚鵡亦死。咸從葬焉。松人稱女墓爲鸚鵡塚云。所著蘭雪集二卷。虞道園見其樂府。謂可與國風草蟲並稱。順治間孟稱舜官松陽。以遺集付梓。且修其墓。建貞女祠。南海辛君

得知不足齋鈔本蘭雪集。屬余題詠。綜覽集後諸傳記。爲之愀然不懌。慨自三從之義立。深閨弱息。屈於高堂專制之下。不得其偶者多矣。女父猶非甚不情者。觀於生阻婚期。歿求合祔。則所謂有違言者。度亦小隙耳。向使沈生不死。女矢靡他。嚴父之心。或當自轉。無如瑯琊情死。見夢元宵。郎既蘭摧。女尋玉隕。以致青衣雙殉。翠羽長凋。天也而非人也。或謂待年未嫁。不當緘札酬詩。是猶夏蟲不可以語冰也。天下惟有才有情者。其結託百倍於恒人。彼此鍾情。而牀合無日。安能已於言者。況以中表而訂姻盟。尤非不識面者比。既婚則爲夫婦。未嫁則友朋親戚也。其以篇什相投贈。函牘相往來。本無瓜李之嫌。豈有芍藥之謗。今其詩具在。都無媒語。發情止義。白璧何瑕焉。俗傳女與沈生皆大士座前侍者。因調弄鸚鵡。相顧一笑。遂墮塵劫。此則小說家言。亦足供詩料也。余既悲其遇。又惜其事不甚流傳。爲作玉孌曲。以行於世。

寄禪和尚行述

馮毓孳

師諱敬安。字寄禪。本湖南湘潭黃氏子。父曰宣杏。母胡太君。奉觀音大士甚虔。夢蘭而生師。時前清咸豐元年十二月三日也。方髻齡時。卽屏棄腥味。隨母拜月。喜聞人談仙佛事。七歲喪母。十二歲喪父。師方就塾。師受論語。未卒業。家貧與弟子成俱廢。

讀。爲田家牧牛。然常携書自課。同治七年春。驅牛出郊。見籬間白桃花。爲風雨摧落。感而大哭。遂投湘陰法華寺。從東林師祝髮。時師年十八。未幾。徙南嶽祝聖寺。從賢楷律師受具足戒。聞岐山恒志和尚。倡教外別傳之旨。冒雪往參。志公命司行堂。兼執飼犬役。是爲苦行始。如是數年無所得。一日飼犬。食未盡而去。志公適至。師恐見譴。乃取其餘食之。俄見犬自厠出。因思嚮食犬餘。必雜遺其中。心中作惡。嘔吐不止。旣念一切世間物。本無垢淨。四大假合之身。於外六塵。亦無好惡取舍。皆由業識妄生分別。乃決計興之交戰。竊如厠下。參乾矢橛。一動念間。便膈臆欲裂。愈信經論所云皆實。遂悟入心地法門。師以釋迦牟尼有千瘡求半偈之說。然頂四十有八。自項至腹百有八。兩臂殆無完膚。至寧波阿育王寺供灑掃。於佛舍利前剗背肉如錢者數四。注油於中以代燈。又然去左手兩指。因自號八指頭陀。師嘗發誓。修法華般若行。朝夕懺悔。每追溯過去。輒淚潄潄下。盡十八日。徧身寒作。如在冰雪中。舌根麻木。不得轉。惟默誦經文。萬言立盡。心大駭。疑爲著魔。靜坐數日。始復常態。世智由是頓開。師以其事語南嶽默公。默公云。此台宗所謂寒觸也。舌根已轉。可證法華三昧矣。厥後益加精進。乃至空慧俱銓。師之在岐山也。維那精一。禪課之餘。好作詩自炫。師

訶之。以爲不究本分。學世諦文字。精一曰。汝灰頭土面。合參枯木禪。焉知慧業文人。別有懷抱耶。無何省舅氏於巴陵。登岳陽樓。下視水天一碧。得洞庭波送一僧來句。歸述於郭菊孫先生。謂有神助。授以通行唐詩三百首。師遂以詩名於世。然生死心切。時以禪定爲業。常山行坐盤石上。參父母未生前語。冥然入定。自是徧訪烟水。江浙名宿。皆往請益。師既奉賢楷律師爲本師。又以笠雲圖學行超妙。亦以師禮事之。東遊住甯波最久。光緒十年。師年三十有四。始還湘中。歷主衡陽羅漢衡山上封大甯甯鄉瀉山長沙神鼎上林各寺。上封懷南嶽祝融峯下。爲衡州大刹。山後有田數千畝。皆供衆之產。宗風衰絕。被奪於農人者且半。師訟於當道。經年不能決。卒賴巡撫吳清卿中丞力。次第規復之。瀉山開山於唐靈佑禪師。瀉仰宗初祖也。寺宇千餘間。僧衆千餘人。前清之季。法門墜敗。師駐錫三年。鼓螺爲之一振。二十八年。天童闕席。首座幻人以爲四明淨域。非得高僧主持其間。不足以宣聖正業。力破積習。率兩序清衆。請師守護法度。師以舊遊勝地。遂辭上林來主天童。如是十一年。百廢具舉。夏講冬禪。靡有虛歲。先是清廷罷科舉。興學校。南中大吏。以資無所出。有提取寺產之議。浙江三十五寺。請日本本願寺僧伊藤賢道。借傳教保護。竊師名爲首。報紙誼

騰外部電詢浙撫聶仲芳中丞。師聞之憤甚。以爲辱國辱教。卽飛函當者事陳竊名之妄。力請嚴拒。聶公電覆外部。於是各府得自辦僧學。由學部頒行僧教育會章程。僧人之創立學校自此始。師長甯波分會凡三年。多所保存。宣統三年八月。武昌義師起。大江下遊。後先響應。新募軍人。大率駐劄寺觀。其鄉里無賴子弟。則又假光復名。軍服結隊。令僧人出資。或迫脅爲兵。師慮各地僧人。驚恐而流徙。因流徙而廢置。正愁急無策。而政治革命之說起。師喜曰。政教必相輔。以平等國行平等教。我佛弘旨。最適共和。乃至上海。聯合十七布政司舊轄地僧侶。創中華佛教總會。赴南政府。親謁孫大總統。總統許之。民國元年四月。是會成立於上海留雲寺。諸山長老。推師爲長。乃以靜安寺爲總機關部。改原有布政司轄地僧教育會爲支部。府爲分部。電告北政府內務部。請著爲令。有頃湖南寶慶有攘奪僧產消毀佛像之舉。寶慶僧侶聯名狀內部。求回復。民政司長抗不行。師以湘僧之請。定計北上。擬以湘事再求內部。懇切下令。十月中首途。十一月一日抵京師。寓法源寺。法源舊署憫忠師。嗣法弟子道階。方主斯寺。越九日。始偕道階見內務部禮俗司長某君。是時湘中之事方迫。而某又下令調查僧產。分別官公私諸目。師見某。據約法相詰難。又以令中有布施

爲公募化爲私語。師謂在檀那爲布施。在僧侶卽爲募化。界說不明。斷斷與某爭辯。某語塞無以對。詞色轉厲。意在恫師。師遂憤而出。道階爲通袁大總統趙總理。戒期往謁。冀收回司令。并以湘事爲請。又勸師赴文瀾以自解。是日夜半回寓。甫下車。卽胸膈作痛。亟就榻。侍者各歸寢。明日昧爽往視。師已作吉祥臥示寂。實舊歷亥。困敦之歲十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二。僧臘四十有五。師初至京師。凡政官軍長寓公道侶。識與不識。皆以一見爲快。師以禮接待。日不暇給。歡喜贊歎。傾動都下。方謀開會歡迎。而師遽撒手塵世。於是各界七十三人創議。易爲追悼。屆期到者達千人。初師年六十。在天童青龍岡營塔院環植梅花。顏曰冷香。自爲序鉛。及示寂京師。道階爲治喪事。偕待杖宗圓奉龕南歸。二年一月。嗣席淨心啟塔藏眞。並謀募香火田供養。以師語錄墨蹟及交遊尺牘書畫。藏諸衣鉢寮內。以驗來者。師詩名滿海內。當代耆宿通人如郭伯琛彭雪琴王壬秋王益吾樊樊山陳伯嚴鄭蘇龕易哭菴俞恪士隴艮麓皆與交最摯。唱和獨多。其在甯波。則陸鎮亭張簡碩陳天嬰洪佛矢。及余族弟君木。每出山必過訪。每訪必以詩相酬答。師所著八指頭陀集十卷。白梅詩一卷。已利行。未刻者八卷。語錄四卷。文集二卷。續集二卷。先後經郭王諸老選定。師詩逼近

初唐。王秋嘗嘲師能爲島寒。不能爲郊瘦。故近今所作多效東野體云。師赴京携文及未刻詩稿以行。楊晰子從道階取以去。將爲校刻。師體偉口吃。書法奇拙而無俗氣。嘗與天嬰說偈。又自稱吃衲。性忼爽。胸無城府。晚年專菩薩行。以利生爲務。徒眷後學。雖被切責。而愈親近之。自甯波有佛會之設。余與師同事且四年。日以文字相商榷。而獨無贈答之作。是亦事之不可解者。當戒途時。七塔寺方丈水月和尙設齋祖餞。余亦在座。別未經月。涅槃赴至。以師始勵苦行。終成慧業。法雲長長。逝斯文道消。烏虜豈第桑門之厄運哉。師到京才九日。世法極盛。詳載道階所編寄公旅京九日記。及八指頭陀追悼記。其他遺文佚事。機緣靈異。膾炙于人口者尙多。茲據師所自述及其弟子信而有徵之言。著其大者。詮而叙之。用備纂方外傳者采擇焉。

書楊氏婢

梅曾亮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比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而曰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如何。吾復爲汝家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其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

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李伯元傳

吳沃堯

武進李徵君諱寶嘉字伯元。一稱南亭亭長。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懷匡救之才。而恥於趨附。故當世無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筆。寫嬉笑怒罵之文。創爲游戲報。爲我國報界闢一別裁。踵起而效顰者。無慮十數家。均望塵不及也。君笑曰。一何步趨而不知變哉。又別爲一格。創繁華報。光緒辛丑朝廷開特科。徵經濟之士。湘鄉曾慕濤侍郎以君荐。君謝曰。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辭不赴。會台諫中有忌君者。竟以列諸彈章。君笑曰。是乃真知我者。自是肆力於小說。而以開智誦諫爲宗旨。憂夫婦孺之夢夢不知時事也。撰爲庚子國變彈詞。惡夫仕途之鬼蜮百出也。撰爲官場現形記。慨夫社會之同流合污不知進化也。撰爲中國現在記。及文明小史活地獄等書。每一脫稿。莫不受世人之歡迎。坊賈甚有以他人所撰之小說。假君名以出版者。其見重子社會可想矣。使天假之年。其著作又何止于等身也。乃以憤世嫉俗之故。年僅四十。卽鬱鬱以終。嗚呼。君之才何必以小說傳哉。而竟以小說傳。君之不幸。小說界之大幸也。君生於同治丁卯四月十八日。卒於光緒丙午三月十四日。卒後踰七閏。

月。其後死友吳沃堯爲之傳。

義盜記

吳沃堯

山東向多劇盜。水滸傳載宋江等駐梁山泊。雖小說家言。而宋江名在正史。非虛構也。曹州一帶。至今仍爲盜藪。表兄祥符王幼安學會。曾游其地。歸爲予言。曹州民盜無可區別。蓋無一人非盜。亦無一人非民也。耕作隴畔。儼然農夫也。有孤客過。則輟耕揮刃殺人。以取其財。藁覆死者。而耕作如故。蓋相習成風矣。嗚呼。豈民盡甘爲盜耶。教育之不及。殆尸其咎矣。雖然。盜亦有可傳者。

江陰張笙繁直刺文鳳。於乙巳之冬。歸自山左。余於武進湯禹臣大令誥座中遇之。笙繁知予有小說之作。爲予言一事。人名地名年月。纖悉具詳。年來爲衣食囚。楮墨勞形。記憶力盡失。已都遺忘矣。僅記其厓略而已。爰先記之如左方。姓氏里居。俟函詢笙繁。當再補錄。非亟亟也。將記之以愧今之士大夫也。

山左某邑。獲一盜。旣遞案。卽直供無所隱。縣令例詳省會。時漢軍尙會臣方伯其亨。陳臬山東。得詳。檄笙繁往覆勘。笙繁奉檄往。與邑令會訊。盜曰。某同母兄弟凡三人。某其次也。兄某犯案屢屢。於某年月日由某案破獲。已正法矣。弟某犯案屢屢。於某

年月日由某案破獲。亦正法矣。某今始遞案。蓋已晚矣。吾某年殺某人。某年劫某家。得財若干。某死猶有餘罪。乞速正法可也。笙繁廉知其爲積年劇盜。若使之爲眼線。破獲必多。因謂之曰。若反正。當充練勇。以緝盜自效。非獨免罪。且可立功。汝願乎。則泥首曰。敬謝公。凡盜皆吾兄弟也。賣兄弟以求富貴。某甯死不爲。笙繁曰。盜民患也。法當誅。誅有罪而立功。何不爲。又泣曰。盜罪固當誅。然某非誅盜之人。賣兄弟不仁。貪功以偷生不義。僞爲投誠而無可破獲不信。某寧死不爲也。某明知行多不法。終當顯戮。故就案卽供。不敢煩長官刑訊。乞明公速決之。笙繁益重其義。反覆譬解。至再至三。侈口不移。惟求速死。及夜覆訊。燭盡見跋。供如前。明日遂定讞。當就地正法。傳至案下。語以就死。則頓首泣曰。死吾罪也。小人有母。年八十餘矣。乞公施法外仁。得歸別母。死無憾矣。笙繁將許之。邑令不可。曰。慮其遁也。笙繁曰。是豈圖遁者之所爲耶。若遁罪在我。邑令不得已。以幹役二人。嚴其桎梏。押使往盜歸。見母。拜於堂下。曰。兒不肖。不能奉母天年。今就法矣。謹辭。母笑曰。汝兄弟所爲。吾固知必有今日。汝所遺足以供吾終老。速往就汝法。母以我爲念。再拜曰。母不悲戚。兒心慰矣。後院某處有窖藏金。乞母取五百以畀兒也。母聞言。入內。少頃。復出曰。窖藏不少哉。前此何

以不語我。取五百金何爲。曰。兒別有所用。餘以爲母天年之奉可也。母曰。老身年八十有一矣。謾藏誨盜。須多金何爲。汝其以千金去。吾當別以百金酬二役也。汝好往就法。毋以我爲念。盜泣謝。以百金酬二役。懷千金復至案。呈於官。啟曰。盜之物。皆贓物也。贓獲案。例歸主人。雖然。小人此贓。積有年矣。不復憶所從來。無主可歸。僅以呈案。以表區區報效之忱。望明公速以此創設警察。警察嚴則盜自匿跡。無煩緝捕矣。數年前官捕小人急。乃子身逃之南洋。以爲天地之大。何處不足以試吾技者。詎至其地。巡邏者無間晝夜。技不得展。乃廢然返。然後知警察之足以弭盜也。東省捕務廢弛。於平日則瘼不關心。迨出一案。然後簽差焉。購線焉。而所獲不無冤者。似非豐悌君子愛民之道。明公苟以小人之言爲然。舉行警察。使民憚於法網之嚴。相率改行。東民受賜多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明公鑑之。笙繁大感動。仍勸之反正。開導再三。盜瞋目曰。公猶以狗彘目我耶。自是不復再語。乃揮涕斬之。

研人氏曰。叔季之世。道德淪亡。富貴熱中。朋友道喪。以吾所見。蓋多多矣。如此盜者。吾嘗求之於士大夫中而不可得。不圖於綠林豪客中見之。天壤間其猶有人乎。何以草莽中崛起此義俠而明之人也。吾記此篇。不覺又有所感焉。吾感夫近日上海

范高頭之遞案。獲范者爲范之同盟也。夫范罪當死。而同盟者非可死范之人。則此同盟者視彼山左之盜爲何如也。雖然。若此者。吾於冠裳中轉屢見之矣。又烏能獨責此同盟者哉。君子讀此。當亦爲世道人心一慟。而表我之同情也。

棠隱女士小傳

周 實

女士名曉。後嗜禪學。易爲小乘。生平愛秋海棠。若命。嘗因以自況。因字秋澂。號棠影。別號棠隱。無盡之鄉人也。無盡垂髫時。與女士同宅居。女士時來相嬉戲。無盡稍長。就外傳讀。晚歸。先慈督率嚴。往往挑燈持針。坐身旁。寒冬風雪。漏三下不休也。女士幼失恃。艷無盡之有母。嘗語無盡曰。天倫之樂。人所共有。何造化小兒。獨靳於余。余之生沒存亡。悉聽諸自然而已。言竟泣然欲涕。女士性聰慧。先慈教之讀。匝月之間。識三千餘字。嗜唐宋人小詩。並歷代稗官野史。每過目輒能成誦。乙巳女士年十九矣。有某氏子來議婚。某固讀書種子。然久抱不起之痼疾。女士父利其多金而許之。士女素不耽飲。至此遂以酒自遣。酒酣輒背人仰天自唱曰。星命之說。爲有識者所深闢。然如余之所遇。欲將何說以解之。是年秋九月。歸某氏子。明年春某氏子遽以疾歿。無盡時客江南。聞之歎息曰。棠隱必不復生矣。先是女士有書來。因循久

不報。至丁未夏。無盡仍留滯秣陵。不復歸。乃以書致女士。其所以慰藉而開譬之者。良至。而不謂女士之死已先。余書旬餘矣。嗟夫。人生朝露。能不傷哉。女士性至孝。思慕亡母。枕上淚常濕。父某多嗜欲。女士時時婉言規諫。卒莫能悟。家本豐於財。至女士十齡時。已墮落無餘。炊爨浣濯。女士悉自任之。稍暇。從事詩書及西方之言。其專心壹志。爲士林所不能及。嘗曰。我國女子墮於地獄。數千年矣。我將乘飛船控駿馬。遍攬環球上之名山大川。與其政治風俗語言文字。以洗我女界之耻。嗚呼。其志可謂壯已。既適某氏。事舅姑及所天惟謹。然緘默特甚。曩昔之豪爽。不可復覩矣。至所天死。乃哀毀不欲生。丁未五月十八日。嘔血死。春秋二十有一。無子女。女士平日處困窮。無難色。任勞怨無愠容。議論極敏捷。而有至理。雖老成人罔能易也。書法仿東坡。腹尤過之。時文嫺於著述。然偶有篇什。騷情哀思。又非俗士之所能道。於歸後。遂絕筆。嗟夫。豐彼嗇此。豈冥漠中果有定例歟。女士死後。無盡既哭之以詩。復綴其事略爲之傳。

贊曰。古今來賢豪俊傑文人學士。其潦倒半生。齎志以殂者。蓋亦指不勝屈矣。然潛德幽光。久而必發。身後微名。猶可恃以不朽。獨惜女士生長閨闈之中。追陪巾幗之

列。足跡不出百里。年齡不過二十春秋。女士固不冀人知。人亦無能知女士者。嗟夫。使女士而竟無一人知也。則其豪情俠骨與夫片技微長。亦任其終古委蓬蒿葬砂礫已耳。自來山陬海澨間。已不知埋沒賢豪俊傑幾許。矧茲區區弱女子。又何足深惜耶。然舉世無能知女士。而實猶及知之。則表彰闡揚之責。愈不容辭矣。乃言之無文。復不能盡女士生平之萬一。嗟夫嗟夫。女士有靈。實焉能告無罪哉。實焉能告無罪哉。

記秦娘

俞樾

秦娘者。維揚句欄中人。其父固老諸生也。談者失其姓。生而國色。幼失怙恃。依其舅以居。而其舅貧官逋。不得已。議鬻其甥女。爲媒者所誑。遂入青樓。女守貞不辱。假母好言勸之。不從。恫惕之。撻楚之。惟以死自誓。假母計窮。議轉鬻之他所。而以其貌美。未忍也。或爲假母謀曰。凡爲女子。孰無情欲。宜廣覓少年美男子。勿責以纏頭之費。苟有當女意者。任留一二宿。此後事易爲計矣。假母從之。凡所交好者。皆託其物色。於是裘馬少年。日有至者。女見之輒哭泣。稍近之則怒詈。假母不能忍。日以鞭朴從事。女決意求一死。夜夢老翁曰。吾爾父也。汝慎無死。吾已爲汝覓佳婿。明日當可諧。

秦晉之好矣。吳下有蔣生者。以應京兆試。道出蕪城。初無意尋芳也。蔣有友。平時亦嘗受假母之託。以蔣貌美。導之往。蔣始不可。友固慫臾之。及至。女向壁哭如故。蔣調之曰。聞卿名秦娘。小生則小字晉郎。秦晉自宜爲姻好。何拒我之深也。女聞言。憶夢中父語。秋波斜睇。見蔣風度不凡。不覺哭聲頓止。假母喜曰。大好大好。今日仙女思凡矣。老身且去料理酒食。女與蔣同坐房中。雖無一言。亦無慍意。須臾酒食至。假母招女同坐。女亦盈盈而至。然淚痕固泫泫也。蔣見旁無他人。乃問之曰。觀卿情狀。必有隱懷。僕雖交淺。何礙言深。女細述已志。且告以夢。又哽咽而言曰。郎君若能爲百年之計。夢中父命。敢不敬從。若以爲風塵中人。苟遣一時意興。則雖死不從也。蔣歎曰。有志女子哉。小生固未娶。然貧無金屋。奈何。女曰。苟許相從。荆布無恨。但求先矢天日。然後再陪杯勺。蔣許之。共誓於神。是夜遂同讌好。假母喜女意轉。堅留小住。乃流連三日。女謂蔣曰。郎君別後。假母必不容獨居。宜早爲計。君家有何人。所居何處。可詳告妾。蔣曰。家中無人。惟一寡姊相依。所居則姑蘇某巷也。女喜曰。妾得計矣。君宜爲一書與令姊。詳述妾事。妾自有策脫此火坑。蔣悉如其言。及蔣去三日。假母果別招一客至。女強笑承迎。醉之以酒。乃服客之衣帽襪履。詐爲客狀。啟戶逕出。大罵

曰。何物婢子。如此倔强。令人憤氣填膺。假母疑女又有變。得罪於客。追出謝之。則揚長竟去矣。入房審視。客固醉臥未醒。而女兔脫。乃始追女。甫出門而暴風驟起。燈燭皆滅。蓋女之出也。默禱於父。有陰相之者也。追者皆悚然而返。女獨行昏黑中。若有導之出者。遂附船至蘇州。竟至蔣家。投書於姊。姊審書不謬。留之。而女已有身。及期產一男。姊始猶狐疑。視所生男。酷似其弟。乃大喜焉。蔣自別女。入京應京兆試。不售。或薦之就四川學政幕。甫至而學使者卒。蔣留蜀不得歸。俄值川楚教匪之亂。益困頓。適大帥欲延一書記之友。蔣遂入其幕府。賓主甚相得。始惟司筆札之事。居久之。灰盤密謀。罔不參預。以軍功保舉訓導。是時道路梗塞。魚雁罕遇。而蔣亦從事戎旃。置家事不問。遂與家人久絕音問。及楚川平。叙功以知縣銓選。始乞假而歸。自辭家北行至此將二十年矣。遙望故山。頗有近鄉情怯之意。乃至所居坊巷。則門庭如故。且紅燈雙挂。綵幕高張。鼓吹喧闐。溢於戶外。不知其有何事。入門則坐上客滿。多不相識。有少年就問客從何來。蔣詫曰。吾故蔣某。此吾家也。少年大駭而入。無何有中年婦人出。則其姊也。驚且喜曰。吾弟歸歟。引少年就蔣曰。此吾弟之子也。蓋其子年已弱冠。是日適爲畢姻耳。坐客皆大驚。歎以爲巧遇。姊曰。正有一事爲難。弟婦已將

作阿婆。而猶垂髮作女兒裝束。使之改良妝不可。今吾弟幸而歸來。事當如何。一客曰。何不趁此吉日。使父母子婦。同日完姻。亦佳話也。滿堂轟然曰然。於是青廬之內。花燭高燒。翁姑拜前。兒婦拜後。觀者皆嘖嘖謂爲未有之盛事。好事者爲作秦晉配傳奇。

吳保初傳

陳衍

吳保初。安徽人也。字彥復。一字君遂。清故提督長慶諡武壯次子。長慶父某。死於粵匪之難。長慶年十三。投效淮軍。卒復父仇。以孝勇聞天下。雅慕文章氣節。結納當世知名士。朝鮮之變。長慶帥師四日抵其都。俘大院君以歸。日本師後半日至。愕眙莫誰何。因留師漢城鎮之。張謇朱銘盤周家祿。皆在幕下。兼欲延攬鄭孝胥。今總統袁公爲隨員。旋薦幫辦營務。長慶卒於軍。遂繼其任。保初文弱穎異。長慶以爲非將種。使入都師事故侍郎宗室寶廷。寶廷方罷官。無以自存。長慶歲資助之。則與其子壽富富壽。縱意詩酒山水間。保初濡染爲清折閑肆之詩。遂識沈曾植歐陽鐸陳衍之倫。鄭孝胥至都。獨請業學詩。稱弟子。孝胥素不主張師弟子之說。堅拒之。而廬江陳詩者。年長於保初。又從而稱詩弟子焉。保初事事效法寶廷。爲詩千百言立就。前後

千百首。今所傳北山樓集。其十之一二也。時剛毅方長刑部。自命刑名家。保初以蔭補主事。與爭一獄。讞藁反復。詒持不下。至擲藁於地。自褫公服出署去。既棄官居上海。那拉太后臨朝。報效屬集。政日斂。保初乃電請歸政。康有爲梁啓超方倡新法。保初奔走號召。而珍妃適有粵海關江海關諸價之獄。激而爲戊戌政變。又激而爲庚子仇外。唐才常謀起事於漢口。相傳保初與焉。兄保德懼連。將告密。又與保初妻謀。給而坑之。嗣子世炎具以告。逃之日本。踰歲歸。今總統袁爲北洋大臣。月致二百金。使居金陵。勿得至上海。繼益百金。要以三事。不入都。不言朝政。不結交新黨。若圍禁於天津焉。恐其及禍也。袁入樞府。楊士驤繼增爲五百金。供二姬彭媽王姥外。能與丁惠康陳瀏方爾謙。各有所娛矣。保初爾謙以古錢。瀏以養。惠康以古琴。宋本書鈔本書。士驤卒。繼之者端方。咄嗟謂保初曰。得爾師季直書札否。季直張謇字也。保初躑躅曰。季直先君幕下客。並非吾師。端方曰。師可背乎。戲侮久之。保初慍曰。滿洲人之剛愎者。殆無踰剛毅。吾斥之不能聲。若何敢爾。拂衣徑去。自是轉徙窮病。惟袁氏父子稍給之。遂至於死。世炎有神童之目。書過目不忘。十餘歲喉疾卒。保初傷之甚。惟二女弱男亞男。畢業日本學校。保初妻既無伉儷情。其姊買王姥昇之。彭媽爲

妓名於上海。曰金菊仙。善書通文理。不嫁富人子。委身保初。保初狂喜。要陳三立丁惠康諸名人作詩張之。桐城陳澹然爲之傳。以嗜鴉片保初窮不能給。卒去。論曰。保初古之傷心人也。古今稱四公子者三。戰國之孟嘗平原信陵春申。明季則方以智陳貞慧侯方城冒襄。清則故湖北巡撫譚繼詢之子嗣同。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三立。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惠康。皆以文采風概。生丁末造。豈不異乎。惠康保初。尤抑鬱以死。傷哉。

會稽施貞女壙志銘

王式通

貞女施氏。諱秀成。浙之會稽人。吾友星衢部郎次女也。英淑之鐘。徵諸在葆。禮儀之合。鑑於受書。妣張宜人歿時。女甫十一齡。柴毀骨立。有過成人。事繼母王宜人甚謹。宜人亦憐之。大母陳太淑人年躋曰耄。喜弄諸孫。女則慎其扶持。博其色笑。顏辭飽舉。愉愉如也。會有舊姻某齒長於女。陰萌求昏意。如飲狂藥。戲作密函。假手嬰孺。俾達於女焉。玉映中閨。夙嚴避面。波生片楮。遽自通辭。迹其險詖。幾儕強暴。女見書大恚。亟白諸母。時部郎方壹意簪述。王宜人慮擾覃思。未敢驟告。爰命臧獲。示某懲。女以志雖噉然。災同无妄。扁揮閣下。惡蠅集之何來。弓見杯中。疑蛇影而成疾。張日

嚙助。憤氣填膺。甫逾浹旬。遽嗟奄化。縣愴之際。隳淚汎濶。若有深憾者。部郎異之。及逝。窮詰其事。呼晷無極。嗚呼。鐫紫石之字。白傳慰情。哀金鹿之亡。安仁增悼。忻戚俄遷。誰能堪此。矧茲凋殞。足激風霜。宜其悲已。論者謂女虎口之罹。匪同蹈刃。庸吠之使。未近鳴環。既無拾塵之嫌。復異掇蜂之戾。有如白日。共鑒其心。竟及黃泉。微傷於激。嫉邪誠是。損軀似愚。不知薑桂之性。詎以老而始辣。梅檀之香。必待燕而可聞。下堂守禮。逮火如飴。漸臺螭符。矢死靡悔。過人之行。君子所嘉。竭命之故。不齊介立之操。若一。豈可因斯天閼。議其禍衷。夫清白守節。不隱無屈。曰貞。湘東褒德。會入輜軒之甄采。朱育善對。庶補典錄之嘉名。女生於光緒七年正月十四日。卒於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年止十六。部郎將於孟冬葬女吳縣三都十一團堯峯山麓麗字圩之阡。附原配張宜人塋次。先期以銘幽之文見屬。嗚呼。平湖儷潔。齊朱家少女之齡。杜氏流芳。蘿東易眞仙之骨。敬告史氏。視此貞珉。銘曰。北宮嬰兒。摯性胡忝。西道龍憐。片言無玷。女貞之木。優曇之花。綿芳遐禩。現影剎那。感悅誦詩。投梭持禮。怒盛敗肝。病革雪涕。輕生傷孝。苛論勿淆。義重熊掌。死豈鴻毛。孱稚端嚴。懦夫沮怩。游魂吳趨。延輝越紐。澤蘭早世。蒼草空山。陵谷有變。元石不刊。

記紅蘭

俞樾

紅蘭。蘇妓也。與某生訂嫁娶。而生無力脫其籍。紅蘭鬱結成疾。有費媼者。傭於妓家者也。謂曰。娘子傾城姿。何患無藏嬌金屋。乃戀戀一窮措大乎。蘭曰。秦樓楚館中所往來者。率皆紈袴兒大腹賈。誰似某郎之甘苦相憐者。彼也力絀。我也命薄。茫茫孽海。不知伊於何底矣。媼曰。果爾。吾當爲娘子玉成之。一夕乘假母他出。負紅蘭至某生所。生懼不敢受。媼出紅蘭身契付生曰。吾已爲盜得此紙。彼無如何矣。媼歸。乃跡假母所在而告以紅蘭逃。尋覓數日。始同至生處見之。假母促蘭歸。蘭誓死不從。媼曰。此女心變矣。速歸取身契訟於官。必得直。我請爲證。假母歸覓契。則無矣。不得訟。媼乃爲調停。使生酬假母百金。而紅蘭竟歸生矣。此媼者。其亦古之許俊崑崙奴歟。

記童孝子報仇事

俞樾

童元發。嚴州淳安人。其地皆山也。山多猛獸。元發父自城晚歸。中途一熊突出攔之。仆焉。同伴者狂奔而免。糾衆還救之。熊始去。而元發父碎首剖腹死矣。奔告其家。時元發甫弱冠。日持匕首哭父死所。欲得熊而甘心焉。或數夕不歸。母匿其刃。禁不使出。元發哭愈哀。月餘。復竊刃而逃。村人徧尋之。不得。自是蹤跡杳然矣。而數十里內。

山中居者。恒隱隱聞哭聲。或夜靜聞霍霍磨刀聲。去其鄉五十里。有地名葉家坡。居人以獵爲業。一日入山。見一獸。人面而獸身。以敝衣蔽體。衆異焉。發火鎗擊之。不中。獸奔。衆逐之。獸呼曰。吾童元發也。勿傷我。衆人素知其名。呼與俱歸。元發騰躍而去。捷於飛隼。俄頃不知所往。於是遠近皆知元發不死。且喧傳其異矣。元發母聞其事。思念甚切。一夕。忽聞扣門聲。啟之。則元發闖然入曰。兒今得報父讐矣。氣咻咻喘不止。汗淋漓如雨。肩一物。擲地。腥臭不可近。燭之。熊也。母驚喜。鄰舍畢集。時元發去家已一年餘矣。問其所歷。曰。自入山後。日伏巖穴中。飢則采果實。或掘黃精白朮食之。寒則集櫟葉松毛爲衣。數月後。覺身體輕捷。且生毳毛。如猿猱然。踰坑越谷。無異平地。日夕禱於山神。願報父讐。昨宿枯廟中。夢神告曰。殺爾父者。去此不遠。東行十餘里。沿澗伺之。可得也。如其言。果見熊飲於澗。刺刃其腹。應手而斃。遂負之歸。聞者莫不歎異。翌日。熟而祭於其父之墓。并具牲醴酬神於山。嗣後飲食衣服。仍復其舊。身亦重墜。與常人無異。惟徧體之毛。竟不脫落。余門下士王夢薇曾於同治十一年見之。瀋安市上。其人頡而長。年可三十許。飢理鰲黑。兩顴毛毵毵然。視其手臂亦然。人皆曰。此童孝子也。惟神識不甚慧。問之多不答。如顰顰者。識者謂積慘傷其心也。畢。

寇之難。近村多被焚掠。而童孝子一村獨無恙。

記程姓婢

俞樾

山左程姓者。寓於吳中。有一婢。嫁農家葉氏子。庚申之亂。程全家避於葉氏。器用財賄悉寄焉。不數年。程氏相繼死。止遺一幼子。在襁褓中。婢撫以爲子。使與諸子齒。俄而其夫亦死。婢守義不嫁。撫程子及其子俱成立。爲程子聘鄰村一女爲妻。成婚之日。請姑出。將以新婦見。而婢遽出自房。登櫬趨而先拜焉。程子大驚。婢對衆自陳曰。我非新郎之母。乃程氏之婢也。主人不幸遭亂。流離死亡殆盡。我以郎君年幼。無人管束。故十餘年。越主婢之分。冒母子之名。今敢不道其實。歟。於是具述顛末。并出資財盡以歸之。程子欲分其半以與。婢不受。乃使其妻以姑事之。而已仍呼爲母焉。

哭盦傳

易順鼎

哭盦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家世姓名。人人知之。故不述。哭盦幼奇慧。五歲陷賊中。賊自陝蜀趨鄖襄。以黃衣繡襦縛之馬背。馳數千里。遇蒙古藩王大軍。爲騎將所獲。獻俘於王。哭盦操南音。王不能辨。乃自以右手第二指濡口沫書王掌。王大喜曰。奇兒也。抱之坐膝上。趣召某縣令使送歸。十五歲爲諸生。有名。十七歲舉於鄉。所爲詩歌

文詞。天下見之。稱曰才子。已而治經。爲訓詁考據家言。治史。爲文獻掌故家言。窮而思返於身心。又爲理學語錄家言。然性好聲色。不得所欲。則移其好於山水方外。所治皆不能竟其業。年未三十而仕。官不卑。不二年棄去。築室萬山中居之。又棄去。綜其生平二十餘年內。初爲神童。爲才子。繼爲酒人。爲遊俠。少年爲名士。爲經生。爲學人。爲貴官。爲隱士。忽東忽西。忽出忽處。其師與友謔之。稱爲神龍。其操行無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節稱之。爲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樸或華。莫能以一詣繩之。要其輕天下。齊萬物。非堯舜。薄湯武之心。則未嘗一日易也。哭。盦平時謂天下無不可哭。然未嘗哭。雖其妻與子死。不哭。及母沒而父在。不得遽殉。則以爲天下皆無可哭。而獨不見其母可哭。於是無一日不哭。誓以哭終其身。死而後已。自號曰哭盦。

顧慧仙

王韜

顧慧仙。吳興人。居道場山下。茅屋數椽。背山臨水。頗有泉石花木之勝。父讀書閒居。不樂仕進。以故從未出而應試。儔人廣座中有高談帖括者。卽一笑去之。早鰥。止生一女。並無嗣續。慧仙喜學詩詞。有所作。輒就正於父。父每顧之而喜曰。此我家女學士也。但不櫛耳。年及笄。父爲擇壻。遴選甚苛。低昂多不就。遠近多憚其難。無敢問名。

慧仙矢志不嫁。願做北宮嬰兒子事。以事其父。時逆餓甚熾。湖郡既爲所陷。山中風鶴頻驚。殊不可居。因是轉徙至滬上。居久之。賊平。遂寓吳郡。無何父患疾遽逝。慧仙子然一身。無可棲託。囊中雖不乏金錢。然一切購置。皆須仰賴乎人。有以外事求見者。雖以婢媼傳言。終不能明。有從浙中同來一戚曰錢姆。深知世故。時來勸女曰。不如早嫁爲得所。并言此間有巨室曰孫洽秋。其弟曰硯秋。咸通文墨。有妹曰妍春。工詩善畫。尤出兩兄上。論其才則寶玉明珠。無此朗潤也。論其貌則春花秋月。無此妍麗也。兩兄皆娶於名族。而妹猶待字。所延教讀之師曰李世璜。通今博古。尤長經學。吳下名孝廉也。年僅弱冠。丰致翩翩。聞尙未有室。若妙選東牀。此可當坦腹一流人矣。女紅潮暈頰。不作一語。嫗曰。此阿姑終身事。如姑意許可。老身可銳身自任也。女略頷之。因歎曰。家事如此。不得不爾。由姆爲之置耳。嫗子亦已遊庠。爰令往爲執柯。李孝廉素耳女名曰願乞繡餘吟草一觀。安知一段好姻緣。不成就於七字中哉。女著有紫藤花館詩。以昔年家在道場山下。臨窻有紫藤花一架。花時繽紛怒發。每日把鏡理妝。必對之。飯罷茶餘。輒坐其下。執卷微吟。故集遂以是名。所作倚聲曰紅蕤閣詞。止百數十闕。嫗託言孫家女子借觀。遂索之去。李每閱一篇。輒爲傾倒曰。此真

詩中之聖。詞中之仙。於閨閣中。吾見亦罕矣。翌日。嫗子往詢佳音。李譽之不容口。嫗子曰。事必諧矣。李曰。未也。但見其才。未覩其貌也。我欲一覩仙姿。當以何法。嫗子沈思良久曰。半月後爲顧媛服闋之期。當偕我母詣九華寺還願。君託故前往。可得飽看。事成當何以報。九華寺在城西。固孫氏之家菴。是日孫氏適拜大悲懺。超度先靈。孫母及妹俱往。女最後至。李已坐俟於禪寮之西。憑欄凝眺。初見孫妹。以爲女也。替月妍姿。驚鴻豔影。不禁爲之目眩神迷。時嫗已來立於李側。李顧謂之曰。的是可人名。下洵無虛也。嫗子曰。是真代李以桃。指鹿爲馬矣。別有妙人。資君眼福也。須臾嫗偕女至。較之先所見者。正如尹邢嬀旦之互相伯仲。春蘭秋菊之並秀一時也。李亟稱妙。由此婚議遂定。合卺之夕。李詢女曰。曩初見時。與卿並坐東堂者誰歟。女曰。此孫家小妹妍春也。君何爲不相識歟。自覲面後。時來吾家。以詩詞相質證。彼工六法。點染極佳。妾自愧弗如也。李曰。不知將來誰得消受此豔福。眞爲幾生修到者矣。女曰。此亦何難。君苟能從妾所言。一二年後。定看君坐擁雙嬌。室對二妙也。李笑曰。諾。女勸李勿爲教讀。曰。舍已耘人。最足爲學業累。又勸李專習帖括。勿旁涉詩歌。自出匱資以助膏火。李自辭孫氏館。亦無內顧憂。日作課文。已臻純熟。乃令李出游。以錫

襟靈李北上京師射策。女親送至江干。握手作別曰。君往燕北。妾在江南。耳聽好消息也。榜發。李得列前茅。旋入詞林。正擬束裝就道。忽有急足至。則報妻喪者也。自五月榴花開後。瑤臺傾矣。遺絨一紙。則勸生娶孫妹爲鸞膠再續計。李痛不欲生。還至家鄉。步步淒惻。逾數日。有冰人造門。則女生時所託者也。孫家早已僉允。送庚帖來矣。生再三力辭。兩冰人弗許。一諾既訂。六禮遂行。一切幣帛珠玉。皆女前時所豫備。儀從之盛。陳設之華。一時無兩。道旁觀者。咸嘖嘖羨生之福。而歎女之賢。花燭之夜。紅巾初揭。端視玉容。儀態萬方。姿質似較女更爲穠粹。奩中攜有女之詩詞。蓋當日女所寫副本也。簪花妙格。親出女手。生甚寶之。不啻拱璧。卷末鈐小印一方。曰同心合意。永不分離。則徐袖海所鐫者也。生詢妍春。印語究作何解。妍春方欲吐詞。淚爲之潏潏下。曰自在九華寺中。初相識面。彼此愛慕。遂訂金蘭簿。結異姓姊妹。相約以後共事一人。勿相離。不料今日妹來而姊亡矣。世惜無李少君其人。能致姊之魂魄。藉以面訴離愁。一傾衷曲。時侍女中有曰嬌蘭者。乃女舊婢。從浙中攜來者。頗見信任。因乘間告新人曰。聞城東有女巫謝珊珊者。擅異術。能致生人之魂。亡人之魄。勾聚一室中。晤談無殊生時。盍招之來。俾試其技。果爾有驗。可慰相思。生從之。翌日

卽以厚幣邀致。及入門。則一娉娜娉婷十六七歲女子也。一見生。卽曰。官人今貴矣。忘卻當時撮合語乎。今日得遇吾。福不淺哉。旋卽索茶飲。欠伸作倦態。俄而拍案作老人欬聲曰。吾送李翰林夫人至矣。一路足無停趾。氣無停息。風馬雲車。瞬息萬里。甚矣憊。可具一杯酒。略酬我勞。飲酒既竟。隱几而臥。忽仰首上視。作女子聲曰。李郎孫妹。何爲至此。尙記卻扇之時與李郎語乎。今日郎已遂欲。何竟忘我耶。言訖一若歛歔不勝者。李曰。何敢忘卿。卿究以何病。致棄紅塵。曰。我豈以病沒。乃仰藥以求死耳。一自獲聞捷音之後。知孫家之婚事可圖。閨內之誓言可踐。爰備禮儀。務求美好。男媒女妁。悉饋巨金。衣襦百事。先自摒擋。又以停柩室中。恐愴郎心。故暫寄九華寺內。冥府閻摩。以妾賢而不妬。賜以返魂香。納之身畔。明旦詣寺開棺。可冀重生人間。再爲夫婦。李聞之不勝喜躍。妍春方欲再詰。巫忽蹶然起立曰。我暫去。汝等好爲之。苟不信我言。則茫茫塵海。無無相見之期矣。詰旦。生與妍春乘輿偕往。甫至寺門。住持尼淨因手捻念珠迎門相謂曰。貴人今日履賤地。非已知尊閻夫人重生佳耗乎。茲在竹軒啜茗。盍與溫存。以解其感。昨夕更鼓三下。忽有金甲天神。自九霄下。問李翰林妻柩可在東閣否。今女巫謝珊珊已致其生魂來。數當復活。重結人間伉儷。

緣汝等可速啟牀。緩則有咎。遽入視。則夫人已亭亭自東閣出。嬌容媚態。一如平時。非邀神佑。曷克臻此。李急趨入。則女方端坐觀書。果不謬。以事駭聽聞。不敢告人。商之妍春。妍春願下之。以姊妹稱。至此方知前後情事。皆女爲之從中播弄也。女先以重金啖女巫。故其事不洩於外。珊珊雖習巫覡術。亦良家女。尙未適人。女勸生納之。爲簪室。嬌蘭亦備箕帚列。珊珊亦頗識字。善於持籌握算。出入稽覈。不差纖毫。嬌蘭善烹飪羹湯。非經纖手較調者。食之不甘。生每日惟與二女詩詞唱和。以文字自娛。往往斟酌全篇。推敲半字。動至達旦不寐。生輒顧而樂之。以爲雖南面王不易也。自散館授編修後。不復至京師。嘗臆懼金閨。見一榜人女。頗具姿致。感之。挑與語。亦不拒。因微諷之。欲娶作小星。嚙臂爲盟。冀留與亂。女曰。貴人金屋所貯。不少阿嬌。鸞皇豈肯下配鴉雀哉。苟始亂之而終棄之。則我父非善良輩。妾之性命必懸於君手矣。與其爲異時之怨偶。不如作今日之無情。生聆其言。悚然改容。歸告妍慧二人。妍慧曰。如但愜君意。而不能當我兩人心。事亦弗諧也。卽呼其舟。往遊虎邱。與支硎上方諸山。日夕流連。頗與相稔。榜人女名阿秀。工目聽。善眉語。尤能先意承志。二女大賞悅之。遂以四百金攜之歸。置之畫屏之列。二女苦不育。阿秀連舉三子。具有異相。

人方謂將來能光大門楣者。必此三子也。不意一月間。長幼俱以痘殤。二女謂生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君當此時。誠稱極盛矣。果有何修。享此清福。鄭州決口。民庶流離。盜亟捐輸。以拯數萬生命。生日諾。立畀八萬金。解至災區。中男雖已染痘。而平安無害。或謂二女卓識。出生上。而慧仙之慧。猶不可及。

陳仲蘧

王 韜

陳仲蘧。南海之西樵鄉人。家世業儒。父亦名諸生。授徒里中。有經師之目。早捐館舍。母爲撫養。性敏慧。誦讀經籍。目數行。豈志劬書。未嘗息版。年十五。采芹於泮水。嶄然露頭角。人咸謂陳氏有子矣。生丰姿倜儻。有如玉樹臨風。因擅壁人之譽。後從學於舅氏家。東鄰有王孝廉之女。名嫻。字曰繡君。年及破瓜。聰穎異常。識字知書。而又女紅精絕。圓姿替月。潤臉羞花。綽約風神。不可一世。偶見仲蘧而悅焉。仲瞥觀之。亦驚其豔。以爲天人不啻也。兩心相許。邂逅情深。出入之間。皆以目挑而眉語。舅氏與女家僅一牆隔。室後有一小園。具竹石花木之勝。葡萄架後。即女房闔焉。架旁山石平坦。盤折可登。下窺女房。近在咫尺。夜間燈火隱約可見。久之。仲審其獨處無郎。遂私詢其門徑。竟踰垣而締好焉。矢誓青山。指盟白水。願生生世世爲夫婦。各無相負。如

是者半載至秋。仲將赴科場。乃與女別。約以場後。即當遣媒求聘。撒闌榜發。生得高第。既至舅家。央媒往說婚事。以爲殆無不許。女母素厭仲貧。謂擇壻如此。恐貽人笑。時女父司鐸他州。相距尙遠。遂以女父他出。託辭婉卻之。仲謂此番僅得赴鹿鳴。固不足以動人。俟春明得意後。當無不諧也。居舅家時。頗得蹈隙與女往來。女以好事多磨。日夕涕泣。枕函盡濕。仲撫慰百端。女曰。事若不成。妾當以死繼之。決不再從他姓。君試觀異日。妾必葬身於清流中耳。玉可碎而不能涅其白。竹可焚而不能滅其節。此妾之素志也。妾之所以報君者如此。君其善保千金之軀。勿以妾爲念。仲益悲不自勝。曰。吾兩人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永不相離。石爛海枯。此心不改。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荏苒數月。家中催歸符至矣。將行。與女割臂矢誓。瀝血酒杯中。各飲其半。然後灑淚作別。既返。即促公車北上。明年果捷南宮。即貽書告女。并贈以五絕句。朝夕離情。費較量。此生祇羨作鴛鴦。癡心一片天成就。雙宿雙飛願竟償。臨別依依拭淚痕。情深轉覺更無言。泥金帖報平安字。親算歸期早倚門。多煩青鳥寄郵筒。無限相思一紙中。今日相思應較可。祝歸莫遇石尤風。怕開行篋怯深宵。淚雨分明在織綃。苦憶阿卿情意密。一燈風雨黯魂銷。縹緲香閨何處尋。此

身如在碧雲深。要知感極翻無夢。夜夜寒衾不見君。仲因伴侶相留。流連京邸。未得早著歸鞭。迨及旋里。而女已春風有主矣。先是女父在廣文任時。與一友席上偶談。遂及婚事。杯酒之間。蘧成姻婭。告假言旋。爲女治奩具。女既知消息。怨悵萬分。又不敢明言於母氏之前。宛轉思維。計無所出。以仲之前盟。萬不可負。遂不告父母。忿然獨出。擲身江中。女家覓其尸。竟不可得。仲既歸。悉此噩耗。痛不欲生。自撰誄文。臨江往祭。哭聲悲慟。哀感路人。立誓終身不再娶。而不知女固未死也。初女子身出外。莫辨路之遠近。自思與其死於山谷巖洞。爲虎狼所殘食。不如死於水。矢志沈淵。以從湘靈於地下。其家距大江本止數百武。爲東道舟楫之通津。女易服以行。上下斬新。甫欲著履。忽聞母呼急。趨而出。至是乃易新者。而置舊履於江邊。聳身一躍。竟入中流。波浪湍急。任其所之。忽與一舟相撞。舟子亟停櫂。星月朦朧中視之。其物甚巨。坐舟人急命援之起。謂觀其狀。必人無疑。或失足沈水者。若幸而得生。造福無量。顧尸掛於舟。久之不動。舟人得盡力拽之上。燃燭諦視。乃一女子也。裝束華麗。似非小家。候其鼻。尙有微息。如法灌救。始甦。星眸微啟。訝曰。此何處也。殆陰府歟。坐舟人亦係陳姓。籍隸高州。以甲榜爲主事。久在都門。近以乞假言旋。特偕眷屬。將詣穗垣。故取

道經此。時陳之妻女皆環而相矚。因告女以出水更生。女忽泣然曰。君欲其生。我欲其死。非受恩而不知感也。胸膈間事。猝難掬示。陳奇其言。備詰其故。女纓述父母悔婚。願守一以終。非死不足以保身。陳問以聘者何人。女以仲遽對。陳曰。此生與我子鄉會同年也。今同在詞林。俟我至都。當爲汝幹旋此好事。必使樂昌之鏡仍圓。延津之劍終合。以彌此世間大憾事耳。女欲起身致謝。足弱遽仆。陳妻因令婢媼進以薄糜。神氣始復。引之至內艙。啟笥出衣令易。女遂拜陳爲義父。逾數月。從陳北上。仲自女喪後。不復作功名想。繩牀紙帳。經綰鑪香。爲自行懺悔地。有來說姻事者。則嚴絕之。謂如是永絕風流。庶足報女泉下貞魂於萬一耳。顧陳母日冀子之顯榮。抱孫之念猶淺。得官之望甚切。促其至京供職。仲不得已。遂行。日惟數門卻掃。以書史自娛。或獨乘驛車。遨遊於園林寺觀間。一日偶詣妙嚴寺。既至佛殿。參拜僧院鐘樓。游歷殆遍。繼至灑蘭精舍。則方作佛事。法鼓雲鐃。頗爲熱鬧。瞥見別室有婦女在內。中一淡妝素服者。豔絕人寰。而其容殊相稔熟。細思之。丰姿態度。宛然似女。方徘徊凝佇際。僕從喧傳客至。仲不能久立。遂惘然而歸。深悔未詢僧人作佛事者是何宦室也。翌日正擬再往而折簡來招者至矣。視之則高州陳也。仲以父執禮見。陳曰。庭中芍

樂盛開。皆豐臺種也。紅紫爛漫。殊堪悅目。顧中有金帶圍。想產自揚州。要自奇事。亦係吉徵。特邀君來賞玩。且請賦詩以張之。仲曰。姪自悼亡後。潘令魂銷。荀郎腸斷。無復有生人樂事。安有心情看花覓句哉。陳曰。聞君尙未婚。安得賦悼亡乎。是亦世間奇聞。仲不覺赧然。兩頰爲赤。曰。此姪生平缺憾事。不敢陳於長者之前。然自問此生已矣。陳曰。是何言歟。太夫人守節撫孤。含辛茹苦。方得此時成立。今方冀延嗣續。崇祿養。以張大門楣。乃徒爲兒女私情。甘自廢棄。此豈讀書明禮者所出哉。竊爲君所不取也。僕有螟蛉女。美而貞。慧堪爲君配。且可爲君弼此缺憾。仲不勝局促。難以措一語。然猶以母氏爲辭。陳出篋中書示之。則母氏允婚手筆也。遂不復言。筮吉成親。洞房卻扇之夕。紅巾旣揭。於明燈下端視之。則固女也。不禁悲感相并。驚喜交集。曰。卿固未死。尙在人間耶。女亦泣曰。妾固踐言。耶何忘義。由此觀之。世間男子之心。固不如女子也。嗣後伉儷甚相得。仲亦官至少司馬云。

記鐘和尙

闕名

潘狄者。年少無賴。恃其血氣之勇。剛狠好鬪。嘗從公人捕盜南湖。盜船蜂擁。火藥迸發。狄團伏水底。鎗子紛紛擊水。聲若鉦鼓齊鳴。激沫如飛。伏不得起。乃水行十餘里。

方脫。行至澡水。得盟友十人。開一酒館。命曰好漢館。一日有募化僧。手提一鐘。置鋪案上。問何作。曰鐘重八百斤。每斤募錢一文。所索八百文耳。有能舉此鐘者。弗索也。諸夥無敢舉者。狄自知非僧對。然性好勝。徘徊觀望。欲乘間顛之。乃暗攻其後。和尚岸然堅立。無所撼搖。但一縱送。狄已墮墮康衢。冥然昏憤。逾時始甦。急探溺器。跪而牛飲。盡一器。始豁然。問和尚。則已提鐘去矣。踪跡得之。尾其後。和尚曰。不死爲幸。何事復來。答曰。愧技不如。乞指示。曰。能爲我牛馬走則來。曰。能。因以行裝一裹。委狄使肩任之。重不能勝。跛倚行數十步。其狀甚憊。和尚曰。重不過四百斤。便如許作態。纖纖如兒女子。拳棒粗笨事。其何以堪。狄固請從。和尚曰。權過荒山。能否汝自決之。行數日。至一處。萬峰峭立。松杉蒼鬱。一羊腸徑。崎嶇石罅間。攀羅捫葛而上。出叢林一里許。頓覺山停水靜。別有一天。有平坡廣數十畝。箭的馬埒備焉。逡巡半里。過橋束折。有隔甚深。邃蘭若。巋然聚食數十僧。皆強有力。又有悍鷺少年。寄此習少林業者。亦數十人。鐘和尚之上。有父鐘和尚者。有祖鐘和尚者。且有祖祖鐘和尚者。重門複道。深閉方丈內。狄所不能通問者也。諸少年身皆輕捷。每躍起迅如飛鳥。寺前銀杏十數株。圍可三四尺。有數少年。每曉起。向樹上疾飛一腿。迅即退立樹外。葉上露零。

如雨。無涓滴沾衣者。或立百步外。以丸彈楊葉。第認定何枝。彈丸風發。頃刻繁葉亂墜。無一存者。他枝不誤損一葉。或立瓦一片。駢二指削之。則一角落。而瓦立如故。或囊沙懸於四側。人立其中。四面擊之。囊無著身者。又有以手挾數十斤沙囊。聳身中堂。以指搯屋梁而掛其上。半晌乃下。諸如此類。不可殫述。人各一技。晨夕演習不倦。因使狄自獻所長。於是使拳弄棒。如黃鶯撲翅。撥草尋蛇。諸技莫不竭盡平生之力。然而弄斧班門。略無許可。和尚曰。所有來此習技者。類皆弱冠以前。今汝年已三旬。技止此耳。烏能爲力哉。及早歸去。深自韜晦。或不失爲善人之目。若必以區區自喜。好爲賣弄。死喪無日矣。贈二十金。遣一老園丁送之出山。狄自是不復敢負氣自雄矣。

記烏拉山頂老僧

闕名

烏拉山者。歐亞溝分之鉅嶺也。是在鐵道未啟以前。旅行者將欲由亞抵歐。必踰是山。崎嶇險阻。咸以爲苦。且山巔積雪。經年不化。人皆從山麓而過。未嘗有一登其絕頂者。粵東人新甯張某。曾一至之。張某者。前曾從泰西探險隊至北極而歸者也。素性好奇。輒聞異事。則必欲窮搜之而後快。而尤嗜浪遊。家富。以是故耗其資半矣。志

仍不少挫。一日偶與友談。言俄國烏拉山頂。爲人跡罕至之地。張遊興勃然起。而謂其友曰。吾卽當探之。友方以爲一時快意之譚言耳。翌晨偶過其家。請晤。則家人云。彼已撲被首途赴烏拉山去矣。友人聞而詫之。已而歎曰。異哉。彼之行踪。乃飄忽無定。若是乎。逾數月。張返。謁其友曰。吾已登烏拉山絕頂矣。壁立萬仞。俯視衆山。如培塿然。然此不足奇也。所奇者山巔積雪中。斜露一巖。雪影返射。巖光如鏡。穴而入之。其中空然。行數碼。忽逢花木。濃陰極盛。初極怪詫。以爲冰天雪窖中。那得有此。既而俯視土色。則琉璜質也。地氣薰蒸。和暖如春夏。遂憬然而知花木盛茂之故。由是深入里許。瞥覩老松之下。位一方石。一僧趺跏坐其上。垂眉閉目。意若不知有外客至者。僧旁立鉅猿。陡見張。狀甚怖。則匿於僧之身後。張意僧爲異人。距座丈許。遙揖之。僧忽啟目視。口北音。問曰。居士何來。張具告之。僧曰。老衲居此久。未嘗逢人跡。居士不遠萬里而至。是亦前緣也。老衲宜修地主禮。雖然。山居僻陋。隔絕城市。素饌無佳味。願將山中土物爲居士一留飯可乎。張唯唯。顧是時鉅猿以僧與客語。遂復出無懼容。僧謂猿曰。汝宜代老僧款客。猿雖不能語。然已會僧意。既而僧起。坐地上。卽以方石爲桌。令張與已對坐。張問曰。和尚無僧徒耶。僧曰。然。老衲所役使者。咸鳥獸類。

也。是皆通靈。且無詭詐。愈於人類多矣。張心疑以爲老僧所役者惟一老猿耳。猿縱獸屬。性與人近。亦無足怪。正銷凝間。一鸚鵡振翅而入。徑至石上。口銜竹箸二。復以喙及爪。一一布置。皆如法。已而犬銜小竹筐又至。中盛小杯與匙羹各器物。鸚鵡取之。置客及僧前。既畢。犬復以筐去。而鉅猿捧瓦器出矣。饌凡四味。一蔬一瓜一筍一豆。是皆山巖中所自植者。味極美。不復有人間烟火氣。張恰腹飢。遂大嚼。竟罄所有。僧曰。壯哉。老衲不與人共飯久矣。居士美之乎。將以四物復相贈。言畢。令鉅猿以物至。少頃。鉅猿攜筐出。四美皆具。僧起送客。囑曰。是地非人類所宜常至。居士記之。幸勿爲外人多洩一語也。張遂越山巔而下。行際。張猛憶。忽遣小烟斗。將復至取之。則巖穴極多。如蜂房然。不能細辨其處也。惘惘而返。既至山下。偶檢瓜豆諸物。則烟斗儼然在筐中。驚異不已。直抵家。諸物宛然。並不變壞。亦無損缺。烹之以餉客。咸謂異於常味云。

虞初近志卷六

安吳胡寄塵編

邱小娟

王韜

樂崇道。潯陽人。性跳蕩喜拳勇。少不務正業。所交友多匪人。承祖父餘業。席豐履厚。揮霍殊豪。臨事喜武斷。有不從者輒肆其凌侮。以是鄉里爲之側目。居恒每謂人曰。馳馬試劍。固丈夫事。特未見巾幗而負鬚眉氣者。客曰。古有紅線聶隱娘之流。稱爲劍俠女子。何嘗不知武事哉。適里中有繩妓至。能舞刀奪槊。以兩足承巨甕。運動如飛。輕薄子習少林術者涎其美。入以遊戲語。欲與之撲。稍近身。跌出丈許外。十數人齊奔之。殊無所懼。頃刻間或仆或顛。無一免者。崇道適過其旁。目擊之。歎曰。彼女子抑何勇也。招致其家。使盡獻諸技。既畢。請與之角。繩妓曰。如欲角藝。請先觀郎君之所長。崇道易短後衣出至中庭。盤旋踴躍。良久乃畢。昂然獨立。頗有自負意。繩妓觀之笑曰。此如蜻蜓點水。螭蟬撼樹。直同兒戲。若與兒較。恐傷貴體。崇道弗信。徑趨前以雙手抱其腰。力舉之起。繩妓故作旖旎態曰。勿惡作劇。請釋玉手。崇道曰。汝果有

力量。何難自脫。繩妓嫣然一笑。纖腰略轉。崇道已蹲地不起。面色若土。繩妓遽來扶掖曰。非敢驚貴人。實貴人伎倆太淺耳。如願學。當以生平絕技相授。崇道卽擁繩妓上座再拜曰。謹受教。自此朝夕悉心指授。盡得繩妓所傳。閱半載後曰。技成矣。可出而與衆觀矣。乃築臺演劇。召四方勇士前來角力。以百人爲限。歷十餘日。其數已盈。無與崇道抗衡者。崇道大悅。酬繩妓以千金。繩妓乃別去。里中人相語曰。樂大自得繩妓拳術。如虎添翼矣。畏之益甚。幾於避道而行。山東錢選。字青臣。以御史外調。出爲九江太守。固所稱骨鯁吏也。甫下車。卽訪知崇道之橫行鄉曲。案牘山積。忿然曰。此風何可長也。立出火符遣役往拘。三往皆以賄免。太守乃夤夜親自往縛。僞爲友朋從遠方枉訪者。門啟盡入。諸役進內窮搜。狀如狼虎。崇道知不能避。挺身出見。詰太守曰。我有何罪。曰。俟控汝者至自知也。卽繫桎梏驅之行。甫抵署前。遙見有紅燈千百盞。颺馳電掣而至。爲首戎裝而乘馬者。貌殊猙獰。叱役人曰。樂崇道是我仇家。當與我治以酷刑。以快我志。不得昇汝也。顧問左右曰。崇道何在。答曰。柎楊在身者是也。立命除之。擁之竟去。太守呼捕役追之。相遠數百武。倏已不見。返報太守。太守廻顧諸役。嗒焉若喪。如遇鬼魅。翼日緝騎四出。音耗杳然。當崇道之被刼以去也。遂

遷至一院落。殊覺宏敞。既入內峻宇雕牆。飛雲畫棟。有如王者居。堂上皮冠而盛服者。召之升堂相見。其人虎頭而燕頤。形狀威猛。初不相識。崇道至此。昏若夢寐。其人曰。我姓邱。字道安。楚南人。少習技擊。以不樂仕進。隱居衡嶽山中。前逢饑歲。眷屬流落南昌。蒙君慨贈多金。得以生還。今日之舉。所以報也。因與崇道分庭抗禮。待之以上賓。酬酢之間。語頗浹洽。生感重生之恩。致謝再三。因詢此處地名。謀適他所。爲避禍計。邱曰。且在山中略住數時。俟禍君者升任去。即可歸矣。延入後堂。設讌款待。肴饌之豐。向所未見。酒半呼妻女出見。妻年五十許。殊有大家風。女則髣髴似曾識面。丰致娉婷。容華煥發。衣妝之璀璨光耀一室。不可逼視。含笑問安。崇道頗形局促。俯首凝思。恍然有悟。因曰。卿非卽當年授術之技師乎。相隔三年。抑何容光頓異耶。邱曰。昔年小女承千金之惠。始整歸裝。得復團聚。君之嘉惠。未敢忘也。故令其一見耳。把酒既竟。翩然卻入。崇道一住山中。倏逾數月。偶遊一園。登涉陵阜。捫葛攀蘿。徑殊幽險。繼登一亭。小憩足力。見一女子。縞袂素裳。丰韻獨絕。近視之則繩妓也。因詢何爲。頓易素妝。答曰。昨得遼陽信音。所天鬪賊陣亡。茲已賦竊鴿矣。言之容貌殊戚。崇道曰。尊夫授何職。曰。總兵也。曰。既是父家夫家俱係世族。居顯宦。何以昔年旅居豫

章致屈作繩妓哉。曰不過聊作遊戲。藉鬻技以餬口。耶君見妾曾示人以色身哉。我父固武進士。因憚宦途之險。故願歸耕隴畝耳。崇道曰。與卿相處已久。今日始知卿家世。然猶未知卿之芳字與妙年也。女曰。妾名素英。字小娟。問年已數。到星張翼軫間矣。一日崇道方臂鷹牽犬。率從騎數十人入深山縱獵。馳騁甚樂。忽一獐二鹿突起草間。策馬逐之。將近連發三矢。二鹿俱中箭倒地。一獐獨啣矢而奔。崇道逐之不捨。見獐口吐一物。以爪爬土掩之。比崇道至其前。獐又竄去。路轉峯迴。獐倏不見。崇道返至獐所吐物處。啟土視之。乃剛卯符一方也。玉色溫潤。的係古物。崇道大喜。如獲拱璧。自此恒佩於身。時近夏令。邱老招飲於涼亭。四圍皆池。徧植芙蕖。翠蓋亭亭。早已探水而出。邱老命人摘荷葉爲碧筒杯。崇道飲之。芬芳撲鼻。觀立行吸盡。酒酣解衣而佩玉現。邱老見之。注目不轉瞬。崇道疑其心所愛玩。解呈邱老。邱老詢所自來。崇道備述其由。邱老曰。奇哉。此吾女嬰年之所弄也。昔年於清明時踏青河畔。失之。爲之累月不憚。今復爲君所得。要亦前緣也。翌日復具盛筵。邀之入座。舉杯屬崇道曰。請君盡飲此杯。老夫有一言相告。吾女技藝超出尋常。容貌亦頗不惡。其性情和婉。秉質淑柔。君所素知。今已作寡鳳孤鸞。亦復可憫。然尙在盛年。要非久計。意將

擇人而嫁。度無如君者。不揣冒昧。願結絲蘿。惟君意何如。崇道起再拜而言曰。固所願也。第家尙有糟糠。能俱爲嫡室。則敢從命。邱老曰。是無不可。於是特設青廬。諏日行禮。是夕舊識重逢。新知乍締。喜可知也。伉儷相得。忽又一年。一夕宵闌將寐。猝傳邱老相召。崇道整衣而往。見堂上大燭如椽。堂下庭燎千百。照耀如白晝。邱老戎服佩劍。左右數百人。環甲侍側。告崇道曰。余今夕將秣馬厲兵出而與人角一戰。然勝負未可決也。負則余將棄此而北矣。子可摒擋行李。明日與吾女偕行。聞錢太守已陳臬西川。子其可歸而安居矣。舊日積蓄萬金。余無所用。請以畀子。命左右舉革囊置之崇道臥室。崇道方前致謝。將欲啟詞。邱老已離座起。出大門躍馬去矣。崇道返告其女。女曰。吾已知之久矣。特不先告君耳。可早決行計。時臧獲已星散。忽有執炬者數十人。排闥直入。曰。車已候門。請速行。捆載纍纍。約車十數輛。一時並發。行至半途。易車而舟。崇道從舟中遙望。但見火炬蜿蜒而東。有若長龍。舟旣發。耳畔惟聞風浪聲。天明已抵潯陽江口。舟子皆關西彪形大漢。不煩指示。自知生家。革囊十。皆重百鈞。負之如無物。交付已了。遽辭去。不索一錢。附近鄰里知崇道歸。咸來賀。因話昔年錢太守於君事。亦自悔孟浪。故不復上詳。君今歸來。可高枕臥矣。崇道自歸後。意

氣謙抑。頓更故態。與人晉接周旋。和藹可親。女亦了無異人處。閒時專習針黹。工刺繡。姻婭往來。亦無有知其能武備者。時傳粵寇之警。消息日逼。女謂崇道曰。此間正當衝要之區。非可久居。爰卜築於附郭三十里村堡中。俄而賊南犯。連陷卹縣。果如女言。有賊之游騎至近村者。村人殲之。女曰。禍不遠矣。遂命村人先自爲備。掘塹築砦。固守以拒賊。越日賊果大至。女戒村人毋妄動。自與崇道設伏要道。俟賊過半。突出擊殺。賊輕其人少。環圍之三匝。女左右馳驟。每過處賊首自隕。賊但覩刀光如匹練。竟莫辨人影也。崇道殺賊不如女。當其至處無不辟易。是役也賊殞無算。謂有神助。相戒莫敢犯。一村賴以保全。村人甚德之。賊平數年。一夕徙去。

水仙子

王韜

江君秋珊。名順詒。字子穀。安徽旌德縣人。由明經出爲浙江知縣。需次杭垣。以名士而爲循吏。一時聲名藉甚。上游俱器重之。側席諮諏。待若上賓。旋同宦浙西諸君子。舉行西泠酬倡集。請君爲之執騷壇牛耳。君述撰等身。著有些齋子詞學集成。願爲明鏡詞稿。夢花草堂詩鈔。詩話醴陵集。注皆風行於世。不脛而走。生平事蹟甚多。不必紀。紀其軼事。江君雖居皖境。而恒喜作近游。嘗渡江而南。窮金陵京江毘陵錫山。

諸勝會。泛桴秦淮。尋芳莫愁。徘徊決旬。迄無所遇。一日偶游妙相菴。小憩於紫竹軒中。內有一黃冠。憑欄啜茗。古貌修髯。若有道者。見生入。起與爲禮。生正苦無人與談。以破寂寞。移座就之。詢知黃冠爲曾姓。字養雲。寄居呂仙觀中。足跡幾徧天下。所言吐納修養之術。生不能解。黃冠爲之歎息曰。觀君器宇。自是靈山會上人。惜已隔幾塵。遂味本來耳。君記取目前當有奇遇。然天劫將臨。終歸於水流花散。二十年後。當俟君於小孤山畔。共探梅花也。言訖別去。旋有售古畫者至。卷軸紛披。中多佳構。有一美人圖幅。對鏡臨妝。異常嫵媚。特鏡外美人與鏡中美人。眉目衣裾。迥不相同。生反覆展玩。愛不忍釋。索價甚奢。傾囊得之。歸懸齋中。日夕相對。焚名香供佳茗。冀其夜間珊珊而來。結世外緣。以諧歡好。出入必祝。如是者幾半年。時正秋高。氣爽涼意襲襟裾。同事友人招作蕩槳游。遂與偕去。畫舫無數。容與中流。兩岸紅檻一桁。疎簾中隱約雲鬟斜露。粉面呈妍。簫笙歌吹之聲。徹於遠近。生遊目騁懷。其樂無極。遙見一舟繫纜垂楊樹下。畫鷁橫排。晶窗四敞。中有二女子。整襟對坐。几上瓜果雜陳。楮盤初設。從容笑話。態度閒雅。生駛舟過其旁。乍覩女容。不勝驚異。蓋一女絕似圖中人也。爰囑篙工泊舟其旁。須臾一女出玉笛吹之。其聲嘹唳。響可遏雲。吹畢強彼女

作歌。女意似不可。乃授以玉笛而自引吭度曲。宛轉抑揚。纏綿往復。有一字作數轉者。真能令人之意也消。生傾聽久之。亟贊其佳。顧末由達微波通芳訊也。再四躊躇。計無所出。姑與舟子語。始知其住居莫愁湖畔第三家。名雖良家。而與二三知己往。可以藉通款曲者也。聞之竊喜。廻舟登岸。徑詣其處。門外林樹扶疎。綠陰如幄。往叩雙扉。呀然自開。垂髫婢肅客入。卽頃時旁侍者也。對客嫣然一笑。若知生專爲女來者。須臾女出。則已易淡妝素服矣。愈覺其靜婉娟妙。淪茗相對。默喻於無言。女詢生來此將應秋試否。生曰。功名之心。久已如死灰槁木。惟題鳳情殷。求凰念切。將欲爲秦淮河中添一段嘉話耳。女迴顧粲然。瓠犀微露。囑小鬟設席於紅疎綠媚軒。曰。君旣遠來。不可不一爲洗塵。生再三致謝。曰。卿真妙人也。善解儂意。座無別客。儘可對坐談心。不必作世俗侑觴惡態。女亦曰。善。軒建於湖心。四面荷花環繞。翠蓋紅蕖。掩映於清流碧沼間。覺暑氣塵氛。爲之盡滌。肴多蔬菽。別有風味。女飲量甚豪。偶行射覆。生多不能中。沃無算爵。女命取碧甯杯來。爲生解醒。生曰。此亦蹈前人窠臼耳。女曰。君試觀之。自知及取至。則蓮葉一瓣。乃玉所製。雕鏤甚工。最奇者玉質頗軟。可舒卷自如。中已貯酒。令生一吸而盡。生覺涼沁肺腑。酒氣爲之盡消。生曰。辨其味非酒。

非水。但覺如醴醕灌頂。直達丹田。果何物歟。女曰。此名古刺水。乃荷蘭國所進。非中土所有也。於是洗盞更酌。飲至更闌。生已玉山頽倒。遂宿於女所。翌日。生奉白金三百爲女母壽。女固卻不受。生曰。如是余不能常至此矣。不將謂予爲獵食者耶。女曰。君勿視妾與院中姊妹行等。自是生時詣女室。無間風雨。秋杪冬初。西風戒寒。湖水始波。庭樹微脫。生淒然生思鄉之念。僕指所費纏頭。逾已千金。將別。祖帳臨歧。驪歌載道。酒半。女起捧觴進生而言曰。往日君謂余不歌。輒作懊惱語。今分離在即。請爲君歌一曲。以賸行旌。生連聲數觥曰。願聞。女乃撥琵琶。輕攏漫撚。音韻悠揚。歌聲忽發。裂石驚雲。彈至中間。忽作波濤澎湃之聲。天風浪浪。海山蒼蒼。幾若令人置身在高峰流水之間。生靜聽移時。不覺爲之撫几太息曰。卿真能移我情矣。女曰。此名水仙操。乃妾所自製者。妾生長水涯。自號水仙子。十歲時。金陵髯道人授余以琵琶。謂余母曰。汝女他日姻緣。終在水邊。記取勿爲媒妁所誤。今君姓江。適符前語。妾閱歷風塵。情深意摯。無有如君者。君去幸卽早來。妾自君別。杜門息影。不見一客。此曲卽以爲終身之訂。更以酒奉生。使飲其半。而以其半灌地曰。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妾如有負。明神殛之。生亦慨慷流涕而起曰。敢不如約。生後別營金屋於城南。以千金迎。

女歸。倡隨之樂。爲閨閣中所未有。月夕花晨。無日不並出游覽。或拏舟臨水。或乘輿登山。遊屐所至。遠近之人。輒指而目之。謂爲神仙中人。不謂好事多磨。寇氛驟起。長江天塹。竟至不守。賊衆遂直逼城下。生上書當事。謂城外不可不置重兵。相與作犄角勢。願率一旅。出與城外賊戰。當事置弗省。生欲於家鄉招募壯丁。自成一隊。女曰。事急矣。勸生卽出。生倉皇泣別。留所佩玉與女訣。女曰。事不可爲。當以一死報君行矣。勿以妾爲念。生涕不能仰。女曰。大丈夫當捐軀絕脰。以上報國家。何猶戀戀兒女子作婦人泣哉。生遂行。甫出而城陷。女夜起。聞甲馬洶洶。登樓望之。火光上燭霄漢。遙聽呼殺聲震遠近。歎曰。賊已入矣。江郎雖來。何濟於事。但願其平安得達鄉里。則吾願畢矣。旋聞勾欄中有王月仙者。以殺賊死。歎曰。此烈女子也。不意青樓中有此傑出事。然則吾死尤不可緩矣。遲恐不得死所耳。遂以家財散給賊獲。令避至僻靜所。乘間謀出。衆勸其早爲已謀。女曰。此間幸未爲賊所知。故可偷旦夕生。若其猝至。將求死不得耳。今日且游湖一樂。藉作消遣計。從容妝束。上下皆易新衣。并令攜酒。酸茶爐。載自以隨。駛至中流。女曰。美哉水也。眞爲我葬身所矣。一躍入清波中。救之不得。但聞自語曰。今日我真爲水仙子矣。翌日覓其尸。得於蘆葦中。顧無所得棺。乃

漢葬之於湖畔。事平。生徧求女。莫知女踪跡所在。料其已死矣。旋有僕人話其自沈消息者。生聞哭之慟。生之出也。攜圖與俱。及後亦不知流落何所。因繪願爲明鏡圖以寄感慨。而求當代名流爲之題詠。吳中西脊山人秦膚雨爲譜南南呂一曲以紀其事。懶畫眉驚鴻態度寫生綃。把一幅丹青慰寂寥。將身作鏡伴妖嬈。日日新妝照。但此願何時始得拋。步步嬌。遇着勾欄人嬌小。買得桃花笑。羨風流似薛濤。紙上兒依稀替寫伊人照。若從此種愁苗。那曉得畫圖終是終是傷心藁。山坡羊對青青蔣山秋老。舞摻摻柳絲低裊。冷清清一箇秦淮。慣時時水閣停蘭橈。銀燭燒。纏頭費幾宵。向樽前最愛最愛秋娘貌。意欲藏嬌。築來屋好。招邀弄鴛絃。鳴四條。堅牢盼。賺盟成。一朝江兒水願化青鸞鏡。妝臺暮復朝。把翠眉兒照見春山埽。絳唇兒照見櫻桃小。綠鬟兒照見花枝裊。照見低顰淺笑。杏臉桃腮。貪把傾城看飽。玉交枝短緣忽了。莽烽烟江南却遭。流離各自悵。飄飄訴不盡淒涼懷抱。花前尙想玉人簫。彩雲已散羅裙杳。比新愁秋江暮潮。比新愁秋江暮潮。園林好念人兒山重水遙。念人兒山重水遙。更沒些兒音耗。餘瘦月似眉梢。餘弱柳似纖腰。僥僥令青山名士老。紅粉美人銷。縱得做菱花明鏡好。不見昔日丰姿絕世嬌。尾聲空來畫裏眞眞叫。安能敲破鏡

重圓宿願消。好把這相思丟去了。丁亥秋間。西脊山人客春申浦上。過訪余淞隱廬。酒罷茶餘。劇談往事。余援筆記其崖略如此。傷美人之已化。悲名士之云亡。黃土青山。千古抱痛。不禁使余根觸舊懷。淚爲之泫泫墮也。

紀燕子尾事

闕名

燕子尾者。前清中葉之大盜也。燕飛空中。能手捫其尾。故云。先是峨眉山有老僧。習劍術。鍊雌雄二劍。其劍可以橫掃千軍。無能近其側者。劍自飛門。遇之者輒支解。然秘密其技。不偶一試。有孺子宿山門。丐也。僧憫其小。收蓄諸寺。孺子性敏慧。事老僧甚善。愛之。遂盡以傳其術焉。孺子既差長。知師有二劍。不之與。屢以爲請。不之許。曰。神器不可妄用。妄用則自招禍。必有破其術者。雖神器何爲。孺子心不滿於師。遂效逢蒙殺羿故事。而盜携二劍出寺。往來陝豫蜀鄂間。爲大盜。羣盜精其技。遂呼之爲燕子尾云。有欽差大臣某復命入都。舟過洞庭。其處女國色也。偶啓篷窗瞻眺。見一人踏浪來。衣履翩翩。並不沾溺點濡。衆以其爲精也。咸驚訝之。直上船昂然立航頭。欽差問曰。汝何人。曰。吾燕子尾也。欽差曰。汝盜乎。笑曰。然。此來志不在金銀。願不在服物。但得爲公增足矣。限汝三日。吾往某處。速送女來。免汝一家於難。否則殺汝。吾

仍自取之。言畢。颺然去。欽差問甚。以爲燕燕之詠。爲期良復不遠。適遇東西風緊。帆挂如飛。一日遂至武昌。與總制言。必得燕子尾。總制傳諭府縣。期在必得。詢衆捕。皆駭愕。惟一捕老矣。頗知劍術。然退卯已久。里居不肯輕出。諸捕切懇。拜不能起。老捕躊躇良久曰。吾無能焉。然有一姪。劍術頗精。瞬息千里。現商於外。須召之歸。姪歸。命以擒燕子尾。姪亦大駭曰。吾非其敵。無已。當往煩吾師。或可得之。其師爲五台一老僧。與燕子尾之師同學也。知峨眉僧爲燕子尾所殺。遂授擒之之法。又曰。彼非恃二劍。恃其身手好也。拳脚精也。當以柔術制之。捕姪歸。與老捕謀。以一妓待燕子尾。商之制軍。如謀以處燕子尾。嘗往來焉。一夜至。妓細語曰。儂與若處久。未能盡歡。抑尙戀欽使女乎。燕子尾曰。無妨也。致款曲。方銷魂際。遂爲捕姪所擒。燕子尾之盡欽使女。初未及媒。蓋恐敗其術。而術卒不可守。此白蓮教之餘孽。嘉慶初年事也。近人野遺雜話。熾吾筆記。皆載之。略有不同。

羅浮游記

潘飛聲

光緒壬寅年三月。余有游羅浮之約。十六夜集飲香海錦香樓。陳鳳伍太守于席上。告知羣妓。皆舉觴勸飲。爲我送行。夜半陸鏡涵由五羊返。言明日登程。

十七日。鏡涵邀早酌。同席晤余雲眉都轉。雲眉廿年前曾偕沔陽劉彤軒司馬游歷南洋。彤軒所撰南游記。詳述其事。今見雲眉。甚懷彤軒。緣彤軒兩至粵東。來往瓊海惠州六七年。屢欲游羅而浮未果。今老病歸楚。未必再能償願也。下午鏡涵携其子光國與余登珠江輪船。游侶梁又農已先在。薄暮展輪。黎明抵海珠。憶余十年前題羅浮圖詩云。羅浮祇在吾鄉裏。策杖相尋老未遲。今年四十五。卽踐夙約。把臂四百君。仙山猿鶴。不余嗤也。

十八日。早起。換石龍渡船。原擬自僱小輪。直駛至九子潭登岸。因久旱水涸。不能上涉。不得已。改附渡船。艙中極熱。入東江。始覺清風徐來。日晡抵石龍。又農弟叔拔遣人來接。并僱紫洞船。放乎中流。江景清寥。心神俱曠。忽睹一小舟刺波至。諦視拍手。則何夢臣也。問何以知余至。夢臣言渡主是其戚串。頃遇於途。謂今日有人從香港來。竟日飲酒閱書。狂論不已。卽猜爲余。試偵之。果爲余也。相與大笑。夢臣邀登岸。下榻修竹園。鏡涵以經買紫洞辭之。憶癸巳秋。余寓東官。何子遇尹祥墀張子才尹棣軒袁厚常邀余游此間。夜宴修竹園。徵歌選豔。當時卽擬游羅浮。因待一僧作導。游者不至。輿遂中輟。曾繪望羅浮圖。題詩云。前身我是朱明客。一別鐵橋卅六年。忽睹

三峯如故侶。未拋塵夢又迴船。終隨葛令尋丹竈。要與麻姑種酒田。胡蝶養成文鳳大。洞門應記白雲邊。此詩未編入集。和韻者二十餘人。今聞祥墀主講寶安。子才棹軒遽謝塵世。子遇厚常均一別十年。而侑觴之阿韻阿香。并爲大力者負之而趨矣。人事滄桑。回頭一瞬。夢臣言江河不靖。召離鬢亦不敢至。因致函介字營張統領。囑其派勇保護。談至夜深乃去。江上靜悄。月明如畫。憶陳蘭甫先生語余云。昔游羅浮。僅得羅浮睡了四字。欲續爲詞。久而未成。起從天際望一抹遙峯。真覺先生此四字爲傳神之筆也。

十九日。又農以輿來。渡江卽惠州境。遙見大山。高矗天宇。恍睹仙眞披百摺霞衣。露笑靨相招者。四百君皆吾故人。若訝我來遲也。輿中重閱惲子居游記。謂羅浮山以致勝。如見荀奉倩劉眞長諸人。如讀張文昌詩。如觀王叔明畫。山南氣蘊藉。如廬之龍眠山。山北氣峭倩。如杭之龍井山。鏡涵曾游廬杭。深歎子居比擬之妙。輿夫疾馳二十餘里。至九子潭。潭方趁墟日。肩摩喧聒。覓酒肆茶館不得。就市上購燒鷄燔肉。以酒沃之下。午始至白鶴觀。松林深邃。巨石設門。又數轉抵觀。泉聲款客。老桂盛花。尹道士至善出迎。安置行李。導游五龍潭。潭在觀左。松徑斜入。萬綠灑地。奇花滿山。

潭上有亭。俯瞰潭底。石皆縐疊。色如水銀。顯露龍形。兩山中劃。均作大斧劈皴。亭右復有細泉。繞流石面。坐闌上。可以浣巾濯足。潭下爲藥槽。爲石臼。過橋卽見石刻羅浮兩大字。黃香石詩所謂上有十尺字。磨崖作秦篆。仙人時來觀。萬古積蒼蘚處也。亭後大石高下。登石可以手探玉龍。再上卽爲大小水簾。疑夜樂洞去此不遠。道士云。踰後山四五里。可到胡蝶洞。此洞巖壑幽深。細草如織。產五色胡蝶。大如彩禽。然山路峻峭。游客罕至。惜時漸昏黑。亟宜歸觀。回望玉女峯。烟鬟霧縠。已隱萬重青障矣。余自署胡蝶洞主。舊與亡婦佩瓊居士。有偕隱羅浮之約。何可不一至其地。然仙人已仙。余滯塵海。洞天有主。未易追踪。惟有仰眺烟霞。漫漫太息而已。夜宿觀中。清虛幻境。繩床竹簟。夢入梅花深處。蒼蘚四壁。玉几銀臺。上有美人。長身窈窕。轉瞬已失所往。翩翩仙蝶。導出洞門。警枕清鐘。倏然而醒。起步雲廊。正參橫月落時也。二十日偕鏡涵又農往游華首臺。至松徑卸輿。長松閉天。衣裳盡碧。大石犖确四五里。如牀如几。如門如障。蹲如獅。伏如象。一聲山鳥。松子落衣。始覺已入幽深也。至雨花橋。笙鐘爭鳴。響入雲際。門刻石聯云。一門深入羅游路。五百重登華首臺。爲空隱禪師所題。僧導入禪室。壁間懸天然和尚詩。隔閱二百餘年。尙完好。天然俗姓曾。明

孝廉入國朝不仕。禮空隱爲剃度師。架上有瞎堂集。天然著也。其詩清迥。脫釋門習氣。僧導入祖堂觀空隱像。空隱陸氏子。名道獨性至孝。母病需山泉。日肩擔走二十里。母卒廬墓三年後。乃入法門。勝國遺老文章節烈之士。無不傾心願出其門下。余擬題一詩畢。復自香積廚沿覓得徑。曲峭逶迤。異卉夾道。又農至別有洞天處少憩。余與鏡涵直登合掌巖。坐洗衲石。仰觀飛雲雪躍。藤蘿垂挂。琴筑清冷。心游元虛。不知何者爲泉聲爲妙香矣。僧復導尋泉源。巨石成門。上爲逍遙洞。老樹蓋屋。細草鋪臺。空禪師說法時。高僧雲集聽講。于石室外結茅面壁者幾逮五百華首之數。今榛莽不治。象教寢失。非得高行如空穩不能振起宗風。出山四五里。尋黃龍洞。度抱珠橋。聞瀑聲。忽睹玉龍。從山巔松杪。蟠旋空際。落至半山。或爲坎壘所激。或爲枝葉所障。陰晴隱現。不可端倪。歷磴上拳。過石橋。雙瀑反出其下。二樵山人云。靜極入山客。雲水勞未已。非至黃龕不能狀此奇句也。橋名滌塵。余謂此處豈尙有塵可滌。應易名滌雲橋。入觀。道士供雲霧茶。芳冽無比。船室內張李仲約侍郎草書大軸。上錄李子虎詩一宮玉甫詩二跋云。昔在羅浮。見題壁詩甚夥。絕無佳構。惟此三詩。尙足爲名山生色。故錄以應道人之請云云。子虎玉甫皆吾故人。身後蕭條。遺稿未聞有綴。

拾者。附錄于此。以誌前人鴻雪。子虎詩云。延祥寺迴寒生戶。白鶴幽洞涼浸衣。不似此山萬松裏。滿天風雨玉龍飛。玉甫云。暫息塵囂脫戰袍。道人邀我醉酥醪。黃龍觀口松千樹。滿徑蒼苔落鳳毛。絕壑奔湍石徑遙。流杯池上滌塵橋。在山泉水清如許。試我腰間木屨瓢。憶在侍郎家見書此軸時。余年正少。今閱二十五年矣。觀內有彌存精舍。爲明儒龐嵩遺址。嵩甘泉弟子召徒講學山中。及築室荒蕪。嵩之孫重建以祀栗主。名山勝地。如後起無人。雖美弗彰。道士導游洞側。蝦公巖。潭水凝湛。風林蔽日。而石版平衍如堂奧。下列石臺石几。最宜玩月。蝦公名太俚。擬易名洗月磯。倩善書者勒題石眉。從仄徑攬衣下。又得石臺。松翠迷天。杜鵑紅染山谷。迴望山後老人峯。瑤石臺。大小石樓。金碧晶瑩。雄峙天外。眞令神游八極之表。方延覽已及山麓。一躍可踰滌雲橋。石凹。不必再出觀門矣。歸途由寶積寺下延祥寺。均與山僧茶話而別。將返白鶴觀。從觀右訪麻姑賣酒田。山名麻姑峰。卽梅花村故址。是地峭削不能結村。趙師雄所夢。皆幻境耳。余閱近人集題梅花村詩。多侈陳風景。今始知其實未到此地。文人結習。每借一佳地名以遺筆墨。夢中臆語。不畏爲山靈所笑。然考羅浮詩莫古於陰鏗江淹。皆類夢游天姥。何有一語能發洞天奇秘耶。

二十一日。余將入浮。鏡涵擬游何仙觀。又農足憊。留山中止息。鏡涵謂余既至羅。不至浮。卽負蓬萊名勝。飯訖送余登輿。行二十餘里。憚子居所謂諸峯壑漸裏漸遠者。而子居復有亦漸粗惡之言。不知浮山較羅更高。山皆峻嶺。濃綠古翠。磅礴雄尊。自異羅之秀峭。然非粗惡也。見黝石刻隸字曰仙凡路別。徑漸逼仄。舍輿而登。再上爲佛子凹。石更巨。刻大字曰分霞嶺。張南山題。湯雨生書。復再上橫石刻篆曰下鐵橋。署款青崖。梁比部靄如書也。黎二樵五百四峰堂集謂五龍潭石徑爲下鐵橋。子居分霞嶺記謂此地界羅浮二山。其上卽鐵橋。左股合離。尙難確攷。自入浮境。登陟勞頓。雖輿坐亦覺其苦。今睹前輩留題。遺風餘韻。追步後塵。心顏爲之頓豁也。望白石門樓高矗天半。萬峯攢簇。鳥道螺旋。憶南山詩山勢盤凹形。人行作之字。磴道五百丈。欲登鼓其氣。福地乃設險。仙靈有深意。不敢不鼓勇直登。門樓顏曰蓬萊門徑。本伊墨卿書。今改建已易他名。門內舊有玉液亭雲廚天香室。皆荒廢。不知遺址所在。亦無賣茶者。祇雨生思源二字篆書刻石尙存。又七八里。始至酥醪觀。萬山叢裏。乍睹仙鄉。意興欲仙。已忘塵世。道士彭理源。衣履修潔。肅客餉茶。導入客廳。楹窓屏廡甚飾。無村陋氣。杭上縣一聯云五色雀鳴爭導客。千年鶴到不離仙。先師葉蘭臺戶。

部書也。餘房室曰眠雲室。曰惜陰別墅。曰香露亭。曰響泉書屋。曰洗夢軒。曰養正廬。廬外刊石聯云。出月入日是吾道。寸田尺宅可治生。爲曾伯祖伯臨刑部公集黃庭字書。仿率更不能治生。安能住名山。且不能游名山。循誦先言。言中有物。是地在浮山最深處。集仙傳稱安期生與神女會。元邱酣元碧之香酒。醉後呼吸。水露皆成酥醪。故以是名。薄暮登觀後山。松篁蔽嶺。竹盡簣當。花多木芙蓉木犀。五色翠鳥。啁啾其上。梅方結子。緣陰正繁。斗臺上有吳荷屋題名。謝里甫羣玉二字。石刻南山拜松處。五字隸書尤佳。道士江瀛濤題也。釀泉水僅一勺。以筥導之。足供觀內汲飲。至逍遙臺旁眺觀門。四山環繞。如碧玉圍屏。荷池清湛。雜花絢爛。多不知名。此地土氣醇沃。風日和暢。覺黃龍白鶴。尙饒荒冷氣。彭道士爲余安榻浮山第一樓。樓卽黃香石編浮山志處。房壁懸賴介生小像。名輩精神。宛然相接。道士置酒剪燭夜談。閱浮山志載佛子凹鳥道百盤。行者喘息。然巨靈設險。所以限俗士之游踪。待高人之芳躅。又憶陳元孝句。福地於今路亦難。余獨遊至此。誠一快事。

二十二日侵晨起。攀雙髻峰。望上界三峰。雲氣蒼茫。銀臺隱現。飛雲頂距此尙遠。眞呼吸可通帝坐者。聞有吾縣陶生宿黃龍。一夜卽登飛雲頂。余思之不覺慚赧。然洞

天秘奧。豈令人一游攬盡。卽留此結再來緣。返觀早餐。彭道士供甜醪。黃酥醪。云此釀卽仿元碧酒製成者。半酣束裝。道士索書兩巨幅。瀕行再出扇求書。昔謝里甫游羅浮。援東坡游廬山例不作詩。惟元日飲下陂最樂。賦二絕句。其一云。管領春風入下陂。便思臨水築茅茨。深潭淺渚平湖外。記種桃花一萬枝。其二云。道士晨移丹竈煙。手鋤白石煮清泉。自從神女朝元後。若個來張歲首筵。余此游賦詩。然不及近體。以彭道士欸留殷勤。因用其韻云。門外山塘綠滿陂。何時來此種菱茨。仙山認取桃源路。梅樹千株竹萬枝。袖拂浮山萬疊煙。酥醪一酌酒如泉。涼秋預約餐紅稻。重領仙廚櫻筍筵。道士相送出山。立談良久始別。昔東坡一宿道士鄧守安山房。有十杯羅浮春詩贈鄧。而鄧名卽附坡集以傳。文字因緣。非偶然事。歸途過茶山。望黃仙洞在山凹深處。其中名瀑。亦待後游。至九天觀雲構。雖小而林木幽野。海雪山人於此號明福洞主。聞有鄺仙石。去此尙里許。入冲虛觀。觀祀葛仙翁。以文字開闢羅浮。稚川先生實推領袖。山中道院皆從此分派。如白鶴古稱稚川。東庵酥醪則北庵也。觀右有稚川丹竈四字。爲吳雲巖殿撰補書。已非東坡手筆。東坡亭只存舊址。叢竹合徑。池水涵空。古石一邱。千年積蘚。觀方重修。僅三清殿竣工。已費萬金。餘尙待布。

施者。葛君夫婦俱仙。洞天眷屬。古來無比。余語道士。宜別築一祠。以祀鮑姑。庶九天鸞鳳。長駐此間也。道士出丹竈丸贈別云。可愈百病。其丸泥處即在殿後。謂是處得山正脈。掘土四尺。其泥可用。他處則否云。返白鶴與鏡涵又農話游浮勝處。各出詩相示。鏡涵戲語又農。吾二人游羅未到浮。均香石所謂俗士非高人也。余謂黎二樵陳仲卿均未至酥醪。豈皆俗士耶。相與一笑。

二十三日。與鏡涵又農光國別。山尹道士送出觀門。小住各山。復入塵海。不勝依戀。第七洞天三十二泉源福地。非襪被數月不能窮其幽邃。然神游目攬。以酥醪黃龍爲最勝。五龍潭在觀之左側。飛泉疊壑。移作書齋几席間玩。計宿觀三夜。日必携酒登潭上亭。此游則潭爲我作主人。語其私愛。酥醪黃龍亦不多讓。袁隨園羅游諸詩。無譽美之詞。獨於斯潭稱賞不置。隨園非不知山水情狀者也。道士言經蓮叟與李逍遙上月來觀。住十日。擬築精廬於觀之右側。經李皆余老友。不審何日可以把臂入林。鏡涵亦有住山之約。是觀飽水飽柴。紅稻無缺。非近世之桃花源耶。倘能如願。則余自署梅村酒田農父矣。至九子潭午占薄暮。雇畫舫泊東江。又農弟叔拔茂才招飲酒樓。言學生莫自修聞余來游。從莞城走謁。知余入山。忽忽遂返。按羅浮之名。

始言於史遷。推爲南岳佐命。道書則稱羅浮爲第七洞天福地。朱明羅眞之天南爲奇境也。然左股蓬萊。乃淪邊徼。眞靈窟宅。杳若荒陬。游者致有有約不成之歎。屈道援旣恨劉鋹之穿渠未成。而自石龍香溪駕筏于斷峽深林。可達冲虛觀者。今亦陵谷變遷。滄江成陸。蓋游屐罕至者。不畏風波。不虞盜賊。以由九子潭登陸入羅。又由九龍潭乘輿入浮。數十里平曠野。戶少人煙。勞頓竟日。都無茶飯款接。疏村遠市。窮苦不堪。地鮮膏腴。山靈癰瘡。使建鐵軌于陸路。借仙人之飛車。作長房之縮地。不踰數刻。可履洞天門闌矣。瑞士意大利稱西土名山。自築鐵路以來。林木茂密。田畝豐穰。市廛暢盛。民游樂國。暴寇不生。樓臺可澤。金銀雲霞。新其絢綺。此仙城寶界之猶有待於後人也。

二十四日晨起登舟。午抵海珠。換小舟至家。兒女出迎。話羅游之勝。余以白鶴觀所得藤杖名羅杖。以酥醪觀所得名浮杖。擬各刻銘。命兒輩收弄。以爲說劍堂中長物。申刻登輪。鏡涵先在。夜半返港。昔謝里甫先生謂未至飛雲頂。如未嘗游。余語鏡涵。我輩尙未算游羅浮之人也。天下事留不盡之境。即結不盡之緣。造極登峰。再期異日。然此次畏賊盜。又畏行路。輿夫入山雇用至數十人。非鏡涵之豪。亦不易游也。

附詩

宿白鶴觀

颯颯長松林。天地忽然碧。怪石立如人。隔林遠招客。疏鐘一杵動。投觀恰晚食。道士置行李。辭拙賦性直。余身已仙都。亦暫息塵翮。焚香對幽竹。猿鶴共一席。月來百花醒。雲睡萬壑寂。安夢酣青山。定光出千尺。

五龍潭

紆林構樹杪。疊巘裹山足。五龍不雲雨。淨此一潭玉。夾徑墮青紅。古篆漚蒼綠。玉女畫修蛾。俯瞰恰新沐。龍宮開寶鏡。霞彩漾羅縠。誰結潭上亭。清冷憂琴筑。神龍聽曲來。戲灑珠萬斛。我亦弄月輪。一杯手可掬。

胡蝶洞

一蝶歸仙山。一蝶飛人間。莊夢方蘊蘊。安能超塵寰。洞門不可卽。矗立青孱顏。夢中下一蝶。默魂上松關。仙人如春烟。窈窕雙翠鬟。欲隨么鳳羽。但見明月彎。銖衣濕烟露。天風聞佩環。

華首臺

五百應真華首尊。南宗重開不二門。安禪乃在古石壁。無臺有臺均寓言。一橋雨花任流水。竭來塵海原非根。空寂已落第二義。色相乃現祇樹園。佛喜傳經重衣鉢。松石羅列皆兒孫。獨師法場闡高妙。一指豎有真意存。當時皈依走海外。遺老受戎貝葉繙。師無世情却至孝。頗厭迎錫爲囂煩。入山出山祇說法。點頭合掌巖石蹲。後二百年拜遺像。蓮華座上頂可捫。睹堂詩卷挾右脅。筌筏未敢呼師論。眞如密諦我心寂。兩耳不覺松濤喧。

洗衲石

山花猶早春。雲水已秋色。落我無塵衣。寸寸作秋碧。隱師舊說法。洗衲此遺石。玉龍伏礪底。不敢怒破壁。白雪散平林。綠天若初夕。還叩香積廚。却乞伊蒲食。笑問老寒山。我豈烟火客。

題空隱和尚像

吾師清淨人。原非色相身。畫師雖狡獪。偶現一微塵。我貌與師肖。象教言緣因。東坡謫人間。前世爲德雲。我本弟子行。曷敢與比倫。虔薰一瓣香。至道惟能仁。

黃龍洞觀瀑

黃龍不見飛白龍。作勢未許烟霞封。遠迸千疊萬疊石。倒掛十株百株松。昔觀西樵白雲瀑。一落千尺雲門中。斯龍鬱律乃矯健。五丁欲捕力已窮。天風更助之而態。松濤怒捲趨西峯。幽人忘機喧亦寂。置身霄漢騎玉虹。浩蕩雲海詎人世。下界莫問天華宮。尙愁雷雨出咫尺。蒼翠濕透青芙蓉。雲水冥冥忽軒豁。漏出一響松際鐘。

滌雲橋

羅浮大雲海。洞陰多野雲。雲水日相滌。仙山古無塵。

洗月湖

雲濤天半飛。月乃出石罅。萬壑蕩空明。仙山古無夜。

梅花村次蘇韻

今宵眞宿羅浮村。錦屏月慢團我魂。麻姑窺簾壓春酒。素娥照影無塵昏。美人娟娟隔香洞。笑我尙未歸家園。枕畔參橫與斗落。擁被誰與問寒溫。仙雲墮砌花未醒。翠禽喚起明晨暾。古梅千株璨玉立。尙想雪衣來叩門。平生幸無紫雲戀。夙抱恐負滄洲言。湖山得守逋仙鶴。暗香閉戶傾金樽。

與蘭史飲于梅花村同用蘇韻

三水陸正祥鏡涵

山迴澗曲別有村。松風浩浩醒醉魂。梅花萬樹結寒玉。喚出明月山不昏。玉女下窺水簾洞。何姑寂掩鍊玉園。酥醪仙漿釀元碧。吸之百體回春溫。酣眠爛醉在花下。忘却曉掛金烏暎。欲騎白鶴揖華首。說法重登不二門。老蘭前身黃野人。已得酒趣參妙言。汝可不作師雄夢。會須日夜傾金尊。

壬寅暮陸鏡涵太守潘蘭史徵君邀遊羅浮信宿白鶴觀同用東坡松風亭韻題壁以紀游興

東莞梁清又農

雲嵐一角山家村。忽睹羅浮娛我魂。神君四百下招手。異境忽破雙眸昏。余家去此不百里。已脫塵鞅非鄉園。竭來白鶴叩道院。道人餉我山茶溫。導觀泉石轉幽邃。古木茂美迷清暎。明當擲杖鐵橋頂。上謁帝座排天門。手握白雲飲甘露。紫府鰲極甯空言。歸來作詩示潘陸。五龍亭上開癡尊。

麻姑酒田

仙山酒爲業。仙人好酥醪。龍潭可作釀。潭下存藥槽。業主屬麻姑。仙鄉足富豪。蒸酒借丹竈。紅稻簸長腰。我擬作佃戶。荷鋤負大瓢。日飲梅花酒。薦以山葡萄。

分霞嶺望上界三峯

飈車飛度山萬重。天風上吹蓬萊宮。青霞拍天鳥道絕。祇有一路疑天通。平生頗極
八表志。不信鬼斧施神工。鉤幽鑿險足所至。儘備異筆開鴻蒙。鐵橋高高架雲壑。握
衣千仞如行空。松崖馴伏百啞虎。藤杖幻化雙銅龍。飛雲崢嶸出天外。上界尙有三
高峯。帝恐飛雲日飛盡。天門豁露人可蹤。特驅三峯作屏幃。隱現霞彩升於東。懸知
太華尙夜碧。粵山兀立千芙蓉。南荒南盡復何有。但見一氣趨空濛。南嶽晉秩視三
公。詎屑佐命儕附庸。金銀蠹起石樓頂。偃僕拜倒老人翁。余將通誠謁帝座。登眺未
暇隨赤松。第七洞天署仙客。頭銜肅拜眞靈封。

宿醪醪觀

我從白鶴來。飛身若霞舉。高叩蓬萊門。獨夜宿元圃。醪醪愛呼吸。雲水盡仙醕。醉問
安期生。何處尋神女。

贈彭理源道士

宋朝鄧守安。今日彭理源。坐我浮山樓。永夜同笑言。愧非采薇客。道妙安足論。十杯
羅浮春。醉倒元碧尊。終當脫塵鞅。來住白水門。

醪醪觀夜坐憶鏡涵

君往謁何姑。我獨尋神女。凌晨笑握手。別路叩仙府。梁生腰腳弱。枯坐與誰語。分枕夢青山。雲霧萬重阻。上界聞清鐘。衣裳欲飄舉。仙醪不成醉。念我同游侶。相報無新詩。割取蓬萊股。

穉川丹竈

神仙本無丹游戲。亦有竈。未能修真元。安得語妙奧。偉哉勾漏令。平賊此高蹈。淑配同仙山。驂鸞得真誥。題詩洗藥處。搜讀已傾倒。不敢求長生。但乞療煩惱。手撮一丸泥。曷足言引導。願隨黃野人。竈下供酒掃。

東坡亭

東坡投荒一物無。一亭山水歸髯蘇。藥池漱灑湛空碧。照影東坡如可呼。坡師抱朴友道士。守安亦去亭勢孤。得非松風亭下臥。梅花村酒沾百壺。兩亭跨鶴自來往。況有扣戶傾城姝。坡可分身作千百。花月良夜應不虛。安得傳神虎頭筆。壁間補寫笠展圖。

五龍潭亭上約鏡涵酌酒

朝跨黃龍游。暮投白鶴宿。玉女驪烟鬟。花間笑幽獨。去去五龍潭。深杯酌醺醑。

梁又農弟招飲江上酒樓卽席作

身帶浮山雲。腰掛重醪釀。酥登江上樓。快作霞邊唱。十年再來往。游客幸無恙。名山已踏徧。腰脚益雄壯。梁弟瓊筵張。置酒羣峯向。平挹四百君。多謝眞靈貺。倚劍空崢嶸。拓戟更豪宕。大酌羅浮春。早逾十杯量。雲霞結神構。文字脫宗匠。笑拍劍南肩。椽筆盡奔放。好磨十斛墨。灑滿萬重嶂。

飲龍津酒樓次蘭史先生韻

梁清

我從羅浮歸。風日美醞釀。又登龍津樓。置酒迭高唱。良朋喜潘陸。健舉各無恙。足跡徧名區。詩膽老逾壯。仙山許共遊。已慰夙心向。發君古錦囊。奇句更珍貺。下筆如有神。往往振奇宕。昌黎陟華山。未足語膽量。君攀鍊橋頂。搔首叩天匠。洪崖笑拍肩。歸夢尙豪放。請携袖底雲。放出千山嶂。

我佛山人傳

李葭榮

君姓吳氏。名沃堯。字小允。又字趼人。廣東南海縣人也。其先卜居佛山。凡所撰述。因畧端曰我佛山人。自士夫以及賈豎。有不能名君字君者。稱我佛山人。未嘗不頷之。若稔識。曾祖諱榮光。以翰林出撫湘中。金石掌故。所詣至精。嘉道之世。海內號爲收

藏家。學者宗之曰荷屋先生。祖華畚。工部員外郎。父允吉。浙江候補巡檢。巡檢公侍工部公京師。工部公得如夫人氏劉者而賢之。顧謂家人。吾子取必劉。尋爲巡檢公取於懷來縣八里邨劉氏。如夫人兄弟之子也。誕君分宜故第。工部公卒於官。巡檢公奉喪以歸。君猶襁褓。踰數歲。巡檢公筮仕浙中。亦卒於官。以後事屬弟。則君季父也。季父挾金數千。求得爲郡佐。維時以臨民爲業者皆大贏。始稍稍卹君母子。然君劬力養親。亦已舊矣。與君同所生者僅一女弟。母夫人珍畜之。以逮寢長。君爲遴壻如母夫人意。女弟旣得壻。母夫人就養壻家。壻家生事艱。君又有婦及子。職宜定省。乃逆母夫人歸。已而季父償逋於母夫人。所獲良厚。君自立已夙。初無須此。遽請於母夫人資壻家以財。母夫人甚然之。壻家德母夫人及君。敬養母夫人。樂與君以時承直。母夫人居壻家。日躋星房虛昴。君必遠道起居。備進甘旨。有疾則皇遽失度。醫藥之事。不恃壻家貸責。君早歲貧。岸然自異。無寒峻卑瑣之氣。庸書江南製造軍械局。月得直八金。聞仲父客死於燕。電白季父取進止。三請不報。踰月得書曰。所居窮官。兄弟旣析爨。雖死何與我。則大戚。乞哀於主會計者。段數月庸直。襤被北行。至則諸姬皆以財逸。雙雛處窶人閒。君拊心自疚。拯以俱南。君有兄幼殤。瘞都門義冢。

巡檢公嘗詔君。異日信歸其骨者。吾子女能弟。至是榛莽沒碣。不復能辨。爲詩志悼。惻人心脾。君生新舊蛻嬗之世。恫夫國勢積弱。民力寢衰。贊翊更革。數見於所爲文。辭惟方寸取舍。分際綦嚴。亡時流盲從之患。近十年閒。保持國粹之思。如怒芽暴潮。有故軒他族以輕我者。至起而批其頰。其人始而怒繼而慙。終且涕出而陳悔。君之具體。殆洪鐘之能發大聲。挺擊則動。動則聞於遐邇。蓋所稟受然也。華工禁約之爭。君方主漢報筆政。漢報實美人所營業。君念僑民顛沛。若嬰焚溺。遽謝居停。遄歸海上。與愛僑人士共籌抵制。君能善言語。所至演壇。皆大闕曰。吳君來。君每一發語。必莊諧雜出。能瞭見人心理。不爽豪髮。聽者舞蹈歌泣。諸態皆備。職是庸於美商。踵君引去者。不可更僕。其以血誠感人類是者甚繁。粵人之旅滬者數萬衆。亦數萬心。團結之地。曰廣肇公所。治所事者曰董事。董事皆昏耄氣衰。蟲蠹無學之流。尸居其閒。又互爲汲引。不繇衆舉。二三小人。輒傀儡諸董事。無益鄉人。或滋病焉。君論公所事。往往大憤。且曰。粵人蹤跡滿五洲。相視罔不親懇。居滬粵人。獨彼此若秦越。此公所之罪也。因謀於盧君偉昌。郭君健霄及余。立兩廣同鄉會。復閔鄉人子弟無教。開崇志兩等小學。隸同鄉會。君手定學程。聘丹徒名士杜君純長教務。盧君歲以私財輸

學有教育之志者咸慨然捐金補助。廣志得至今存甲班且畢業。惟同鄉會未及君之亡而離散。滬俗重勢利。文人舉事附者良希。有不可告人之隱者。又畏君辭鋒。既猜且悸。不欲成其志以利人。雖有善者。末如之何也已。君平易近人。忌者輒謂君不可測。然世俗以機括相市。墜其術中者。如入陷阱。動必予人以可測。自愛其身者。又曷從而難此禍苗。是故經營人事。而曰亡往而不推誠相與者。皆罔人之大者也。譬夫君之言曰。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衰季何莫不然。涇渭既析。則吾之所以自處者。殆非無道。君惡宋儒之學。於朱氏熹尤多所詬病。夫其所謂誠者。乃至純僞。宜其爲君所詬病矣。君生負盛氣。有激輒奮。顧能善處骨肉。以暨朋儕之交相愛者。於學問門徑亡所不闢。獨不治經生家言。居恒慨然曰。愚黔首者必此物也。夙志廉退。不競榮利。天下之士靡然赴制科。君不治功令文如故。所爲文章。大半隸於說部。方言書實。則所尤長。每狀一事。類以委蛇之筆。盡淋漓之致。耳目遭際。孺人稚子所能喻者。出君之手。必蔚爲鉅觀。平生著小說都數十萬言。爲世所同嗜者。曰二十年目覩之怪見狀。曰恨悔。怪見狀蓋低回身世之作。根據昭然。讀者滋感。喟描畫情僞。猶鑑之於物。所過着景。君厭世之思。大率萌蘖於是。余嘗持此質君。君曰子知我。雖然救世之

情竭。而後厭世之念生。殆非苟然。聞者惜之。恨海寫兒女幽怨。風之振簫。方其烏咽。事之有亡不可知。然淚盡成血。亦傷心之奇史也。君又邃於探理。作新石頭記。多逆揣世界未來。具能表裏科學。深通科學。而文不受範者。且莫之能逮。古體文宗桐城。意在淺而離俗。卒以敘述勝。詩詩餘不務工而能巧。興至則長言不倦。主滬漢諸報事。於政教風俗。多所繩糾。光緒乙巳。休寧汪君維甫。創刊月月小說於上海。以改良風俗。慕君名。聘君主持撰述。並聘上海周君桂笙主持譯述。撰譯之文。君及周君什居六七。閒亦資購名稿。體例精嚴。辭華斐美。風行海內外。先是湘鄉曾慕陶侍郎。既耳君名。疏薦君經濟。辟應特科。知交咸就君稱幸。君夷然不屑曰。與物亡競。將焉用是。吾生有涯。姑舍之以圖自適。遂不就徵。特科揭曉。乃以楷法品第人材。於世亡所輕重。奔競之徒。相率失望。人始多君遠識。君崇尚氣誼。與世不能苟合。尋常一言。必超然自成識解。於其所不知者。則默爾退聽。不爲飾辭矯說。以增重人羣。朋類過從。商榷古今。興會颺發。閒以諧謔。亦醇醪有回味。與周君交垂二十年。以道德文章相切劘。偶形枘鑿。曲直未嘗面爭。退而爲書。批却導窾。累千萬言。而亡傷於數。又虛心降志。旁求事理。富有材藝。自金石篆刻。以至江湖食力之伎。亡所不能。亦亡所不精。

在製造軍械局時。嘗自運機心。構二尺許輪船。駛行數里外。能自往復。旅居多暇。輒於階前隙地。蒔蘆種竹。藉以自遣。斗室之中。位置彝鼎圖書。井井有序。客至則銜杯共醉。恒以余不能飲。周君不能詩爲恨。君神宇軒然。望而信爲高明之士。唯遜於目力。必增鏡助光。有所著述。伏案下筆。亡所旁鶩。著紙萬言。不加點竄。然恒以靜夜爲之。味爽乃少休。日出更起治事。以酒爲糧。或踰月不一飯。君之自隕其生。未始不繇於是。庚戌初春。余恒就君夜話。君語余嘗肄星士之術。舉以自律。今歲十二晦朔。於法必不免。余曰。達士之言。當如是耶。君笑曰。子疑我。殆眞非達士。乃竟以喘疾。是年九月十九日卒於上海旅寓。得春四十有四。得秋四十有五。烏乎。其心理之作用與。不然何前知之神也。君取馮氏篤於亢麗。得丈夫子一。早殤。女子子一。甫六齡。卒之日。家無餘財。杜君治其喪。而朋舊各以賻至。匝月於君所創立廣志學堂。集會追悼。遠近與弔者數百人。心喪之士亦數百人。競述君行誼。相與欷歔雪涕。周君暨山陰任君堇皆爲誄。

李葭榮曰。吾聞之周君。曩歲日本酒家陳列古書畫。以俟名流可否。君及周君偕往。入戶請釋屨。君蹙頰曰。吾甯以眼福就島人範。艷然遽舍去。茲事至細。然君之聲音

狀貌。可以冥想得之。君蓋文章氣節之士。雖或矯枉過正。而並世志士之摧殘根本。自矜學植者。對之當有慙色。光明磊落如君。顧令不得志以終。非社會之咎而誰咎哉。

余於清末庚戌之冬。閒居多暇。偶見近人所撰文數首。喜其所紀事之奇。手錄存之。戲題曰虞初近志。以後續有見聞。卽續事纂輯。自庚戌冬至癸丑秋。凡四歲。得文七十首。離爲六卷。商之廣益書局主人。刊以行世。凡所輯錄。悉如原文。不竄點一字。至遯叟曲園諸人之作。間有稱洪楊爲賊爲寇者。當時人口脣則如是也。讀者分別觀之可耳。癸丑仲秋寄塵自記。

● 告廣版出書新局書益廣海上 ●

彈詞小說

血淚碑

一冊二角

俠情小說

雌雄劍

一冊六角

美國閨秀日記

本書爲著名小說家
若狂君所

譯。係美國閨秀之日記。本由困而亨。波瀾曲折。情節離奇。屢遭吉士之誘。而能束身自愛。白璧無瑕。卽其屬意之人。亦能以禮自持。終始不亂。結束處。於迷離恍惚之中。戛然而止。尤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妙。此種筆墨。迥異凡響。雖由於原文之典雅莊重。而亦由於譯者之筆意高超。且其中情節。皆足爲我國一般青年男女之鑑。詢小說中別開生面之作。

●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胡寄塵怪話

是書爲胡君最近新編之作。書

分四卷。卷分四類。一曰怪談。二曰怪事。三曰怪文。四曰怪詩。均出於尋常範圍。素不經見之語。故曰怪話。書中內容。千奇百怪。光怪陸離。凡購覽是書者。雖在見怪不怪之名流。而一經寓目。亦必拍案驚奇。咄咄稱怪。曰怪發噱。怪有趣。怪足以驅遣我睡魔。消閒我永晝者。有如此怪話。

●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旅行良伴

小說部

消遣妙品

▲怪富人

全書一冊
價洋四角

▲紅樓夢傳奇

全書二冊
價洋一元

▲古今情史類纂

全書八冊
一元二角

▲晉唐小說六十種

全書八冊
一元二角

▲分古今筆記精華

全六冊
定價四元

小蓬萊仙館傳奇

全六冊
洋一元

▲分古今小說精華

全六冊
定價四元

▲顧氏四十家小說

全書八冊
一元二角

▲二十年目觀怪狀

全書一匣
價洋二元

▲清季野史

全書三冊
價洋一元

▲幕中幕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滿清十三朝之秘史

〔清譚〕

是書述清代之遺聞軼事俱有根據無一鑿空之

談按其旨趣分編十卷曰宮

闈談政治談軍事談外交談權

貴談風俗談文學談藝事談災異

談雜事談罪玉穿珠語語入妙酒溫

茶熱之餘堪資談柄雅情逸致不減晉

人全書六冊裝一錦匣 定價大洋一

元四角

元四角

清末事實末清

怨偶奇獄

清末春阿氏一案京人聚訟紛紜莫

明真相後經大偵探家某君費無數心

思而此案始得大白于世復經冷佛君演

為小說登諸報章愈覺其中情節哀豔沉痛

離離奇奇實有出人意表者彙印成書以公諸

世可為不良結婚之敬鑒 洋裝二冊 定價八角

南海吳趸人先生編先生以小說名

于世每有撰述無不傾動一時此

書係先生親手抄輯與他本不

同內分踞隨筆踞履續筆

中國偵探三十四案上海

三十年遺迹四種搜真

確之事實為紀事之

新書文筆優美猶

其餘事

全書四冊

價洋

四角

筆記

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印刷
中華民國八年八月七版

不許翻刻複製

編輯者 安吳 胡寄塵

印刷者 廣益書局印刷部

發行者 上海廣益書局

發行所 英租界棋盤街電話四一三八號
上海廣益書局

分售處 各埠大書坊

分發行所 廣口長沙廣益書局
廣東開封

虞初近志

定價大洋六角